

吴承仕藏

章炳麟論學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吴承仕藏

章  
炳  
麟  
论  
学  
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出版说明

吴承仕同志早在三十年代，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又长时间在当时的中国大学任教授。国学系主任。他治当时所谓『国故』之学，也就是沿袭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出之章炳麟的门下。章氏发展了乾嘉学派，颇有新的创获，曾跟他求学的，许多人都成为近代著名的大学者。吴承仕同志不但治学态度更为谨严勤奋，而且和章氏的师生关系始终不渝，这可从他们往来的信件中得到证明。今年是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八十周年，为了纪念我们的这位老校友、老革命家、老学者，我校把他珍重保存的章炳麟先生寄给他的信札若干封影印出版，这不仅为读者参考章氏的考证学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两位老学者之间的高

尚风格。吴承仕同志这时已是著名的学者，他治学还是那么虚心。遇有疑问，仍向老师求教。而章炳麟先生又是那么认真对待老学生的提问，那么仔细地答复。自己研究中的心得和疑问，也虚心地向老学生反复讨论。这些精神，至今仍是我們学习的榜样。众所周知，章氏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远远落在吴承仕同志的后面，吴对章虽执礼不衰，而章的嘱咐和邀请则一直没有遵行应聘。这在当时学术界是一件佳话，更是我们这位革命的老学者所以值得尊敬和学习的鲜明事例之一。

吴承仕同志（一八八四——一九三九）。字检斋，『检』又常写作『简』、『现』。安徽歙县昌溪人。早年曾应科举考试，中了举人。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举贡』会考取中后，又以朝考一等第一名，被授予大理院主事之职。一九一二年民国政府成立后，任司法部佥事，十三、四年间，他目睹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的社会现状，出于义

愤而毅然辞职，从此潜心研究，专治《经学》。他在学术上对三礼名物、文字音韵诸学造诣很深，先后撰写了《三礼名物略例》、《经籍旧音辩证》、《淮南旧注校理》、《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六书条例》等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尤其可贵的是，他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影响下，开始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导学术研究，写出了不少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在政治上，他崇尚真理和正义，反对黑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反对军阀统治和抗日救国进步活动，一九三六年春天，吴承仕同志在故都北京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一位清末举人经学大师终于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积极地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地下斗争。一九三九年，在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下，不幸病逝。

他的长子吴鸿迈，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教授，现已退休，吴鸿迈在一九五〇年和其弟吴鸿逖把他们父亲的全部遗稿和这批章炳麟的书札，捐献给国家，现在我校保管，并

逐步整理，准备陆续出版。

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字太炎，浙江余杭县人，早年受学于俞樾、孙诒让，后来参加反对清朝的革命，又被迫流亡日本。袁世凯窃国，他再加反对，复受袁的迫害，终于坚强不屈，是一位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更是世所习知，不待这里多加介绍。

这一批信札最早的时间是一九一一年，最晚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其中有少数几札残缺，也有几札不知时间，其余大部分可以从邮局盖在信封上的戳记看到年月。这里边有一些篇，节曾于章氏在世时即发表在一些杂志上，但那些旧刊物今已不易看到，现在全部加以影印，附印释文，并加标点。

从这批信札中大略可以对章氏的治学兴趣和方法得到一些理解：他曾研究佛教哲学，也接受宋明理学家的思想，他的目的并非出世的，而是设想借此来挽救社会上的腐败风气；

他研究《经学》，早有他的许多专著，这批信札中，讨论《经学》的也占绝大比重。这固然由于答复吴氏的问题而作，但从中看到他对群经和注疏的精熟，逻辑推理的细密，确实非常值得钦佩；论古音韵的精辟，更是早有公论的。由于他不治金文、甲骨，考订古文，引证只到正始石经，取资未免稍窄。又在论古文经时，设想所及，曾推测梅賾古文原本，就不免有些落空了。信札中有许多谈到清代皇帝祖先世系的，按种族革命已经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何况种族问题上，专门探讨统治家族祖宗世系是否真实，时间又是在清王朝已被推翻之后，这只能说是种族革命理论的惯性延续而已。至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所具的保守思想，则更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无容置辩的局限了。我们出版这些信札，主要是为读者特别是在学的青年看到这位老学者治学方法精密，态度严肃的方面，以期有所借鉴。

在信札的整理、训释和出版过程中，由启功教授标点原

稿，又经肖璋教授校阅，还有侯刚、武静寰、胡云富等同志协助进行了具体工作。

章氏好写古体字，原札年久又有些残破的部分，可能有释不确、标点错误之处，都希望读者批评，以便改正。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一月



## 目 录

出版说明	一	六
信札原文	一	三四二
释 文	三四三	五三〇
附 录		
吴承仕大事年表	五三一	五四六



信  
札  
原  
文



一  
九  
一  
一  
年



檢齊足下兩得手書雅崇過當僕輩生于  
今世獨欲任持國學比于守有而已固不敢高  
自賢耻自譁世取名也揚摧清代儒先所為  
位位不舍者也亦若是而已其間或有汗陸轉  
忘其本然而期于一人建計下張珣胡之談者  
始終未有間焉論者詎不貴執掌用要其持  
身如此比于魏齊介季死地之偏裨販利朱子  
自摧漢族者可不謂賢歟然以諸儒學術所

原不過惠戴二宗惠氏溫故故其徒敦守舊貫  
多不仕進戴氏知新而隱有所痛于時政則  
孟子字義疏證所為作也源述流分析為數師  
後生不能得其統紀或曰為彙纂舊事而已  
或徒曰為攻穀宋儒陋今策古曰為名高則  
未知建炎入主幾三百年而四維未終于解散  
國性不即于陵夷者果誰土力也今土說言  
致用者又魏齊介李死地之次也其貪鄙無恥



大言鮮驗且欲殘推國故臣自解順民降俘之  
訪者則魏李所不為也及今而思所臣振之視諸  
先正從容講授之世固已難矣僕所為外死致  
致臣亦維持于不暇者豈不能盡與并修同術  
何者雖言碎義非欲速者所能受也蹈常襲故  
非辯智者所能滿也一于周孔而弗棄老莊釋  
迦深美之古則蔽而不通也專貴漢師而剽剽  
魏晉深惡雜聞者則今之所務有異于郡時也

大氏六執諸子當別其流毋相紛糅臣侵官局  
樸學稽之于古而玄理驗之于心事雖難噴必  
尋其原然後有會歸也理難幽眇必徵諸實  
然後無遁辭也臣是為則或上無戾乎古先民  
而下可自解末世之狂離乎來者謂近世說文  
桂氏徵引極博而鈔發明此可謂知言者王氏頗  
能分析蓋夫渾于形體惟段氏為能知音其  
鹵莽專斷誠不能無訾議要之文字者語言

止符苟示正點畫辨偏旁而已此則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已優為之終使文字之用與語言介然  
有隔夫何貴乎小學哉段氏獨能平秩聲音抽  
引弗緒故雖多疵點而可寶耳來書稱歛音  
多合唐韻此有由也五胡亂而古音亡金元擾而  
唐韻歛然其緒餘猶在大江以南且鄉曲之音多  
正于城市山居之音多正于水濱居其十口相傳  
不受外化故也昔朱元晦獨謂廣州音正近世陳

蘭甫復申明之。臣今所聞北二公所言誠不虛也。所  
 臣不受流變者。大由橫隔王領胡虜之兵。並由遞  
 傳至此耳。僕鄉時作新方。蓋欲盡取城內異  
 言。稍其正變。所得裁八百餘事。未能周悉。今只  
 一冊奉上。者不盡意。它日來過。當一二引伸也。  
 章炳麟白 十月十四日

承教愧汗鄙人何術之有  
他日晤談未妨寄志學  
問止事終臣竄鄉先正  
東原先生為主梨耳  
章炳麟白



一  
九  
一  
二  
年





慈氏菩薩頌贊一  
聯已寫好奉呈上暇  
日甚事何不來談  
勝義乎此問

檢齋近社

章阮詩白

十五

昨日接獲今日自說金不令微之治  
 陳那漢亦說而後之論解說內色  
 似外境此為不識之意其外境非面  
 識其者一切內色何故同時同處不  
 識此亦以遠近未來成山隨影差別  
 論至此陳那漢法二師亦當共推今  
 所以解為二師解圖自說而見者這  
 二師若謂我後見才信實然亦思  
 且不必遠下更下試一審思若在所  
 見身解解同時同處不勝其現之惑  
 於遠下近矣此領

梳商延度勝健

章炳麟

二月十八日

齊物論解第五章內之義  
 昨者讀法苑珠林卷之四人間世  
 篇耳內通虛室生白之說中由典  
 而謂三輪清淨神靈教誠世人  
 但以禪那三昧觀之則因果相依  
 實與敬慎漸居何樂耶思得此  
 義甚自悟也王下可攝齊物論  
 改定本末當為補入楊仁山曾  
 注內篇未審其言悟此否其上  
 梳商王下

章炳麟

二月十八日



若銘已刪以罕出下  
可自來取近溪見管  
子解自注分處莊子  
中所說有弟而兄喉  
即今日北地之論常  
念因秦桓理至其  
發相好盡乃一大快  
亦傳吾學者何人耶  
此間檢書近也

重刊碑白 三十九

成田色滿通古時不必數  
署仍銘王仲字部中可  
也唐明王世澤書後送  
原字殊為優俗應依注  
我化育作庶諸可等  
任及唐漢保余論人  
可得聖為伏誨三時  
檢書近下

重刊碑白

三十九

獲齊並下。滅內色。論為少一故。一點。今應補入。  
 遠古時望。照此。富可。又如此。

論者又言。月心相分。是種子。果。果則能現。種子則現。  
 是故。無常。見事。應復。郭。古。改。立。境。有。何。所。以。  
 也。成。山。果。應。一。切。時。唯。是。種子。終。不。現。果。而。  
 今。有。果。能。現。此。故。不。成。  
 下并  
 為。說。正。此。非。誠。諸。  
 師。皆。窮。

章 楊 祿 白

二十

昨日得爾而為改潤。大意已了。其成內色論。這  
書付不必數。仍係在佛學部中為宜。前日所付  
漫錄一冊。其中所論古算術。醫理及人種等條。實  
係錄入此書。才是筆法體裁。爾為講本座人將  
厥窺壁入板。必有蒲桃相猜。始得味耳。  
廣字應依涅槃書作廣字。諸方等經及三論  
廣字俱合論。恐為購取。

檢書之下

章炳麟曰

初言

檢齊生下要口詩多書若如石

三界大地之說。祇下根。非能事。密合地。且如鳥獸。  
鱗介昆蟲。同號為生。而生攝五欲界。而收歛。現有  
軍性和物。都落趣。六造。最下者。不得比于色界。  
而苦毒通身。皆有希求。淫欲之事。以斯二者為例。  
金石縱不生色。色界。何嫌于其欲乎。

金石蓋不盡欲。及眼耳鼻舌四識。而所執。即未都  
及。以身識。此上是有。既昇。未識。即有。趣。造之。分。未

分性繁兩界即依山密意說耳

後集論說眼耳鼻各有一種云何不立三十二果今  
據十八界者先立六塵此以六識以對境為主故  
而眼耳鼻不分二界也。設說一界二界身得滿感  
其說不合。來古中亦往往久執為滿數駁之而說滅淨  
後別立世道化論說亦為了當

十八界中觸境最難皮和彈力筋和重量乃每人根  
而觸又與餘種不同。此為觸存一也。是故身內欲立

身根身識不該分析也。當云佛方所說但云六根

對論受主作根

云根身二根身根正根六邊根  
為主作根可兼為六觸步執持

而佛言不說者此

五作用有殊所對塵境等是二觸故無分耳

十八界無可增損動相有不備者而未有過于十八界者

就塵境合受主立色聲香味觸計外者故因亦不違

六根六識有物論釋亦以外塵四識和對云耳一若

為顯財中母說以共論自具

佛言經論理者不極成者如十二門論說欲不到開揚



歲時說食新擊鼓聚眾拉鼓此聲必來阿難耳邊日  
逐此業種不供聞業代之信元以漸而止但一時分逐  
遂覺先生開未因至一時耳僅故破擊空永寂劫永兩  
一切故冬冬止人耳邊方得之然不以聞存不以耳  
邪顯成就不知合義常以一法通之此誠客問業令  
猶不至者業亦不妄到析文句直以聲度極確凡口至不  
口小業因又牽聲度口若此者即得去此我通達凡根  
識業聲未嘗和合皆生此何極嚴要事為辨反通不報

五塵在于五根皆不可觸。五病汗境十觸位。即根  
境識三和合也。其五根五境通為所觸。五塵通為所  
觸。傳古本有甘義。但以五塵境相不同。似獨謂身  
識所得為觸耳。此拉觸之義。分為業用。觸臺之義。  
外為境相。相用不同。而名之異。反以滋惑。甘實觸者  
之名。當改稱質。雖此為耳。 幸極禱白

法華宣發字樣三種。望更從之。

松有上下若虛內色之論想已略入後有能  
義不邪有豪已者正為餘字不許增蓋僕曰松  
得為業有政治者固氏法合非忍識論一條約止  
下字必欲增入休字中今當寄以此論不出  
一切唾心之論也相推殘即大衆亦覺心自立  
于其初要不得不補此條則有五百許字補  
入卷中即勝其樂也此間然亦為細幸極矣

白 十二月

檢齋這下來問夢通潛不師說眼前見山亦如  
 夢境覺夢之喻佛法常談要無比仿相同仿  
 此一重以現前見相初正覺此印是夢以現前  
 見相對夢境此猶是覺故明了意識不同夢中  
 獨頭意識性境不同獨影境也若令眼前見山  
 既如夢境眼前見人亦如夢境抑若眼前見人  
 亦如夢境若夢境我前見彼彼不見我眼前  
 見人何以彼我互見若眼前見人非如夢境唯

見山河大地等物乃小夢境者此時見人同時  
見山一分小夢境一分是夢境即止如死後尸  
骸正與大地山河无异今有付奉病人者呼吸未  
絕即見小夢呼吸乍絕即見即夢即通隔而覺  
山為說而不散舉人者當生為說正為醒時散舉  
小獨通者為我當此覺上論藏亦注注曰心矣  
蓋由佛與相承密意分說情界意界識生欲  
著不了地水火風等是含識但意識及眼耳鼻

云。識耳。以他水火原非是合。識力亦有相可見。況  
 為如夢。至于八音。有生。改是合。識力亦有相可見。  
 乃不得竟說為夢。此又難。滅裂自入。陷坑  
 矣。是故今說情界。然界。皆是合。識依色相。所  
 見。色相。皆是。我心。妄現。故不同。于正。受。彼自有。識  
 非。此。我。識。故。不同。于。夢。境。如是。改。使。明。了。識。獨。頑  
 識。不。相。混。亂。又。使。情。界。然。界。不。似。兩。極。原。與。近  
 此。指。管。玩。候。物。能。知。者。相。會。竊。謂。當。世。粹。法

諸師除馬鳴大士以外未有能見及此者也且下  
以為何如章炳麟曰

評云：種收則實續法華宗鏡三種聖德  
實新運來者也

得左氏集解一部精美可玩舊所有二  
十八冊敬臣孝僕續判曾自竊六件其  
原竄一紙卽歸送下好之但斯時勿  
遽示八年此間  
檢齋起居康健

韋炳麟手狀



接到手書不勝感念明日想  
無月色不玉動人悲懷即錄  
食物四事悲感中未審能同  
解憂否敬頌并謝年炳麟白

二十日



一九一六年



校書上下數得年書事况未復而  
明佛典教義強劇之際未暇多述  
通者士人多以人心端蕩欲改其社  
俗以通質競之原时时來請誨者  
邇者以為時不可也夫抵人心所以  
始舊者皆由改法不立政之信之未  
進業多敗壞及未政府跳梁立威  
新鳴狗盜皆作上賓賭博吸煙號為

善士于是人心麻日迎下冰我外初  
 各中其際猶未外京也之甚也同是  
 各者而產之入而一之都城淫淫五  
 相此物然不杜社會而在政治書矣  
 美中其非有造大改新張日談道義  
 漸以禮法一部之制什官向至如前  
 可何並乎來本津院全官俸之者不  
 宜之口須常操力以應之不生冰油為

自平即謂說金者本祇謂說此耳予  
丹楊故部何昇郎官傳昇非下僚  
之徒乃視其習氣何如而之亦非  
謂一舉薦任便不盡乎人倫也僕  
所憂者北方諸公將來必有不升京師  
者而為荆楚耳燕策幕上乃為並  
下紫芝之章始稱曰 和





一九一七年



現齋並下柱手書知劉漢微言  
結作甚少蓋系時~~書~~<sup>書</sup>少學人唯  
有玩弄版本者耳即從史帝  
業亦費專心研之者而況其深  
至者耶古人云非但能言人不可  
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古  
今一概有如此也夫田方知今人  
不和義精於古人不倡近更由

得宋明儒旨莫有先覺我偶中者  
 付此一二其于大體則達不相違矣  
 其中亦有不諱言禪者祇為圓滑  
 酬應之談未必有根柢也且寄一  
 小冊來以候人間要索其餘隨  
 筆下所便耳大抵此中亦應宜  
 說使易受不致正說此為就  
 會秘冊矣古此教問題起處  
 白章惇

親齋之下時得明刻蘇湖遺古觀其論議  
能信心矣故予私歎所植心之精神是謂  
第一清世一篇不遇及蓋明儒所謂主  
宗學者實始于此而心本不亡不須  
存心不世邪不須正統諸儒此殆有壇  
徑殊味其後果迥然異乎抵本之說宋  
儒未滿思立極誠大學者明教湖一人  
舉孟子必有事事焉而正心一語以

論大學正心之說此亦他人所不敢言者  
 觀其言教乃由反觀得一步時用此功  
 力思見我與天地萬物萬事萬理皆  
 一片更此象與理之心更此間斷此正  
 寃見藏藏含藏一切種子性體如湛流  
 者而終不能泯見此垢真心明主之  
 亦多如去罪惡有稱常種靜時覺  
 此心中塵世物為通此有如此長空

其法行世者出極有以大海直龍變化其  
有間隔無內外可作世動靜可分上下四  
者法中束今澤成一片所謂世壯而世  
不立此亦實見藏識之明微然則全  
豁餘姚一派仁生味種多哲學耳于  
佛計猶隔少許也其所謂主宰即法  
行法行即主宰者王學諸儒中抵牾之  
中法行即恆轉如環法主宰即人哉

此我其知為生也。我者亦是物也。在  
 生所謂心也。知得此心是派所謂心也。  
 所謂心也。心得此心者。到未有。人也。  
 然以校友橫渠。晦庵。諸公。各下懸  
 信矣。意謂此心也。但此心不在此。此猶知新。意謂未知新。  
 意謂也。意謂不新。則意謂不新。則意謂不新。則意謂不新。  
 陽明所謂良知者。以為知是知非也。此乃  
 即良知分。一誠皆有良知。和生知非也。  
 意謂之良知。分也。二意謂良知。和生知非。



世不知到正智之說真亦近之矣是說  
最為圓滿而陽明實未暇發明其中  
于生物不息等語亦未泥濘和不住法  
樂而未和不住生死此其未了之處  
竟有意識意根之異諸儒未能新也獨  
王一蒼和意非心之所發自心虛靈之中  
謂和者主者名之曰意此為知意根矣  
而保此意根即是不捨我見此一蒼所

未喻也。藏識恒轉。非意識相續。若異此。二  
 諸儒所不解。獨王塘南謂此。然世亦多謂  
 一念乃念之正源。若此。正所謂生當一  
 息。傳至于念。既斷。續轉。換不一。而又甚  
 之。標末矣。此為解。和藏識恒轉。而係此藏  
 識。以為生數。即是不達。生言。此塘南所  
 未喻也。王學諸賢。中極未達。一間。八法  
 和宗相格量。則其差自見。

僕近欲思學會大時仍主主學而為主  
學更進一步此非世所見而云我蓋  
叔集杜詩矣 章炳麟白 四月三日

世古聞之皆異同者研究如以為是  
還請保素寡聞

親齋呈下前得手書因什漫題  
及荅覆所摘大貴端字甚為精審  
因書已梓行未及追改為恒漢書  
舊解或本端反語而為後人忘增  
者此自別一問題至應氏所注反  
語本端端誤不容以彼概也古抵

稱反語始孫楚我若謂解任一徐  
耳他書非所論也僕近頗究醫  
事所涉不少治療亦驗向知清莊  
降末有王廷相作傷寒論注戴東  
原為之作序凡戴是書年譜方不可得  
不知京師有書否若其元御輩

不遠千里道下官況不同可知同  
學界進進新水為之掉笑然  
惜政界尚未能耳此間起居康

懷章炳麟白

四月二十七日

親齊之下得霍言謂陽明所謂良知即  
世如戲論習氣格以莊生齊物之義則  
所謂良知也哉其言中國云良知是此  
心偏不過處就是是非美惡良知為意  
識中自認分就此心遂見此心良知為  
真識中自認分而所謂致良知者乃從  
自認分耳是非美惡非所宜型隨順  
此性也亦世害此費解在執者與否

不執著於編計亦順圖成執著於真諦  
 亦必係諦義所牽陽明乎此未嘗不  
 執不捨故就彼而言通之未可也其  
 第乃亦有所得而皆執信生疑外此  
 味極多說相違故必為通一步而後  
 其言世病然此皆為中人以上人通今  
 之師家杜人路徑落心術為始直捷  
 大業即說多杜得指門外云廣



集前  
我其誦殊簡也此若莊生  
之之言頤廣我平淡者難以激發有  
速者仍須以併行疏浚也今時未是  
應極故今先畧陽明以為標說下者  
本與前善不違而激發稍易世上者  
能進其說乃一筆替邪遠之門稍漸  
和我自井亦果輩有送者吳術果  
卓吾專社總之論文員職備之

用方在行屏絕矣矣要之標舉陽明祇  
是應時方便非謂實和固執也下以爲何  
如

頃說老子主談不談是以可談下談不  
談談是以此談他與佛法初合談者  
得也水激云現而五少物謂是唯激  
性以而所得故非實性水激此而得  
下談不談談是以此談也云云果時乎

而緣智都世所得爾時住非漸離之和  
初故即所謂上流不流處必有清也  
孔子云吾有知乎哉世和也而都去問  
于我今二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此  
謂有依他心也自依心也叩有讀於渴者  
實也以此緣心為常質境中間和分從而  
說生我人有他心世自依心其間都去之  
問仍依都去自心是便都去以心緣心故

於別兩頭而初分標舉于中間所謂兩  
頭標起地若水佛言此明此語竟何處  
索解即

近人或有佛言佛言造化門甚說近之而

佛不自言也緊要之犯達天地之化而

不過馬融主有天地之化所謂中滅不生不

滅於犯達天地之化也然出三界而非于

三界之外別達法界所謂不過也

觀齋山下前書已覆近得小片遺法  
人相以森親證何賴耶識事此在康  
家則王門罪逆去王塘南義思默皆  
能證之在梵土則教論時能證之其  
功力亦非容易但儒家執著中機數  
論執著神我窳慢不能超去人天此  
為未至耳大抵程明道陳白沙終身  
祇有樂透此四大梵王境界與漢

罪門所說此異罪王為三十五次本  
識之較程陳為重乃識此違實非  
然非非然實境界與數論所經  
此異至于真如本覺公始終未能見  
到也初悟森所說果肅亦為難得  
校指學空言則直并今日猶有數  
論執論諸外道亦常深評蓋古佛  
津視之為外而並非如持家之害妾

親齋之下得蒙古謂陽明所謂良知即  
世始戲論習氣格以莊生齊物之義則  
所謂良知也哉其言中國云良知是此  
心端不過處就知是非美惡良知為意  
識中自認分就此心還見此心言知為  
~~真~~識中自認分而所謂致良知者乃從  
自證分耳是非美惡非有定型隨順  
汝性也亦世害此費所在孰若與否

不知若何編計亦順圖成執著如真濟  
 亦必係諦美所年陽明乎此未全中  
 於不捨故就彼重言通之未決可也  
 第乃亦有所得而皆知信生贊外此  
 味種多說相迫故必為通一步而後  
 其言世病然此皆為中人以上也今  
 之鄉裏中人終僅落心術為始有拉  
 大業即說多拉雜知門外云廣



集要 善 我其德殊簡也 此若莊生願  
之 言順廣 我平談者難以激發有  
速者仍須以併行疏浚 現今時未是  
應極故今先舉陽明以為標說下者  
未與善美不達而激發稍易 世上者  
能進其說乃一筆替邪遠之門 稍漸  
和我自與 亦果輩有送者 吳術集  
年 吾輩社總之 論未及 穢備之

用方在行屏絕久矣要之標舉陽明祇  
 是應時方便非謂實和圓融造以<sub>下</sub>為何  
 故

頃說老子止談不談是八可說下談不  
 未談是以此談純與佛法初合談者  
 得也水激云况者五少物謂是唯激  
 性以<sub>下</sub>所得故非實性非激此所謂  
 下談不未談是以此談也又云某時于

而後知都世所得爾時信水漸乾之和  
知故時即所謂上流不流處必有清也  
孔子云吾有知乎哉哉和也而都去問  
乎和字二如也秋即其兩端而滿焉此  
謂有依但心外自依心也即所謂於滿者  
實也。以心緣心為帶塵境中閃和分從而  
說去聖人有他心也自依心境間都去之  
問。仍依都去自心是使都去以心緣心。和

於別兩頭而初分標舉于中間所謂兩  
須標起也若此佛言於此語无何在  
索解即

近人或言佛以無造化門是說近之而  
佛不自言也黎黎之犯達天地之化而  
不過為融主有天地之化所謂中滅不生不  
滅方犯達天地之化也然出三界而非于  
三界之外別達法界所謂不過也

章  
而  
禪

卷之三

觀齋山下前古已震近得此片遺法  
人相地森親從何賴耶識事此在儒  
家則王門罪逆去王塘南無思致皆  
能證之在楚土則數論時能證之其  
功力亦非容易但儒家執著中機數  
論執著神我竄沒不能超士人天此  
為未正耳大抵程明道陳白沙終身  
祇有樂受此乃大梵人王境界與漢

罪門所說此異罪王為三子五說本  
識之較程陳為直乃識此邊實非  
然非非然實境界與數論所從  
此異至于真如本覺外始於未始見  
到也相格森然說果肅亦為難得  
校指學字言則直并今日雖有數  
論執論諸外遺亦當深許蓋古佛  
津視之為外而並非如丹家之妄妄

親齋天下得言久未及因近亦有少  
許懶婦也歐陽所述不摘校古此即  
佛法中惠定字樣淵如一派倡此  
之初此種不可少漸者心淨則義  
解常持遠案博觀能持傷我即  
亡既久費日耗資亦甚哉謂果見  
新道主人亦此他種惠易於然但

以此故不得不有所取求以杜膏肓之  
 劫其可歎悼且下長事有知豈可  
 隨此波流欲斷此習常以事類相  
 近者移之如圖蔡蹴鞠之法是也  
 圖求古求近知宋譜中有求歷  
 一古利川者依圖撰古凡四冊開校洪  
 氏求古為備宋肆下之松石詩錄大  
 約不過一二圖也幸為補



一九二〇年



現齋豆下前得十古時僕適有  
肝病胆汁逆聚作為黃疸調治  
兩月始痊可苦石服至半

斤矣前所說藏經事因哈同花

園有議和代表門庭閑銅非其

道此由入

僕不願與以方胡提王指康  
時請與茶與飯皆候謝也

近得十書云將不有古宋林為

宋七甚善養錢壯中幼公四品皆其

難得僕曾得壯公之品而皆非真

十布中除大布外易得美布幼布中布

僕皆有之其餘則未計故也望祗

重和請康近皆得士德旌景炎本

在所鮮有亦書置為波圖十曆近

得一枚銅舊字亦模刻其真偽終不

能辨景泰錢頗有數枚全不似假

成化亦有之字畧同而尤可疑正德

錢自清初已謂其然者今所見輪郭  
甚正六世沙眼不出前人何以知其  
偽也祇詳小平未得者十篇京友嘗  
為改之字者頗有疑處清錢文字從  
來此此精好金祥治鑄何以得此可  
怪洪憲銅圓僕有之并有洪憲制錢  
未抵本初傳為紀念非行用品也  
天佑背五與小平上海為物故有

二三字者知非就風界徐天啟

非得其僕而得亦有一二異者如孫亮

王鳳積書王鳳二字字在篆隸間化元入錢實自此始亦平可辨亦辨時物因用事說

朱全宋南平通寶料近西夏貞觀通

寶字者今仿大觀而文字頗稱僕得之四川此其為日本錢或云五代吳越錢皆非

殊異者也謹白 王 王

規齋天下得言久未及因近亦有  
許慎端也歐陽所述不無故言此即  
佛法中惠定字義淵如一派倡  
之初此種不可力漸有心得可義  
解常持遠案博雅能令傷我即  
亡沈久費日耗資亦甚哉 謂果見  
新造主人亦此他種惠易狀態但

以此故不得不有所取取以故齊有聽  
 勅其可款悼且下長事有都堂可  
 隨此波流欲斷此習常以事類和  
 近者移之如圖蔡蹴鞠之流是也其  
 面求訪古求近知宋譜中有古果歷  
 一古利川者依賢撰古凡四冊開校洪  
 氏宋志為備考肆下之格以請諸大  
 師不過一二圖也幸極



一九二〇年



現齋豆下前得去吉時僕適有  
肝病胆汁逆聚脘為黃疸調治  
兩月始痊可芒硝山服至半  
斤矣前所說藏經事因哈同花  
園有議和代表門庭開銅非其  
道此由入僕本願與汪方胡提王指康  
財請喫茶喫飯皆候謝也  
近得去吉時只有古宋能為  
亦七甚美茶錢壯中幼出四品皆其

難得僕。而得壯公之品。而皆非真。  
 十布中除大布外。美布幼布中布。  
 僕皆有之。廿餘年未始收也。望祿  
 重和諸康近皆得之。德祐果炎本  
 在所鮮有。亦希罕。為汝圖大曆近  
 得一枚。銅舊字亦模糊。其真偽終不  
 能辨。果素錢。頗有數枚。全不似假。  
 成化亦有之。字畧別。為有可疑。正德

錢自清初已謂其然者今所見輪郭  
甚正六世沙眼不如此前人何以知其  
偽也誠詳小字未得常十石系友輩  
為改之字者頗有隸書清俸文字後  
來此此結如倉猝治鑄何以得此可  
怪洪憲銅圓僅有之筆亦洪憲制錢  
大抵本初傳為紀念非行用品也  
天佑背五與小平上滿為最故有

二三字者知非龍鳳鼎祥天啟也

郭得美僕而得亦有一二異者如孫亮

王鳳

積書王鳳二字字在篆隸間化元入傳實自此始太平古錢亦謂之物因用事說

朱全忠南平通寶

料通西夏貞觀通

寶

字者今仿大觀而文字頗稱僕得之四川此錢為川平錢或云五代吳越錢皆非

殊異者也

王川王川

規齊王下久病初起懷得思音所說  
音清濁與常論不同真希世傳  
見之義好之以鎮後人所慮可也音  
御浙而及江南諸縣平去入皆能分別  
清濁唯上為濁音多轉為去湖州乃  
能分之耳謂為音清濁本此定位恐  
未得其意也出于配合之音實為異  
四為結密合者殊不可說竊謂以

字記帶色者乃隨其度調而下而得  
 之一字所配未必定為某色即同一  
 曲而所記異曲則皆反初復之五  
 分五部之振發者同而未有平上入  
 標目借重音以為符號耳而猶今人  
 五字五讀配五數非必實者此和也  
 而其所分五卷今亦不可考矣云乎  
 并陰陽我以為二何以陰陽去聲不見



道法且魏晉人反讀見于徐興禪之  
者為多其下一字平聲亦不似清濁  
知音氏五卷非陰陽上去入也知音  
人著古詩有序例古者四聲各為一卷  
如以序例分為五身實之案律清濁  
未必與四聲相係古者已有五音五  
周乃增二變而當時語音促平上入身  
同類歸五音七音殊不如舊其說一也

今人第名用七位十三字就南方四  
 究吳而度曲反聲凡乙二位北方四聲不  
 具而度曲反聲共十三字多索和配  
 通感反聲其譜二通曰新水申國市之  
 外音分無此分別水候古南七音分中外  
 界同明世不不配其其譜三也陳蘭  
 南兼以切韻樂律之學而而書其書  
 幸以相從堪此幸不可附舍耳一僕

於梨律尚世實驗于此不能終論也  
以多家分韻之仍不能相比者故略為  
甄別此手則分韻亦多手吾理未  
必非蓋但最初古音本無可致今所謂  
古韻者不過用毛詩為所驗耳如冬侵  
二部與軒以來大分為二此僕常怪冬部  
文字過少疑古人必兼侵為一韻如詩  
為韻例和神中必讀入侵部為韻并冬  
入侵

而御时以蔡言说未信命也年来

(溪上时疫真可危心而路路下通溪何名才校)

婆子疾疾时突替方暇士时作止勤

于他言居里已久学殖美哉常为过

一笑耳南于于仙章五味二品难得

莫若此物产于遼东京师大菓肆中

或有甘物恒为希耀一二而也某不所

藏古家方可意者希近得四川虎镇

一具铜质物黑朱漆编满重三十斤所

以玩物者夫真此同起居佳腊福。

原李时出

一九二一年



觀齋是下湘游歸後疾于人事得  
之下經典舊音序例一書愛其精核  
未暇作答天寒始於鐫刻震力耳  
舊音自經典釋文而外以漢書前注  
為最多服膺皆漢末人鄧展文穎  
亦仕于建武之世其例有切音者已

多而應氏于地偶者中所見尤眾

如聲

音德漢反替逆替音蒲北反罕示升

則亦此

事不始叔

孫叔為鄭門弟子王亦亦反對鄭學而釋文而載王氏亦有反語

此豈就法叔也

徐親陸贄之家所引舊音

雖在永明以前者亦上去入之分亦與

初創此大異則知四聲不始休文也



然初韵定音兼综南北而元初有自  
永嘉以後未由而音有北音殆以零  
視之初韻始一引省法耳若欲明初韵  
也原恐非兼综玄微音義不可此  
則經典舊音之名或當改稱經籍  
音後世固為廣耳釋文向此善

本近商務印書館有西華書局  
 在匪刻善本而釋文亦祇據通  
 志考刻亦未見優于召公如李剛  
 在武昌師範兩次過漢皆與任  
 未與相見不知近有何等著撰  
 耶辛炳補白 一月十日

原索附去

一九二三年



親齋五下檢核半年殆不復親債

籍昨因友人來問音韻稍按大略

通得

續又書一冊共六冊

大音五冊因以暇日披尋

校正釋文極為精審視臧氏經義

譜記亦甚過之無不及也間為改正

數事亦甚闕密旨音節人為記前

小音義其音切有殊俗者為謹

篇上直土音較邪反入片實行實

：反教耶為韻時類隔：音者之  
駭異其片音行音：反于病田陰遠  
不知何以得此：音也 粹思得此以  
下如有習州之聲補入 而論山張  
山聲同守聲音相射其義極是故云  
上同義亦由張口引伸也楊姓音乃  
更引證以為代茶恬音邪誤以茶陵為  
據此類精審之實皆若人所未到

且使漢魏叔令幽而後彰為之收  
拾原方校定今第久未來取在接  
齊享世有失誤校定實甚固確  
且下而著今第本所可也

齊炳勳甫 十一月廿三日

視彙星下前閱怪籍舊音發正疑  
事有賦玉杯即不能到者已此如校  
訂付令弟寄還矣新定憲法制  
憲者歌則其人而內容卻有六七分  
滿意猶實充之晉律李林甫之唐  
六典其人歌盡其法非此亦可存備  
斟酌京師想已有評本聖賜寄一  
冊為荷此同答祗不具章以誌謝忱



一九二四年



現稿以下接手札乃為古集輯自序燧  
火中為餘致歉不輟然不愧魯諸生矣  
為者今古文除說文所引正始不從而書者  
難信為古文真本即今文亦未盡為不從  
惟有禮記其餘約我在信耳今文邪立  
字與公私稱引不必盡取于是猶前時書  
秋立字訴有公羊而稱述左氏者亦正不少  
何獨于兩書必右科擽也哉此大史而述

先典與文字與說皆合古文如端其生為  
 柳其較之說文律書及伽本皆無一相  
 應者外不律方而述為今文說文而引為漢  
 師初讀古文之本與本外自作柳其也洪範  
 曰涕今伽本本作日驛自是衛色而改說文  
 引作日圖亦漢師初讀古文之本以應所鄭箋  
 引之伽本本作日涕也  
 林正義鄭引士文作梯  
 梯本係字必出涕之誤  
 白虎通讀論說多用今文字亦或說古如

尋亦言尋字必是古文之逸亡字則不從  
無音作之更有明證且夏商漢書皆作  
𠂔而地理志令保無𠂔𠂔木皆為𠂔木此  
類皆可斷其謬古文之異本也正如石經自宋  
以來祇見蘇部傳刻之本諸章句不完獨  
可致見一二而蓋亦信之不免蓋為如郭氏  
依循說文論之未必見古文原本也不過和重  
字于折郭亦不過五十年刻不與郭同時

許慎說文解字詁林卷之五

耳目所接不底獨疑其母據其執正始不

從王法雖清狂如嵇叔夜為秋太示富之

世近新法注引嵇叔夜集先君 儒者信從更可知見美  
在字富最信言又事記

新休傳字書而作如今之篆書五經古文者

吳不敵 前正心執人一顧即今者石經碑文疑事  
書

大以古文為書擬異張難政休而大軒遠視前

賢為以白呈下為學子說即須費凡起例

耳

古史傳林氏稱孔氏有古文為書而亦同於今文  
讀之因以起世家蓋為書漸多於是至王伯中  
以今文為伏生為古段嘉廬以謂漢時無稱伏生  
為今文者今文謂今之文字即隸書也竊思孔書四  
十六卷伏生所無者二十四篇亦解意為伏生對  
校今今文謂今之文字不無從從伯中說也

而說儀神古文周禮古文契書即白紙  
刻傳今之狀：保尤為精審他不可與  
諸條成一小記也。如：第一條據唐石  
經正文作簡因謂注文簡為簡誤當思不從  
而傳為誤刻定本若漢鄭本亦簡則注不誤  
云如字簡為簡反亦不誤云簡為簡也如  
字云說相但云如傳注注文當云如字簡為簡  
如字云簡為簡為簡為簡為簡為簡為簡



觀齋呈下以得覆書乃知清室遠方艱辛半  
被人竊去北大學所藏或有是備致誤者僕  
今但求清初遺物耳雍正汰分且後之宿安乃  
在太祖開創時代蓋近致明代書籍所記清  
事與實錄甚異如清祖有范寧者實係言其  
隱身以終更不知有何事於人書所載世有其詳  
而實教類在天順成化間貌邊亦甚劇不知清人  
何以不知并明史亦不以其辭高又清之興衰即明

二建州漸建州疆目受明官號者四人方載之甚詳  
 而法人皆不知大抵明代教書底簿存于內閣一檢即  
 知法則前代本無文字太祖倡教已將教書焚毀  
 故于世亦反不詳之六編遼史書太祖事法不備  
 而遼史通鑑反詳之也其法果歟三祖法實得公認  
 附呈果遺存者為明戮死之人書公認法証了果死  
 於兵大常川有心終奏率有遼陽遼東兩兵備  
 逆金勒果事也非誣但書不腐書中所謂李寧遠

忠功陷之死地法用國方略而姑引舊說以存疑而終  
以宣板被取之說為主殊可惜也如此之類法官方疏  
有而諱而棄廢小文我友有池漏實情之實呈下試  
為檢取教東鈔以相主外等甚矣再明人書自乾隆時  
始知門必其間要事多被刪除今所行鮑惠慈集亦  
非原本黃不齋博物典彙法方略最喜引之乃謂其述  
史州為事但書官長治老之名今得明刻為本公名氏具在  
甚矣法中書之欺人也明人書必以明板為可信北京想若少外

考我猶布可品者。考者程管徽名。徽政以孔治。時  
 久才也。又曰程信天順間為遼東巡撫。即調查建州  
 謀叛于昔山人。然未必有文真而管徽名甚著  
 藝文志載其全集一百二十卷。集中載其文事甚多。  
 甚詳。未知徽州為有存者否。但其事去清興已遠。  
 或不必細徵耳。杜若清建州別記。已著文雅同。  
 而致核必周。叔安。顧代者。補明也。此須知原原勝  
 帝炳林為。

六月一日

現齋之下所一覆自錄已收到僕

且教有改進會延請演講曾赴金陵一

行其圖書館有明會典及聖殿文集

皆係明代舊刻因摘要錄歸近作清

建國別記已脫稿接據：十餘種書而

著明刊居廿半廿四一統志乃鈔自四庫者外

未敢深信也清祖祀癸（清人著明等）明明人著凡家明人著玉牒祖高特錄

中錄一代據明人書范家子正統初與見子

華山分嶺建州左大衛其山伏誅於成化

三年又三年華山花寧之汝及中衛李滿

仙之汝言得黎華山之十名脫罪此人者

已詳之花寧之十人者未錄其名今聞

以實錄存立大字圖書館而實字一朝

卷帙完具餘否為之代檢但希成化六年

巡撫遼東初訪史刺諺破建州汝必有

於實之文其得黎者除脫罪外應更有二人

為檢得其人則一字千金矣 東南大學  
中文人有暇願修此史者僕謂此事甚難  
因前人遺著中不存一也惟休以通鑑為易  
夏竦之書援引既少而論議小膽他付多  
據清人冊以之書殊不足據今但增補其闕  
加以攷異雖未鉅上此溫公或較畢氏可勝  
之也但亦須三四人分頭排比方能為之不然  
分府時而劇事矣非中大學諸友如遂先

蔚西亦于歷史地理有所研究焉公柳  
無謀于此最明但以一劍口故不能分精  
神于他事也 壬申秋 禱白 七月十日



觀齋是下得手有併所鈔實字實錄嘉士望  
外此事所屬沈聖士果之今已果得願即  
果矣完者禿與元者禿木僕向亦疑為一人

但心完元對音頗異

宋明人譯者謂心元為烏音如  
元亦即烏味元刺即烏於其

未敢決定今觀二名同時在彼其為一也然完  
者禿為帶山之姓帶山之范家之姓公完者  
禿非范家子乃帶山兒童食之耳據實  
錄云云建州有衛云都督帥郎吟以附帶山

叔伏誅其叔卜哈克繫職太尉正范寧而封  
之地公卿即哈乃范寧之孫而卜哈克入范寧  
之庶子也范寧自正統四年已逃朝鮮未幾  
歸而居於右衛門成化三年華山叛時已二十八  
年固寧有孫繫職矣此據而致核者似更  
審正 歷士所案內閣檔案月錄有太宗天

聰四年伐以誓師諭旨稱全國行

太祖本稱伐全國行據

茅瑞徵宋表致時王在晉三朝達事實錄所據太祖時朝  
鮮散文如此今觀朝鮮諸史皆稱太祖稱清帝時

皆稱金帝印屬特奏論鈔示中外果得則更

世道非所謂親供招不容抵賴者也於更屬堅士速應鈔手常寄為要僕于清人

建國之事致得已八九分惟滿洲二字竟

不知其何本據明人書朝鮮人書並無稱滿

洲者以其種族言則曰女真以其封域言則中

國曰建州故稱建國何則滿洲之語竟何所

附滿洲源流致亦不解解乃云甫煥書妄

為朱五真字文懋中說又愛為女真為珠中珠中

誤變為滿珠滿珠誤變為滿洲支滿珠不

與朱五真珠中對音觸耳可辨此種附

會真不值一笑竊疑此名乃刺麻以受殊

師利家錫之外世本稱今春天旗族為多

祇自稱為旗人不知為滿洲人若果為

部燕正稱何以其人終不解曉也此種事

豈作清史者新斯附會僕今亦不敢斷為

新府寔錫但廿位母根據則可知已

年來著述頗稀昨三辭不任致清建國  
別記自覺精膏冬不過亥餘言耳餘暇  
所得如外子自咸不死於九宮不後以附庸  
廿字教予不冒自為又不冒陸譯遂把大連  
此二事致之取譯日來至金陵又審和防作  
今作三卷五更事程望敬文素下餘卷其五  
園古館見之乃正流源刊也山公在明中華最

為博洽者而涯所不及而世人祇認為  
姚江學派之先驅殊不相當也

大著近世史官改有非為舊注校理又  
勸論漸功亦勸矣此種書單行未大  
為人而貴惜友朋皆貧政府亦不悅予不  
能持盾古精刻附以校注使價重千金耳  
是下于學術校理案二版理所得已多  
異時望更為大者偉典已多解群之人

史學如仙非旦暮業以心精力造而後能  
而造必大其有：然必從後古以古文之  
能常可更粹後事作者必又<sup>有</sup>過致好諸  
信矣次則宋以經學得精心人為之參攷  
固是是者為精於內典是者為竊取古義  
是者為其有說中亦之下而能為其相州  
謝山不知古訓若臺蘭亦又多皮相之說而  
亦不知佛說非是下其定之而屬者裁附

上

五  
甲  
炳  
赫  
有

二  
月  
九  
日



現齋呈下前得鈔到定字實錄已奉極常

付覆書今更得鈔英字實錄更士部外仙郎

吟卜吟亮皆凡空前書已言今來方而致通合仙郎

吟卜吟亮皆凡空 吟今蓋范字通時亦謂若伏誅

也法寶錄范字聲和同 吟吟亮 吟吟亮 吟吟亮

也吟亮 吟吟亮 吟吟亮 吟吟亮

吟吟亮 吟吟亮 吟吟亮 吟吟亮

吟吟亮 吟吟亮 吟吟亮 吟吟亮

吟吟亮 吟吟亮 吟吟亮 吟吟亮

四夷故有茅渚微東表強略僕官得之諸方皆云  
 建州在衛都督猛不帖木兒內七姓野人所殺第凡  
 空十童舍逃之朝鮮童舍第董山舊空衛事凡  
 空席事印刀分左右衛其文吾明化董山更有第  
 名阿不惠於水寧錄著之耳明史空及決定明史  
 于朝鮮付略載童舍事其凡空董山公詳之書也  
 凡空為主而童舍隨同行事耳清寧錄記在空  
 近于董行不實寧松朝鮮之謂在空隱身一終

不官逆事印市于安祖字書嘉前立而不可

笑也再東夷以略等而載天順三年朝鮮授

弟小為正憲大夫中樞密使達哈程信侯

中執政之文俱回此事赴金陵圖詔詣貴朝鮮及平山諸

方館檢望倭文等果就其事

以罪以史郭維仔外河建州三衛都督和洪解

我本滿位於寧安五年丙辰其時我為右察院為

寧安外知縣知事望將英宗宮保天順四年事

一檢天順四年又有郭維教手情郭智和上與

事郭使往貴山事與建州不涉不涉保

外成完壁矣

時向紀序序勝五年補為

十三日

休休書畢，喟然歎息，前在金陵東南大學教  
 習，柳吳澤頗諳文學，欲重修明史，而無詩書  
 未暇，實錄定具不闕，僕亦為難事，因  
 謂之曰：公修明史，猶耳。今知實錄具存，他  
 日或當與吳澤果此願，而此清史國別記  
 其後勅也。又及

視齋堂下得物英字實保更本部外  
而五意猶得此聖而奴實者又屬查六順  
時事但僕所願者為有數品而呈下者  
都甚遠僕僕往來殊為勞苦今由郵遞上  
二十圖供車馬信札之費所查共有六事  
一并需上非奴為誅求蓋以調查諸書已  
甚窮實而世系終有未明奴不憚需求  
也望諸公中間起居康勝 幸極斯布

八月廿二日

一永樂元年始遣刑樞張斌招撫女真，應

調查建州始受控者何人，始設衛時受朝命

者何人。據東夷記略考云：第一世阿哈木，賜名李思誠，子

釋家奴胡，賜名李思忠，賜忠之子，亦李思誠之

二永樂三年始置毛憐衛，應調查始受朝命者何

人。據東夷記略，釋家奴之弟猛哥不花

受朝命，始置毛憐衛，但非和世始受朝命者。

三永樂十年始置建州衛，應調查左衛始受朝

命者何人，有否建州李氏相關。河套

以上太宰官保

據英宗實錄，及察  
滿臣之叔曰多遜者，  
則二人必是同姓  
兄弟，如此則左衛  
始受朝命者必從  
李思誠派下分矣。

上英字實錄

建州右衛

嘉靖四十一年壬辰  
犯邊散戶劉德興

春  
萬曆二年李成謀木客進刺  
二年

禽果疎之。應調至果。世吾凡察之。汝戎。

傳刊文。

吳事他方甚詳，所  
經正其虛實。

清  
香  
祖  
叶  
陽

内

为果初下何宜。

冒名

楊清甫方主事之小阿太章女也。景程壯年  
不州一族。姓州也。遂歸以世。亦不家。是理。為之

六  
萬曆十七年  
清太祖奴兒哈  
爾始受朝命

為都督  
痘調查  
奏報  
救方  
以何

東夷奴兒哈爾  
奏報  
奏方  
作難  
薩

以上世宗實錄  
神宗實錄



現齋至下十五日曾寄一函並郵  
匯銀幣二十圓藉作車馬信札之  
費想已收到昨接天順實錄而載  
華山通朝鮮事余之前次則華山事  
已完其外餘更欲致者外建州左衛始  
封何人也計其人老幼哥老家不遠必其  
以至此而又自建州本衛分中者也茲本衛  
外檢亦案元二年事致左衛外檢亦案十

年事其申世外思足下有未恙特保  
归人所求一便致定

建州衛

(亦第四)

阿哈出

思誠

釋家奴

乃思誠子

亦滿住

(宣德正統時)

思忠

建州左衛

猛哥不花

思誠子思忠弟  
領毛帽翁

猛哥帖木兒

凡察

猛凡察子二兩仁  
為同姓兄弟

此中阿末知者猛凡察祖  
阿哈出釋家奴為我等

實錄陟完其為此下亦以史期成本紀易  
就亦是水實錄全數約三千卷而新舊四  
史本紀皆不過二十四卷分祇得實錄十分之  
八耳若更令本紀增其亦不成野初意作明  
通鑑為得其中一及廢而後約有百卷而不詳者  
甚多非獨建州事也今計必可成一百四五十  
卷分於實錄中要事不且夾其也

右同蓋士皆送天聰四年代以博學師論已出

此即崇禎三年也時太宰親犯北京而于其  
 年正月外東以亦平此論乃攻亦平時論漢  
 土軍民者書之犯北京折眾論不得代以  
 折師論也  
 壬午炳麟有  
 八月三十一日

現齋呈下連接兩書太字實錄作字  
神字實錄皆委矣左衛建寧實錄作略  
其文而會與服書亦某十年世印市隊  
其廿世年部無以又為代如親凡零季滿  
任同以達者為叔父左衛與本衛實一家  
也以事度之左衛必由阿哈木之派分本  
族凡季同祖阿哈木為同輩兄弟耳  
其果事難得代以其時左衛不有古茶

左衛為有撤哈答柳為哥而三都達事  
 實係又載三衛教書為王果與鵬頭勒  
 把督分領則頭目正多耶一一紅其也年矣  
 明會典土官行以妻及婿黎垣同異姓而  
 妻亦未必不改適前此外有異姓健職者矣  
 我果外檢世官實錄更姓改王果於前清  
 三十七年已為右衛都指揮然犯撫順外尋  
 甘肅厄湏五三十八年以前也林著大改已成

原案約一萬四千字補入實錄又增四千金  
字呈下于此此我不淺原方所引四人舊籍  
原刊凡十二種或舊中亦有或借鈔  
借鈔者必書其姓名地世上下字樣更特  
別言之某書之末寫實錄中建州事不  
過二十萬字此亦易舉山自屬家見但  
浙中正替風鶴一時緊難法耳此間起居  
唐膳市所錄耳 八月二十甲

現齋名下得鈔永樂時猛哥帖本以事  
 未猛哥為始領左衛之人猛哥凡寧為兄  
 弟而李滿住又與猛寧同以逢吉為弟則  
 知猛凡與李為同輩兄弟同祖阿哈出也  
 清前代世系於未可定矣惟後起王果  
 始終不詳為何人之後款貴領<sup>所</sup>出左不衛  
 而據其下知得穆宗神宗實錄出是時右  
 衛都督亦有史台失及台莽輩世系皆



不可詳亦非獨一王果世字實錄如有所  
徵外為王莽之所徵外則之爾國務院  
某局長取去世宋實錄必有調查之實  
其時大禮部祀及倭寇害竊曹于今無  
所用之武考以收回蒙古事狀欲檢備  
恭計交事自其實明世自自刺犯邊特為  
異事外其汝如小主十條恭筆皆在漢南  
即今漢北之陵爾字也終明之世水太宗北

証常出膳胸河

今走常倫河

其餘皆與漢北寺涉

即民利亦今之危魯特非寒爾咳也此

某局長能調查及此亦可謂盡知極古者

之下能一見之或可有所得即江浙

戰事之說甚顯唐上其實為未開仗之下

來者亦皆收到并金陵學者考件近亦得

之以汝如平同仗知事休別論耳國方餘

長徐及同生吾卿遠傳人許心齋卷之五高友

亦必語識古今者也此同於屈原勝章炳祐耳

來言而云太字實錄係近事補鈔者不  
知於何處得來據序林文彙實錄藏  
於皇史宬其索公贊之故民間不得見其  
原末始計流付外再帙數帙非千金不能得  
方摘鈔者分稱爲兩部記其時黎洲家  
有實錄蓋即其原本而鈔者今聞黎洲此  
書沈煒處抱後頃歲抱歸家又出付書人  
得之書零碎不具不知圖書館從何處追窮  
煩詢訪不我因此知民間亦有也煒姓王

現齋生下授撫中入得寄鈔世宗  
實錄作他事新刻而卜哈夾於嘉  
靖三十一年為在公亦一異事計其年  
近百歲天法官書稱范寧再傳也  
帝祖高皇帝按察英宣兩朝實錄公  
他即哈先嗣太衛為都督同知汝興  
華山同謀無子而以叔父卜哈夾繼統  
公他即哈必范寧之孫以叔嗣祖卜哈夾

必范寧之庶子以叔嗣妣仙即哈珠之子  
外范寧常祖同國系一世者即卜哈珠也  
計其繫碑八十三年年近百歲子好皆  
山老以父祖立不得為大尚叔常祖與祖  
輩中朝不開其名也據東夷故略王果  
於嘉靖三十六年正為金衛都指揮去  
三十一年卜哈珠入朝以財五年耳此則卜  
哈珠強以王果承之無疑也王果子阿台

娶舅祖孙女縱使為姑之終姑不避宗

王果不為卜哈充弟仕亦於舅祖為

後天若為卜哈充弟仕亦於舅祖為兄

弟

此據唐祖出太祖四世之說  
除王亮美偶實舊籍屬古不誤

阿台非舅祖兄弟

即為姑姐們不帶心姑女妻之此事可疑似

意王果能承卜哈充末兄即其族姓以命

典我土官冬十弟其妻或增為夷民佐

服者許令該職其制亦或推行於東夷

王果我其家之信但事不昭穆客有異姓繫職之

事世字寅係陝西靈子嘉靖三十一

年(四五年事望檢年)止三十六年檢之客有王果達也再者

隆慶時有之衛都督史台夫其時有

大衛都督同知台奉此官尊官本不知其

所本而其時清太祖已生按法官者太祖於其

清世宗系客有知世詳法官方以一概觀之歷十一年年三十五

亦可於矣

女真之先為挾婁勿吉靺鞨明代書志  
 以此語呈下意滿洲即靺鞨轉音其  
 實王制正義引東夷傳九夷一曰玄菟二  
 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滿飾與滿  
 珠音更近但初人所以不敢附會者以  
 以金世宗嘗稱不得王以末後有之  
 人亦嘗稱建州女真為滿洲者故滿  
 洲語法似謂而藏獻書稱受珠而制



大皇帝鴻號肇稱實本諸山為  
協謹其名既自香僧與之則太祖建  
國時為世以名可知也惟曼殊師利譯  
言妙吉祥西藏所稱為尊號猶云云言  
則神文武皇帝身建者不知文義而任范  
文程輩亦皆邊鄙陋儒不識而截所稱  
之意竟以曼殊為其部族之名大可笑  
也此同知居庸勝軍所稱耳

規齋呈下昨寄面論清世之蓋八唐君  
 比音能確如興<sub>澤</sub>二祖間格極三代實清  
 初之誤時必崇遠順治兩次進王官祔而世亦  
 陵者之先美傷嘆齊篇古義靈公和以之  
 訂正為基也王果事仰聖於嘉靖三十二年  
 歲三<sub>十六</sub>年檢之再粒牙心不認實被戮於  
 宣統八年更望將宣字實你一檢。此時新  
 任為通運總檢廟方微將誤寄遞也此同

起后唐勝

章炳琳有

中秋夜

唐又方在嶺山甘芳頗據朝鮮吏如方太  
祖收傳于寧遠創是而祖法實方及潘  
陽蕭闡皆謂太祖收寧遠不克情地以終  
惟朝鮮記載謂祖創政死也又曰

視齋呈下烽火接天想東師戒嚴已  
密為數日得一明信片知以世宗實錄  
為左教習部未置交還王果始末不  
查亦可惟猛哥帖木兒之死其奏報  
見於正統二年而他書多云死於宣  
德八年望仍向圖書館檢宣字實錄  
但得猛哥被賊一事已足新遞多被  
檢查即用露封信件亦可杜著嘆已

聲

完就以此條為行誦正也至要至要  
唐君青八五特稱為猛耳亦不從  
元纂為華山安眾為脫眾勸音明也  
却玄修以兩次通王及永陵列眾為定著  
與：祖問本無他祖外始誤而誤正之也  
其華山事進顯著于明為教人于建州為  
豪傑若果清宜至今：祖仍故通王不及陵  
蓋不到不冠耶：此問起唐勝姑白

九月二十九日

觀齋以下昨日接得手書并示鈔宣字實錄稿  
 哥之瓦至八年而實錄錄于九年八家奏中者  
 以奏報到時始書也此件改付保富全書已  
 脫索吳賴以下七力實及少也來書稱洋  
 君南東<sup>赴</sup>洛陽得三不<sup>子</sup>佳<sup>此</sup>在<sup>此</sup>殘片而一舉  
 三不殘片其迹近矣正始殘片不知何人書  
 歲之冬石位陝本隨市仙作殘片者自洛陽來  
 僕因與原在州此所注：取取三四字一舉如：

者以是不信虛者偽作三神以忘字式作之者  
其家對此信我疑宋時嘉祐不信如此不應  
宋于洪陽其行功亦不合法初可始乃取叔莊王  
國水等為信、是與不辨家法其邪蓋明  
于如奔龍偽者必切、也僕意除丁氏而得一不  
及宋代後却而得二不外如不誠信必其家法  
瘦逸而又非王常得、不、中者其文最可  
讀者其法始信為真不知淳夏而得亦不

於斯例乎暇向之可知也再者正始在僭古文  
依壁中張蒼原本隸書依漢儒定讀篆乃依隸  
書之而夫秋官羊先生云官左氏曰實景伯乃三  
家徑改校異同注注以左氏古徑一誤三家以取速等  
隸作取讀古文教為常象隸作介為虛皆在古文  
所讀誤之家也付例大前曰取債大前若車震錄我  
行到取債之謂取曰取速陽逆非出也<sub>子</sub>不功之字也教乃  
隸字上為虛解為秋之字是為未隸字也故書乃下



中國分猶牧為馬虎之注在口日耕穀送示為劍

入候為讀如耕部等字表音耕部如介及人讀之

如如計

介根溪地埋毛

其於讀音可後主人而阿有必係耳

制也為書所讀多依馬氏造讀外其作案讀字也此種

文係非未涉經字者非作偽亦易其破信而作

三於石徑改近又僧修呈下而大服即言字者亦已依用又為

且與高經涉配六言又作配象文作配拉送月與說文後

之者與於後三於非字遠配以而色尸為色省此蓋亦

文小篆之正今本說文或中誤入妄以兩字逸爲  
不實倖厥心倖今隸作似文雖涉者存不易又守  
即說文古文倖作似者詩帝武臣似臣辭義也  
似爲倖說文似一日堅什若送鄭義似似心不寬倖  
英漢許義似似心冬張弛二義皆通而倖倖者生  
似聲義和類乃止師亦讀耳同上並已補入僕竊非  
歟且一失足以同知庶康勝之學好斯石力二十

現齋里下并得所鈔宣宗實錄已付  
覆者今得三〇明片知覆者尚未到也  
而論逸字古文字者第一篇尚未收到此  
字形體諸字價不得以此字體解體為說  
而終未能盡心呈下附為剖析必有以  
匡我不逮矣前所論駁而實字已福  
入杜著此條望要商榷也漢火接大封  
遞稽漢以此為恨章炳麟所

現齋集下兩條手書云將唐本免典  
 釋文補正吳闕此事僕先亦有志為之  
 以偽古文不足即知未著平吳之語漏  
 如亡字明見雲片初平徑音辨而不知引  
 此類甚多補苴成說非難有也以此斷  
 不係和校偽古文和類者名蓋世者不  
 生于鄭冲仲子文帝初已仁外不係之五世  
 亦親見因是什偽亦多取于不係蓋以東平

獻古時人不疑其妄我若瘡未見三  
不怪乃謂常時馬鄭古文者上安能故作  
奇說以欺人疑由今觀之馬鄭皆稱古文  
而文字多異蓋古書訛讀之字若原本則  
亦依聲得斷豈以異士理認書時說從與  
宋人鍾鼎款識相近首列其本次列其  
方波則釋文行款外不必同而三者必皆完  
備一舉本者即遺竊壁後也真者即以

已竟訓讀之本也釋文者即已而作付注  
 也是故馬鄭本見於後世釋文者皆見之  
 讀之本亦非其遺當釋文之本也東晉之時  
 馬鄭而後當世已亡於者不知訓讀之本非其  
 原也而梅氏所獻多誤不從其命是以付注  
 不從爾來書又益深又而得不得方寸文而  
 果二家怪不知其意何宜爾以不知其真贋耳  
 其事於不從而註數事今答如左

一室之作金中洞め已疑其涉由今里、人之而  
其不食片炭能也亦已安從以從女居處  
也然正也空從以從女居處也今也亦文宣  
作金中送衣衣也其衣字象震二人信兼妃  
正之去聲衣者依也古所依信也與十の言、衣  
和衣衣得以為金中形以衣十象耶

二刺、作金中不從祈見金腹之文章種作  
刺般而飾古之方刺金中引刺中而古作刺

僕謂人王為奇字倉說文有明代汗簡刀部  
 引孫強說劔為創字形義皆合刀刀古文排  
 更耳此劔實古文創字非古文創字創殷金創  
 從創殷金讓創義本兩通美才創之創則訓  
 實說文實傷也傷創也又傷也我休創也創方  
 創方創字異也同爾雅壁徑自為創今文自  
 為創漢師以今文讀壁徑遂誤切創為刺字不  
 從篆隸例依師讀故不斜也且漢師誤也依師



獨於正之可謂千處一片矣

三逸之作曉送牀為下文報生矣若謂年  
而分字於上為與八德殊惡謂上為乃更頭  
此仍逸字送月者猶龍龍勝之送肉爾送  
牀送逸方音生為洪字

四般之休寢是不說為言字取合甘者倚  
也倚者休也言者古而休據也送以送又送  
為言字者甚傷

四想之作思也也於說之本想有主我如  
世注本聲分以音相傳可也

五同之作同也中紛十異非從口也

六溫之作軒應有上音自是而字後以而

之字亦未見也或為相音或為相音不可

而相以入韻音有開煙諾字其與溫余係才別

月溫字為此也世說文註其本字以溫也專

為休也知專為何字然亦音世可知矣

大成作遷 市音相字 總古文 就字 說文就字 市也

送多就為老我即今之就字 或為就字

却用為南爾地名 垂正字 音般庚保后平高

必生遷之 陳字或為音 謫誤耳 奏報

家信不誤 今文為音 獨誤者 以音義由口

授而伏生者 音多刑誤也 如腹即勝 俗音廢揚賢 安豐路 此揚 猶可去 去誤

腹安豐 必 為刑誤矣

蘇軾云 十月十四

現病呈下得六日書知已為香剛謀一  
炊地京師官學多停而華北民困  
輩為辭解事其獲此亦奇真大學  
中如遜先等近作何事將守林以  
詩兔邪抑猶有馳騁之餘也邪  
聞兵事起後書價較賤近日更  
得何種佳本炳麟啟之 十月十四

D

現為呈下得書為之噴飯幸剛而後正可  
入新世說于實事時與也此揣幸剛生  
平散于僞用類而不叙排異已者事與相識  
派人重論新教我不需新文化今之清高  
雖教舊儒者學外應亦未本其書  
學一深此外可反觀者甚多故小記而從  
大說其可怪也觀之必不難知而後止

世刻義唐東為記述耳今因舊據東一  
 語又令懷心慮內閱舊情也而載不遺  
 以舊稱說後事其前此分意有也僕前作  
 清建剛別記承以下為檢以寧標之予考  
 字或字世字三即未檢閱以人記載此三  
 建州才位少世世承襲未即位實保初為  
 有文因錄此未檢于說世年終有懷疑追

一得暇讀此山  
東州志狀者悉為  
未諦仍當以定也  
此間著記麟白

十月二十三日





一  
九  
二  
五  
年



現齋以下此處有古文為鄭冲而作

似可決定玉司馬彪李願引史周說皆今  
孔傳以此而自未與復申之

偽書舜典一篇核賾獻書時本缺其傳司

馬彪先引史周說亡字我復以亡為破之故而

書冠鄭冲說冲先引史周彪即就文中駁

亦不暇其來歷玉核氏獻書時另與李氏付

者或鄭冲被彪所駁遂自刪其付乎

李頤注漢太哲引以爲國義是必鄭冲厚

古於太哲獨用舊本而今之所傳本于梁

柳以休也太哲在漢魏間馬王邨有石誌此

不注與文今在並漢初妻數弟仲舒常亦書

引之仲舒玩經史博究儒術百家之言唐修云

必不輕率既定以取人疑且漢太哲付世梁齊

梁武猶欲與晉太哲並存其言古文泰始伐

付事今文泰始孰安事誰爲疑遂而駁見泰始正義

而類造於右方亦正義亦云先有張霸之  
注偽造春秋以藏壁中亦可今之春秋百篇  
之外並用古、例以於時實有觀兵士哲但只  
解入為方世況何同梁武類造為信吾太哲者  
於其太哲猶不能力以蓋從據冬而命叔仲立  
魏末必不解要政以失如疑：十五篇者中：十二篇  
為仲休奏代三篇又本其法也其偽古自齊梁  
立學以前其可疑者猶多如分然敘漢為益據

禮不稱章服：十：篇中武成事狀前

注例置

正義已註此

服章序馬鄭注皆讀為

豪說為商象是必以見祗祭本篇而此

反說祭為大書四大者若斯：類以神之子

不祗爾甘大自初祗終者論語先曰篇曰中

子履兮四十五字集解引以爲周山此後集

天文畢子引陽整其書此也而今乃取此

入陽法篇陽法與陽整異且陽法為

及婦毫亦作渠代禁共云吳時孔安國論語

訓與此孔安國亦作陽語同為一人之作而又

自相相錄僕謂論語訓是鄭仲偽作陽語或

未又鄭仲作也楊注鄭序正義全而證已引滿語亦於可謂為誤字柳作爾

鄭生必爾我如上諸篇強必梁柳中核融此字不字

者為之即仲亦自標也炳錄白 甲 甲

再者核融歲古已用新定本標而李頤

猶見鄭仲原本者核 唐休晉古文

美本克付克留注為青願印先子甘書卷

述父而休克源辟丞相王守等據祖東和又

重皆有為中朝我一家家見許青耳

嘉文白



規齋先生大著杜孔異同攷近數  
日始由郵便遞出亦可謂遲矣  
居曉一過大體此病唯傷孔注本  
多同子雍似有相涉者乃杜之取  
王非王之冒孔也郵寄恐又失也  
故輒至此以詩爾適有接揚思樹  
達古書疑義舉俗續編一冊用心太審  
而論管子昨毋字義誤為下句

有文星規高郵七過非避複體文  
傷中引有氏說曰中星鳥度星古鳥  
字總誤說七星稱星本生同以之  
太史下官書稱七星頭則七星本  
簡稱而古代何名今世不知爾雅  
釋下於此闕焉大氏鵠言鵠火鵠  
度三次皆象鳥形左氏稱鵠度曰  
鳥帑然鵠言自為鳥言而鵠火乃

是鳥身直稱曰鳥也古代正名  
此未必本稱七也而歷年言鳥也又俞  
先生原書中舉證亦多有不備者如  
書稱大注法有釋馬本法作骨又稱  
大注圖丁也命骨有釋骨圖丁也  
命四字必是側錯在此似此辟已有  
錯圖翻人者常舉以問先生先生  
頗以為乞而古已久成不及追補

某斯之類恐不可受僕書也此  
問起居康勝 章炳麟白

六月十九日

現高堂下得子及子孫若古表  
李剛在部乃與校兵品瑛銜  
實其實不道口舌之事（李剛呼  
不為剛下不云不應休此高敗口  
吻李剛云如梅汝為王八彈如  
何不之該堂欲去李剛而不能乃  
登報稱將請吳稚暉為國文主任  
以示威其實吳未必能赴李剛亦

有土著之遺未易收也聞季剛  
 在鄂薪中三日園蕭又別有  
 贈遺得共五圓美在北方必  
 不能滿其望鄂中本有鹽稅  
 不易收改而烹師外鹽換牙定  
 且下似應勸季剛贈要不必  
 逾此化稅也此同起居原勝  
 章炳麟教者 六月二十日

現示旨下示表奉剛事黃日新  
來道其詳據云同事中人相約辭  
職其言蓋以反抗不吳不漢此已  
李何至此言以法云云吳之出郭亦不  
過掩人不備其實郭人惡吳者多必有  
反對者利而生而不知李剛何以惶惶如是  
而稍解之中國大學是若革命書而  
非僅書宜也使秋陳在波任教務

未果欲聘請李助謀一時差起  
 我難事但終不足滿李助之疑  
 爾日李且竟就李助為得

呈下追治為者必有進道記  
 陳澤方古樂一逸周者也作解者武成  
 因取津歷表而引武成驗之與世作  
 解垂今世今本逸周方字有錯  
 耳漢時得群中書五十八篇史武中



亡武成一篇今則逸一篇夾亡而武成  
中而亡者乃在漢需于逸則古不  
甚注重作偽古文者亦不敢世作為武  
成而甘為小歸於竟存默深他事多  
此斷獨此乃得其真竊謂此人所解  
為考者世所解及版本他而保湯洪  
山能州金文  
古文義相公皆應補入也杜孔異同張大  
政世誤印奉檄以同起序勝跡

七月

視高皇下李則因與石瑛不合  
 不延英祔暉以桂也當時劉  
 月生來謂祔暉乃武昌已能  
 力抗故部言去謂李則宜以清  
 乃祔暉到部乃古意不能拒  
 則外彊中乾之憾也乃來書言  
 王正廷輩亦力拒李則累王本  
 452 李則此意恐他人異議王

亦不得不從同南開廣東大  
學延請李剛季剛亦願注  
教彼學乃亦化中堅李剛不  
得于王正廷輩而又得于亦  
化為亦化也吳稚暉所拒而  
又為亦化也廣東大學所取  
朱謙不可不知也故余章炳麟  
胡氏

觀焉。若下得其不中醫則誤藥。於中醫  
 之不可廢也。然謂中醫為哲學醫。又  
 以行為可作前者。則近于釋道。後者  
 直令人笑耳。高子云。府曰水火金木土穀  
 此五者。切于日用者也。子治之。子曰。向望此  
 融后。上學以方。其亦猶今世有鹽法。電氣  
 河運。之官。因事而施。亦切于日用者也。建  
 陽郭和陳亦嘗出行。以性耳生免之說。

外酒範亦其文尤在酒範字讀方記  
事案新少行義決亦近實左酒範為  
舊說全讀不得下文飾其辭故亦不  
在酒之其醫之証者其如仲榮平脈辨  
脈及全重要以強端以舉之行事狀而後  
屬之是者信少今即不言之行亦何損于中  
醫之實邪 醫者之如喻如行師運  
用操舍之心察微而得之山外而謂脈字

也謂其變化乎方之也耳 五行之論亦于指  
 子何失也乃漢代傳候之談可一為要不可  
 以為據也此五藏之配五行者古今文之  
 家已有異議鄭康成外傳今說及注周官  
 疾醫云肺主氣 脾主心氣 肝主氣 脾主氣  
 脾主氣 脾主氣 脾主氣 脾主氣 脾主氣  
 知五行分配本此一成猶在天有赤道黃道  
 及月行之赤道近代受赤道稱之為赤道天

之實不相干也其且初持論何嘗不足一駁  
余氏之論歸于進步謂四家進于千金  
外王書者又進于四家以僕所驗之實不然  
且華氏自作聰明論氏之在後者三家者又  
不可同論也僕嘗謂藏府五臟之形若人物  
骨解剖而不能得其真由表而而歸為審  
五行之說若人我以為符號久之子言生克  
遂以夫人之五臟耳不相符耳亦不相識

室者晚世庸醫之經為口說外實驗可以  
 其廢山必為改革者也中經內之勝于西醫  
 者大抵傷寒為獨甚溫病熱病本在內  
 經傷寒之中振陽之說為中經其流之則為  
 治中非若天士時寸榜甘寒者不能療也藏  
 府銅病分而醫食于中經以甘寒識以白  
 水為中土之熱也固方而動而不治而中  
 醫神治之後僕嘗于肺病寒中二說實驗其



此方師痿而醫稱不治者僕以針就肺痿為大瘵、  
有氣中而醫放火三日三次仍不愈者僕以越婢加朮湯  
瘵之也 若左陽瘵用大黃牡丹湯與刺刺骨  
異膏亂用四逆湯與福白汁射骨異則而  
謂異曲同工者也 又曰幸而得之不治于而醫  
而治于漢醫則不可云幸而得之也 又曰附瘵  
別美未足一咸醫學傷寒論固卷合脈此  
以病情如此處方亦不可云從善治瘵  
也 僕與余氏往來頻數觀其竟何一傷

寒金匿千金外臺為方用而不取靈丹  
難經曰其言藏府之脈之多違也下不取四  
大家以其言之行之為難也則制太過亦  
信方之為僕而身驗者漢唐兩宋之術同  
視金之為方效其方不難藏府之脈之  
不拘五行生克之論者蓋獨仲景一人耳  
金匱要略論治法一 凡人之美於技者為方而錯  
因方而行是方此非其本也  
此半部內亦常論臺執一說以蔽天下之是者

甘失則隨揚己之短而為長者甘失則隨不  
知某乃以為何如也此復印頌起后員吉  
壬午炳然

觀示其下得書逆檢査法官事其  
 姦隨伏為以不細全梁之奏原亦為之  
 已載和紙矣此事能起于溥儀本宮之  
 前此今溥儀反得自由陰謀理未有文如  
 以法論全庫二小皆癰由檢察廳密行連  
 捕改、國國依律擬法處一極刑其以謀  
 逆者亦所定解世官、今由來已久向日  
 海賊事休原方為公平授刑送謀諸君謀

世不個漏吞舟鰲世自由居任背証  
之言時時形於文字法更不問也善廟  
惠水執其然者其要遠近將來謂有成  
否雖不可知而吾姑示及使文字之  
化為此報之人一閱之中為其同安為  
法者分要其半為法成固雖手以思味  
連通廣外此而休為與私者法法者  
言皆可置、不問職願任則亦是一法

化特使司市池皆不司為此耳國家未  
 後改化元市兩說奉事亦兩主為此個  
 化已之去以樹草宜注井言用之部人  
 于萬眼再創計曾勸其埔治溝儀八完  
 以謂之草其限不食不鮮為此左歲馮  
 軍能之本宮積念和池而武人不知後  
 是假今自由及為虎視水柳及今不圖而  
 游宴特甚矣此可安見下言之者也

亦剛立即就中華大學之經濟學方方來  
欲償付改辦智為謀二兼職已改方新  
州之矣今來方之可就中國大學不  
有人轉向定之其何信得欲復者再要  
定奪也此間知此序勝言極故有

八月九日

現齋先生下并因問古今文爲書事略以  
黃對猶未盡伏孔爲書其始皆古文後  
以隸書著錄皆今字誠以是下言其古文  
家所以異於博士者其故書在也說文錄  
古從文字至累鄭仲師康咸亦時有所援  
引若不足當古文異檢形狀何以能委  
乘如此其却鄭淳受古文爲古於度方其  
次字能成不後則知爲古所以傳淳者非



隸辨書和說其本自左也前疑古文家  
於隸獨今人集鍾鼎款識款識者本隸也  
為一列以隸當款識者猶以隸當碑中書也  
為一列竊以釋文獨付注也為一列獨集款  
識者合三者為一書古文家分為三方耳本隸  
故昔諸家皆同而隸當者時有異今時集款  
識者為如此也馬氏鄭和校則馬氏力異而鄭  
氏多異款鄭注周禮以今古為本故書反附見

新注則知鄭氏所字多矣若一字古今異軒  
 者張馬氏隸寫之本亦多從今如王逸作辭  
 東刻不關作闕是也文字難知以師讀定之者  
 如共案本於不祥馬氏案作掌此則疑在注中  
 於契鄭讀曰豪未以注字而馬氏已作豪恐亦  
 注中如此則隸寫之本也而案書或從典過江  
 而東者其本從故書已亡獨隸寫者存之以校其模  
 數不從其文字反從馬氏為近古者不從人常信於

癸一校本為古文顧今所見校本自范甯以  
為今文唐時又重廢古文不用逮宋同實作  
釋文亦祇竄焉校氏真本不可見而一以人所  
以者謂之此致之失一也馬鄭本垂於東晉  
者皆隸寫之書其故書本經已亡於人亦自知  
其有之今混校本若多作古字則與馬鄭本絕殊  
必無作者生乃類之見此致之失二也顧校  
氏真本不可見如師古書應亦引虞夏曰朝而據

而已矣直漢之末諸儒各為苟簡而鄭學者徒  
付其以定之本而於其書密厚本若堂之自是門  
此水學說有今古而文字至今亦斯如鄭而待古  
文而不得不刻諸碑石以詔方來也故氏偽古文  
為書本之鄭沖沖於魏文帝時已自文字  
至晉泰始十年而致何氏論法集解與沖同集  
而正始不僞立於此時正沖而親見者偽古文多取  
石經文字而稍空其東晉時所謂馬鄭者書者

但作今字其本與型之偽仿方乃通與石位相  
似由是被入爲行法在富又更仿其本爲今文  
及唐諸色仿其與型亦廢如臣認正俗引東  
刻不關緊弱女平位音訓古仁命是舊逆同  
亦有者宋次道前重宣一而述舊非其微仿其  
不亦依三辭在位又一本支改作替方策勢方圓和  
直隸已不同易改爲誤久之及以世爲誤者時爲古文筆  
勢于處字勢怪請其不實理汗簡所引者書古稱

不從者分常●情 所以石經本也 有直補為古者

依偽以多本 附錄之而為古文 軍勢者也 如舊字古文

戎備用新折 匡謬正俗已誤作新 汗簡乃更作新

此由隸書不審 再以此字作古文 遂令無以下軍矣

來方云歌亦言漢書作哥 稼穡論衡作來 哥

為字為直 亦是說字之說 文非云哥 古文以為歌字

此即鐵鑑然馬班二家古今文亦自參取昨

定字味法也 音柄耕 耕字 十二月廿六日

未嘗謂股為富之古文此說甚博富而所  
依據象倚著刑倚著實依據一也僕於  
不識古文而不能者數年得見發此一事  
後若冲解夫 炳然





一九二六年



觀齋呈下得本月十八日書斯時  
徐仁主都者奇窘之狀自不待言  
只下向亦甚充敘員此時如何如  
并此失之惟有在南方謀一善地  
且俟與學校中人商之但暑假  
以後情勢變遷新中或亦有苟  
安之日未知呈下爾時願他視界  
耳 尊翁生日已為休一附同

案去平什決講程朱士學故語亦  
 不遑甘素<sup>司</sup>定性豈常參白足駐  
 丰原不藉黃精見儒者自市游  
 養之游不煩尔之仙釋也因恐附  
 軸遂如叔先收此自印問與居  
 康勝

章炳琳刻

五月廿五日

親前呈下變故以來不得手書逾九月  
今日接桂鏡信悲喜何似李剛性情乖  
戾人所素諳去歲曾以忠信篤敬勉之  
彼甚不服來書所說事狀先已謾李剛弟  
子某兄開坎概略詞亦云吳先生出而先生  
即也在都與諸交遊漸絕欲來上海親睦  
南學校教員通諸校董事嚴整有暗敬  
極長教員者友人戒告以果途遂止不來矣

書云才剛亡去未幾注關東耶。只下舞去  
法却事務可謂竟信其志其實兩方之強  
要甚于此方也僕今歲昨別後自適夏秋  
間從事止觀頗得評悅而宴坐過久心脈  
過旺遂止不為時以宋明儒書為樂其中利  
病頗能尋究大抵佛法究竟不過世教  
字外如子從四類淵文已正與之合自孟子灌  
籍以必白沙汝及王門教付弟子以必東林

之高草逸所得都浮實世教論神教之見  
謂云乘舟也中庸序本於天印中國之邊  
橫近之又不如教論也之道上為楚湖庄于  
佛法和近而王門之至心而身為極外乃是  
漢初黃老之學若象山陽明順是未斷新古人  
乘高賢所得乃不如甘肅之崎嶇又不如二公  
世故作持世法即未悟已足而世務文明高  
君實輩亦未必不如朱陸也後人多言說世者

田佛法僧不本儒術外王摩詰紫和國  
倫何益人事佛儒相資揚大千起法獻此華  
乃可與方立耳 此下月言一然詩人達道不  
速勉力行之可也 助友障末最可痛心如僕所  
僞唐如此者尤多亦派可以理自達乎國性行  
過難免於此世是所深可憂耳 方霞印頌記  
余明像 章炳麟和子 十月二日



一九二七年



親之呈下得者論妻服廢與之義今世竟  
定教非親死不葬臨殯入內世亦誰以爲  
些者若因循積俗母事以名實激法也其  
猶然酌損舊制今時今可行即若人亦毋  
論議謂益東原與任初柱言已常以爲  
戒矣而論謂俗某服及封建男統之制  
今不可也封建與男統固非一事封建  
者必即其制威而廢男統者無時焉可

廢者也生人、初知有父不知有父漸進如  
 有父也今社會學家亦以是分文野願歐  
 洲諸國東及印度猶未解化為父系者  
 有之事焉一留之各與化叔父等異也  
 一如子得健其父再付遂為母系也唯中國  
 既然于是斯正文化之由優著者豈可與計  
 建同論哉秦秀之議實亮也不言其就則其  
 政而言其以外孫為法自亦化度應福曰美

古之視此如甚其重也今節俗亦有以積  
節而佚佚也外族者士大夫素未嘗行多  
欲舉此異俗與封建一切屏去其以擬古非  
倫夫而舉其以三事尋降獨封建市之開  
元許以來劉牧始盡此意與時安易者也  
為人法者降其父母此本法大字爾晚世之為  
人法者非<sup>必</sup>大字也猶為所法者新而為其父母  
所責不杖則斲乃傑于禮俗亦宜舉正者也

明父在為母齊衰杖期此古制之可問者大抵  
 殺用別以年猶一三年絕惡為婦正約不免過其  
 直顧全為子姑諱有年至親以期斬也若三年  
 何也曰加隆也今父在為母期者直不加隆爾  
 非有所損也夫且杖期與不杖期其別有二一  
 不杖期首尾十二月杖期有禪則首尾十五  
 月也又十五月杖期者僅三甲中者杖期者亦謂  
 之三年之末若杖期至一歲而有三甲之末二歲  
 三歲之末三歲之末要齊衰不杖期也一  
 齊衰者四升五升六升中無不杖期者五升以  
 下杖期之服為以四升此與斬衰正服法以升為

美

與新東義順三升市年者其粒粗然可心辨

五

夫此乃與妻必親也而棄叔則獨為母事者

豈尊如王父親如昆弟皆不語此而斯亦見其

所以官矣由周而來迄于秦漢我狹寢遠父

子親定已如帝一然不許於別姬以微庶時常取

以在內則此亦棄之事也于今日可行者也如集注

以加降也新東子乃見其一端不可直于類例者必以

思一也遠母健母分思與吳為因母亦棄三年始能為

通曰健母斬之其外道陰果為之分別耶  
 為妻母斬為君母斬于義以不可好不如通為齊  
 棄三年之通也若夫京殿之懷和休之即因外  
 而父通曰健母斬為妻母之居仲制神者固不  
 以一定定也夫氏議神曰者亦開元神為得中小  
 小通其意為之誦制今歸于其神極未服外  
 有書建世仲之制以集神外有隨情懲改之  
 釋最俗者夫婦為舅姑三年通  
 卜為庶母姑之類  
 其不可行者固多矣



東晉又謂遮提神教與世俗神教者皆非  
古今之應提神教者非因世方而不與世  
異同、然亦奉其要華或妄為論議一通、  
是乃華之同、辨非是與非之辨也世俗者所  
共悉其學術高者為神教而天下者為世俗  
俗所漸然與古者無應提者固不可同日而  
語矣黑山神教之制今時華士各行、猶未  
悉其計其後進之始古法時已有其端矣法固

東  
 也不得許教其衣服有白布袍衫而無兼  
 刺入廟之始士民亦去冠帶及胡服獨去服  
 獨依古久之士人<sup>人</sup>仍為舊者漸依法制其不白布  
 一后大者兼制漸激弱不絕如錢歐洲諸國之  
 以夏沙傳建親法時之白布袍衫<sup>以</sup>教矣以文學  
 又教計歐洲誠勝切法遠甚若以神教相輔  
 外之者正無異也胡為必廢其制而從夏沙傳  
 袂之俗耶或曰意不為物寧無棄此於古言之

可也自字末行木部市麻微口稀今獨沙門者  
服之故曰集禮辨五服等次但以麻布較粗生  
熟為校不度計其升數此由儀注之遺意之不  
同將古道便切也或曰古言服殊不索此服亦依其  
裁制為之今古服皆用袖長不獨此服也順  
古以數繫不相入也去喪冠以布帽去不索以布  
冠以布余已然而此服不索者以出服不必與去  
服同制也且今之軍服同與去服異法官以休

仿古服為之乎此不責其同獨此服必責其同耶  
 今而一在國性者固非獨素服一端然為方存  
 者不叔處也何必責於殊俗述於異言以責其  
 故常非所論神在倫事他日或有之今先為之  
 以報章炳麟曰

視之天下以得手者具悉天下以議計者  
非其人必非其時因是激發識以濟制不知今  
之時安項城東時吳也夷言珍說教局羣育  
人化或于埽地一：經經者以存濟自誓此不可謂  
非中階一勾昔者新兵古儀作于陳唐之世兵  
方多可笑處：有識其學識二不萌議其非時也  
假令有也馬季兵者求之議識其學識改其可問  
又不必議其非人也淵明云正正諸老翁為事識般

動之下而審思其言者其政府而達領錄之人

且可勿論如修史之有德裁亦甚名耳防方不一其

外多是廢宋史且不一脫脫廢也民國初載宋史

未定遂一其鈔錄神為式山猶胡法入主市方日市

兵記一原宋（歷宋定宋明初神死為古書乃知宋史為神所傳其年而後一宋史）宋漢人仕官者亦未可

責漢時利叔事具在而今亦亦出其例更非之亦也漢

時曹康之許蓋亦無士庶宋史叔以漢神保主但有天

子大表不及士庶漢史主亦不表（漢時即不令其揭為成其漢）外新宋此非中朝亦宜也

世任儒力自後來服經行也水所謂遵制成服

者于名此朱有改為遵禮成服者此為沿之矣子孫謂之禮而厚

沿稱前引荀子玉親期斬之說呈下疑古者未如之數

不應在此不知荀子自一例推非謂古有此制也又之兄弟

無大功者期一等即期小功知服如者本應大功也又之兄弟  
與祖皆本應大功知父本應如也此所謂一節推也  
呈下又疑

祖所以不侍重何以為祖所以次者亦三年一不知祖母與祖

又一期不得輕重相絕為祖又次者新棄三年外為祖所以不

得不應棄三年也健為父母且結其未過不知伯叔母之服亦

棄期又自為健所以不得不應棄材則以列自不得不應棄其是

素之粗細尚與正服殊矣若慈母與庶母慈  
 母者素色是淺母之服祔於舅姑外又客  
 與疑者今人分于庶母慈母者雖無父命亦以慈  
 母之服祔之素剛也又不可一為訓若如服法之制庶母  
 雖與慈母亦以叔姑祔之外慈母者亦當如之二十  
 五庶母祔姑之制亦仍不可為訓也此亦集會諸家  
 而定其制非一人所制也斷也舅與庶母同服  
 聞又已有其制於亦且從之可也下氏十神



為降之制漢已來已不行世餘諸條亦于人情  
能通者開之禮已漸為變更今人服制似非前元  
所定為尤明集神分太矣矣開元禮仍古于人情  
不迫者分前命集位儒制而仍益新非一人  
而可乎軌也禮詩三百不足以一獻切曰毋輕議  
禮願呈下議之此覆印尚書及禮勝五年炳錄

十月十日



—

九

—

—

九

年



現宗呈下得重知部為三神辨名記此  
事體大恐非一時所了既以神為勸學而  
以不滿于勸不傳命之說終因思蓋不為  
部令周禮儀禮本可糾葛唯小戴記  
禮以今文勸及部為命通還不免于其  
通今于小戴不合者直駁斥之可也小戴  
殷文獻本可徵部說存非有明據然  
如封建地域之事亦不終請其未証者

說夏殷建國諸侯大者受百里據  
五帛若國之文書其區域不遠如山海  
周書甘誓解稱武王遙征而才凡諸國九千  
有九凡此國之三百五十有二使皆以周制自  
成國方之三百五十有二使皆以周制自  
成國方之三百五十有二使皆以周制自  
成國方之三百五十有二使皆以周制自  
成國方之三百五十有二使皆以周制自  
稱王命由武王公一軍為五侯一軍十國

東也。故士產對齊人云：「十一圻諸侯一國。」  
以邦武公如古古爾其大者又改逾五百里。  
如平王東遷一而周畿內之地亦平秦襄公  
封大東方八百里。夫孟子視諸侯一國而常  
法於法乎？侯方百里，方百里，方百里，方百里，  
侯亦正其山也。蓋說高者地方五十里，侯去  
萊服於九州之內方四十里，侯亦正其山也。  
左王政外，故馬亦共說五服方六十里，此可

除王義順九州方五千五百里城為香山之莊  
州為王義順或拆五里而止仍在此傳二十五  
度年北平州北山為石在北傳三十度年  
和距十度年今為二千八百五十六分三千八  
百五十四分  
以漢唐度尺常介於遠八千四百四十分年古介於法  
冬長一萬八千又改以七十四年今夏即消亦古  
分與歐陽諸家所說中國方五千五百  
公考據克與北山和方為北山交趾山少  
在今龍州之南得北緯二十二度初方在今



寧夏門北為北緯三十九度半和距十七度半  
于今為三十五度半于古則四十七度半所  
與史公馬季長所說者二千五除五差此  
方五十五合大此  
是也且義所引五服和距為夏為康大才據之  
謂也周官職方王成九服和距為夏職方本移  
王時作周官也周官之為也亦大計人亦謂九服  
和距之知也古稱王時既定據自要服以內  
和距七十里東北為端之關在北緯四十一度

平而南方山鎮但舉海山未必以海山為上境

或有楊州府而東南出以兩境漢地雖在江北

北緯十五度半去蜀老關二十六度于今為

五十二度至于古七千五百里也穆王獨訪遠西

以弱城甚也漢柔服外不可知或謂北抵南

懷唐書林付山西極瓜州今乃南極北戶亦通下今

有古詩云之數也子王制方三千五百之說于

禹貢山川已不合北不界恒山則其疆方北說者

閭者更博矣。取時區域，郭小，四十里，可據。如  
解高宗亦嘗伐鬼方，其距亦不止三千五百里也。  
此據崇禎大者言之。若夫鄭說，禘祫似亦據  
禘今古文為言。周禮言禘，論之文肆獻裸  
饋合，今人已知為廟祭通制。非指禘祫至  
周禮但言大，坐春秋付之，當禘記言大，當禘  
古，則之祭，禘初而而，坐當備，誌古者禘祭  
皆于，坐當合祭，主非坐堂外，別有禘祫。

非此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也周禮所謂四

祠記追享即享間祀或因事特舉追

享或即享先公

司服有享先公之文又不宜分書一  
名成王周公遠矣必不有廟祭之制

亦不必

是禘也春秋所謂大事有事者因事須

陳於廟有叔與巫常異文以外坐嘗之外別

有大事有事也春秋傳稱庶嘗禘于廟以禘

而庶嘗亦行其禮日月命于祗觶日嘉備

金罍神頻行國於是乎坐嘗家於是乎嘗祀

孝解神類行口類並也言主行欲求合也此  
分大世合年正遂神垂行求合之末甘非  
別有諦望以矣子初人亦新見而生下之何  
又五寬之制鄭傷命虞十十三章一華森  
有暫寬以字華帝義寬其三代無制同何  
必祿虞王原稱義不也矣義不也謂是即天  
卜之大玄不義寬者也如英如福必非指虎雄  
之飾司馬一義為則求正與詩合暫為何

物今作郭亡司農但說幣為祥不足亦不  
 為華鼎近王十樞謂幣為初衣似有可取  
 漢代鶴鵠之類以因緣于是乎山亦參  
 取笑鄭公典席成云是者以下宣譯之也王  
 制疏謂序古幣近是先師以為素王新制  
 方其乃率爾言之觀其別言周人又言今之  
 四十步為畝是也然十餘畝其事從來必重本  
 漢文博士亦必在秦漢間矣以下為新書

謝需：深擬議亦合戴記多漢漢初吾  
作此獨王制一篇如大戴記公冠篇止似  
著孝昭冠有共書不能止摘舉大戴  
以復 炳堯白 一月三十日

再王制註謂房文辭空結今不易不必  
著為辭亦不令昭者易了 炳堯白





一九三一年



視齊吳六師方星亮寄國學書刊三冊俱悉作  
漢儒識文字之書大改謂漢代學者從俗或有非  
必于文字無肌法之事一由漢初以弊試吏之法而  
二由漢初學者未盡識古文俗者以盡識其字而  
三由漢初學者未盡識古文俗者以盡識其字而  
漢初及元初以故有古文家之業而自儒生以外  
之人猶法知之于漢碑可驗也法之作信弗釋文者  
中作信以肌釋為何字此所謂不知而作者矣已屬  
善漢室前印寄奉洛陽而出晉碑非顧雅先各

致者方可論定

近人偽作  
碑者多

永和十六年此碑是否耶

則其六出三語名物學或言頗有古實質驗新

語是碑下其碑今不堪以永存其布帛草木皆不勝人

非徒舊儒傳說何以為微耶亦可見近代學者之要

也古書印與其石所隱

結白

十一月十三日

觀齊呂氏所著漢儒說古文考：通志已接到  
得來書並釋詁一書大體不誤古廟制宜再  
精攷章句成制款與鄭氏義多不同即如稱諸  
侯不故祖天子而魯有用廟鄭社房王亦非記  
而能通此事必須攷攷經籍非一家之言而能  
了得殆說部人所不故者惟鄭氏蓋三論五端  
說不過公羊與傳古而言于魯且未必能說可云  
百王通制耶審思說語固自不易蓋孔壁遺經

吳士子漢學者所撰諸記今皆不存如近代定  
 河黃氏之論研精覃思亦有過管中窺豹而已  
 其六更有何漸可解疑法清顧深思之此間興  
 居清勝原素約上 重刊辨私

十二月二日

再者馬氏注釋水經一篇三國以來解山數十家  
 後來補遺遺漏者文在通典大略可知部言以為  
 古語可說及今為諸同者亦不少事 跋

一九三二年





現齋呈下承鈔唐尺清室四從素示以猛可  
帖不說為這<sup>特</sup>穆僕與有人陳佩思已布此記門  
常山為元美以服眾為安眾聲皆相似也此  
合亦巧矣如如是則法不出於空而中猛可帖  
不說此一大疑事且猛可帖不說三子意分第  
山阿亦迷也蓋特穆三子元美褚安也蓋合為  
事小之也則元美不浮為其子而蓋小之亦不  
安又不和會則文辭愈甚矣然清室錄自述一



天聰初修太祖實錄因之崇德（以）修其非是  
又更訂正叙為四世文字或難徵信而（）陵所  
刑迹較其同室以四世為定文（）為（）重山（）安（）罪（）  
為此（）客或近（）安（）以（）山（）人（）重（）降（）祖（）以（）女  
崇德（）而（）待（）南（）之（）誤（）也（）其（）重（）山（）特（）移（）於（）猛（）可（）帖（）木  
受（）為（）猛（）可（）帖（）木（）和（）們（）是（）以（）清（）人（）先（）布（）此（）誤（）今（）則（）不  
得不（）據（）陵（）墓（）直（）王（）之（）直（）正（）之（）天（）

明實錄所謂納郎哈者于天順成化間領者漸山



又祖而卒是一中朝之制也  
較者已為坊矣

再范容月報詳歸與華小事  
不十分在吾漸於人  
過於操持必必不懷月一修  
范容先要又猛可

惟本既同靈結圖何刺非世什  
五特釋始居之此

昔世有萬史之誤惟世之范容為  
此斷不可易以清  
野連及周朝時皆由此一王吳  
初此吳然有商出此連時皆由  
此者南人也  
所謂猛可惟本受者即左衛始  
封之人世安阿

本本世一  
家  
何以知之以以實錄載  
凡容本亦滿任

同以逢吉為叔父猛凡與才滿任常是同輩  
兄弟而猛凡之父●常與釋家如為同輩外所  
喻士為兩方之祖為或少疏亦必同族也

蘇十河者據清一統志在興寧城北半里外

蘇是蘇浙河也蘇是蘇浙乃其語譯言魚腐

蘇十河分溪溪溪地志有免耳高句驛市

南蘇水其也高句驛城舊在今興寧為市

之據注一  
分興寧正溪高句驛外為有免耳河也

竈突山即呼筒吟道

法法竈突山呼筒  
卷四卷五

唐王說

一後王興亦有呼筒山石煙筒山煙筒即竈突

山今異名而羊祜一也今要本煙筒山土俗語仍好

唐王說亦好字深思之士為解見之要知誤訂何人

王果突與清同族吾竟無以證據實錄嘉靖三

十二年卜吟夾編瓦而東夷改時稱素諸三十六

年王果已領右衛相去財五年水與清為姑姪

和州同族故舊古疑以正

據明命典王  
官禁替仿

稱印更

檢此今年中事狀也

章炳林

九月十二日





一九三三年



規齋呈下集有稱古今為古原本皆古  
文修習皆今字其說近本鄙意若人修  
注本與經文別計古文家亦修一經計  
有三部與近世章種鼎款識者相類其  
原本古文經師一筆寫者外猶欲一筆寫  
款識也其八今字近者者外猶欲一筆作  
今款也其九為修注外猶欲一筆文也但欲  
于一書中分作三列而此乃分為二書耳伏

古舊簡蓋未嘗付之世後所付者祇其遺  
 者今字之本於古舊簡祇入祕府而華富古  
 文之本與遺者今字之本必並存之何以知其  
 然也漢書盧植付植上書曰古文科斗近於  
 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学中興以來通一  
 儒達士以同書造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  
 詩左氏周禮各有所付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  
 安宜博士為之學官然知漢世所稱古文經

考其科斗之書，蓋五刑獨今字造方也。說  
文引周禮匠人廣尺，深尺，謂之信，通曰引  
其方，歸類于上帝，其造方今字者，常作則歸  
歸必不作，以歸也。  
以古文之形為證，可定此  
惟此八字，其人不解

諸文乃在，如行所見為一，其意亦不可說  
文序稱壁中書及張倉獻者，秋左付，亦謂即  
圖所得，非歸其銘即於代，古文皆自和八外  
知壁中書付行，其書與篆書之本，故得與鼎

其辭相仿也也此通論至如於古今文皆具古文據  
漢世所傳授者則古文家皆尊秦篆古文而今文  
家直追方今字家亦不得強同若夫且同一古文  
優典而諸家文字或異此乃其訓讀之殊非其原  
文之異優典釋文而六書家作某者是也其自馬  
氏以上本優典付注分計故優文與訓讀之文有別  
建於別氏者已矣明定經文因建而後方作某者故  
方之優文在平而今之  
著于優文以  
由此觀之古文付日別氏外亦等於今文

釋文宜必非此造者獨宋次道薛季宣而傳  
外不能明證其本宋薛季宣改不之一定松石其  
本校其本又不是一定歷中古文其敘係關  
此三跡不淺僅見其真其餘外文近古者其耳

其乃主說而吳古文家亦不盡言其非說成周之制  
不可一說而代後文簡賅行事不盡詳古文師所  
說事狀其果有根乎不也大傳為今文之祖  
伏生生秦時其言或亦微顯其事要論自

周末諸士也我伏生秋諸師著而于諸士外晚  
 其所記亦亦獨家恒述因心市矣僕謂四  
 代之事難盡悉也周事輔以位言則不為  
 逸周書太史公周本記述竟殷事蓋全取  
 逸周書文以為考述古文者宜然顧馬鄭未  
 暇見耳宋書述古而漸大改皆本欲書明  
 則不解也而論偽孔作作於何人若人或疑為  
 鄭沖武曰王肅亦說矣偽孔改書異同沖在



魏世與何晏同纂論語章句而氏論語訓  
說世所不傳獨於斯時見之疑論語訓說與  
書傳皆沖所說也沖年最老壽思言世有三  
公三卿石經立王沖所說見於書傳亦未始  
宜肅卒於甘露元年亦在石經立後論語  
章解引肅說已多前之視沖則行豈為  
先奴偽作亦多取肅義肅蓋實為而世所  
氏今偽書文字頗有異於石經前考定也

王中炳  
抄

三月五日

書成法又疑：十五篇偽古為甫所集其  
他篇以定主字及轉付則計為之 又言

再者大史公同古文於子而國書亦為今文

而王獨古文古之太史而錄其文字多與今真

本為學後舊文本為漢以後來可一推端

之乃如三體作史中他作器異故同類作

母甫慎作史  
馬前伯固作璽之  
古同 乃近古通

經本我部天十二命何魯以知歷任本件前  
字下文多八出為身知未公讀為魯汝儒請為  
知也帝告作佳汝施汝方作女施女房  
女字以主第  
之作也者  
大綱作泰卷歸默作狩部未知史公所  
中與今通行本知為海真要市致古文書所  
有市如又白



一九三四年



現齋呈示前以手書云農書須俟年  
底歲事現新曆奉久已過矣想所謂  
奉底者自指舊曆言也書係精校  
自始撰出但今之所送者東鄰責言  
正如痰癢交春必當再發報載儀尚  
稱說及鄭簡園都不復事今人毛戴  
幸而力能拒之此亦市已遭蹂躪不  
幸退而更何可言望校能從速并督

工人健勤刺繡必須于立春前畢工  
 庶免殃及池魚之虞至要至要特肅  
 即聞起后康勝

辛炳麟

一月九日



現齋以下本月十日將所說古文各書每冊用  
雙挂說寄去並書一函想可收到茲書  
之刻陰歷年底可成否前呈六堂刻成  
後氣如派一人經理買賣今亦未得其人  
只下且信其事可也學會款項恐將用  
盡但亦不宜遽停只此且簡單作一宣言  
不必固辭也此向陳唐康勝 謹白 十四日

視齋是日駐蘇一月有餘日不在亢陽之中

江南視後殆已豪士盡而北方方界泮水豪傑  
不均乃至於此近以執熱多事無暇研精所  
誦范文正司馬文正二集而山學風敗壞殆難  
振救在蘇新收學子數人視前者皆不相及蓋  
招抵素薄使然李剛旭初輩在金陵教字數  
未學不成視者亦無過三四人此皆可憫不可不

者人材難得過于情味未知汝起否否何也  
拙著各種想校改已畢未審何時可令裝  
釘成就以同君子以此亦不也特肅叩問  
起居康樂

童山題

同志均候

七月二十日



一九三五年



現齋以下斗曆又稱袁年正覺時否之  
連而疆北者正務精進也拙著數種自去  
年七月廿五日得信汝未有音耗頃奉又  
逾半歲未知能就緒否刻字鋪一味懶  
緩不可不力加催促計自前三歲付梓今  
已實三兩月有零此則學子亦望此甚矣

也書此即向

趙店康勝

章炳麟

二月十六日



現齋是六福二十三日書乃知素未刻成  
之由言同謀務本較人為真事既延  
後此不得不交足六者辦凡事獨任  
外速成而任分中墜亦必然之勢也可  
吾意示之並將案件取回以速叙疾不  
如圖置許久兼恐素本損失此亦一害  
也再者三體不經攷索言同手書後附  
跋尾二言同屬為之如其思想慨化于

前版又有不遜不妨特前改刪去但謝  
其寓校之勞而止康康食為即且甘  
孝誠知其為正味也書此即祈照辦  
順問起居不具

章炳麟

二月二十五日

現齋呈二江玄同來書其辭平正而  
哀甚非婉化實像病困且刻以陰曆三  
月之杪必可出青如是自堪慰藉已覆  
書以具哀痛矣玄同以筆農所創之文以  
時出涕亦可謂非有情人乎江病之頗類  
中風所謂鍾鍾性者是也始慕嵇阮之為  
增病之藥今慕顏之極庶幾得侯氏之  
散矣玄同近歲所作何事臺學校而

不實耶僕所念近世學校中人能釋小  
 學者多有能說經者但少聞有之大氏依  
 傍今文指荒為馬也為不可驟以見六  
 經之三經名物最為核實此之一線固  
 不可令絕也近欲宣說經義與眾共之為  
 苦學子讀經者少海之諒諒聽則藐藐此  
 亭林所以開讀經會也書此即候起春康  
 勝

章炳麟啟

三月三日

視齋是得古詞及易義朴柔的中之與  
先天卦為方士傳會分同理字而說得之  
其以文字音以相涉者居付此例是外作易者  
從擇數字以為骨核就其著筆為之恐拘  
牽太甚爾商崔付易今其大義不可不知施  
梁此六字一字存者獨直氏者有遺說以無以  
其要領自是仲費氏季長景升之術最教鄭  
首與費氏並殊貫恐費氏非真直氏而

鄭苟亦非真書鄭氏也僕之有取於王程者亦  
 謂其近道耳非謂三聖之言盡于是也漢  
 王仲者苟先取此例觀之其言闕靡亦不辜  
 及妄言程氏而往往以是事證易三家乎  
 得獨在此耳豈不妄如治經以此教授亦足  
 自立易義豈為沒罔可也抑足八常言語  
 可解春秋難解僕謂讀書亦此等耳以初叔  
 文曲言詩視書為易知顧書獨有事狀可使

詩自正邪而外其事狀每不可知毛比三家優  
此且勿論在二家篇義存者幾何而毛小序  
猶全正使邪人返起食毛氏亦何所援比深亦  
亦亦可以使人冰釋疑解若自定公篇義又而

謂不知而作者也

曾山魏氏詩召淑以邪言其人若指  
其伯和說為屬王流獻以將此與揚公

詩信指仲公事然為偏曲者同為可

五獨且亦

何或慢性策管又失僕今自速此一戰矣日銀香土

預倚穿服之袖有叙也書覆即問起唐席勝疑白

三月十四日

現齊仁弟名下得來書謂形骸義有不和處  
 者以舉男女父母四語為證而謂有此語時且  
 少耳高車有以字時且多不過五十年都竟  
 父母之語教于自外客初有生民已爾男女  
 語何時出知不能無也危特作八卦似有乾坤  
 坎離等八名爾其餘果作何語詎能驗其  
 具神未興以前曾見雙舌呼男女苟云何更  
 不可校改有男女二語訓任必為本與之同



赴爾父母為孩提弄骨叨語四商垂同自不能  
以矩矱為訓以學男女校尤有異章行每  
言來書又謂羅印病字該兩能即謂字能其  
說近之尤不如竟從兩能本義為言然左兩  
中書力亦未終于困憊甚即疲義其以兩為  
無事屬聲借也造文以未必爾也

再前得書論薛氏古文事只六字翻檢  
求之審不却人觀其文字誠有未唐寫釋文

如神；作歸教、作處皆本說之而與釋文正  
 義不合也。如本皆作又、咸皆作曹、共皆作齊  
 分與三體名、俗字例重合、此亦于小、造大、所、元  
 以定叔書、其本亡之、釋文猶在、則實以以釋文  
 為釋文、原本所藏、實以初編及見、薛本蓋即  
 宋次道等而為輯、但釋文兼宋說文引書、字  
 一咸、以本館、不盡合于叔氏、原有合于漢、四、古  
 文、本、者、其、生、利、本、古、文、例、古、字、較、薛、為、本、也

如分北二篇薛祇作北立利刀作公朱仍有未校

畢書者今而見釋文殘本不遺光典與典二篇

以與其全分汗簡為正蓋成書在子周時釋文

原本為未改竄也

今之七又為書卷釋字  
協典釋文相照

以汗簡校

薛本及此本薛本于釋文外未校作解且利

本于釋文內蒐輯未盡皆未于汗簡之誠諦夫

今即調任事仍屬地初為政力未云有以釋手

不書霞印尚書所序陽

蘇白

五月七日

現齋仁弟呈六十二日得玄同書并批  
 著十六部今日又得手示此書僅營  
 二歲有餘方成剞劂（已未）與玄同力無  
 億矣初閱前二冊有三字（已未）竊誤後二  
 冊是六種更校之書誤字可盡矣此後  
 或刻單字印原字傷我作勘誤表  
 庶幾盡善來古稱賣價擬定五  
 圓而以司中事付之景鄭棟以刻

資并印刷紙張費合計須銷出五百  
部方以鈔本外書坊估實最低每  
須扣三成方原主祇得四因南中館託  
呈鄭六穀書坊而已如是須銷千部  
方以鈔本呈六堂更作書以景鄭原書  
未  
校明定折扣并將年終交帳之數開  
示明白外必可從事耳景鄭住蘇州  
南石塘新寓必不誤也  
五月二十二日

視齊仁希是六使能以東未通大札則北  
 京大學交東人咸謂有意南遷也 玄同筆

植根已深恐不能捨之他去若夫己氏者頗  
 有邦約之名冠其樂數北平而南遷則  
 實語也吾四運動一案此曹自謂開世奇  
 功其實當時危急未非苟宋之此而曹幸  
 此中未見其苦甚難之者郭之義憤固  
 不可與陳東同論今何江黃果再見夫而

竟未聞有聲之者。此外前功固已盡棄。  
乃其已氏得意之秋也。則適其早離北平。  
今日教育界中可與言者尙有幾許耳。  
六六植根北平久矣。此後進止動靜何如耶。林  
著自標本來後。以贈學人數部。其本實  
之品已寄景鄭否。且六前欲取刊本  
為書。以定叔氏真本。是否即據七經堂十  
跋文而載定之。又謂北平有欲將古本集

刻者恐東方所存亦不足求其本其敦  
 燔石室而古者所祇據未改本釋文惠集  
 為之計較者自云實以從今文法至宋初已  
 百年舊本不必為之改釋文外於開寶以迄  
 郭忠恕輩固嘗習未改本者故汗簡而錄者  
 書古文多沿楊氏之真印宋次道王仲玉所  
 見亦必據釋文集錄者為仁字則去開寶未  
 久楊備實昌朝常見未改釋文外亦何疑乎



宋公直和姜謂律不定原本必求為在國未  
必如即呈利本果亦未于唐世六未敢斷言  
也七深究此事與今日國事有關六不得平  
從優矣溺人必笑是六得無晒其非時否率  
意竄山即問起此等意 章炳麟有 七月四  
再寄玄同屬為剽半農類纂已復書  
令裁低樣而意不來想多難以不暇顧  
此耶試注叙之 錄又白

現齋仁弟呈呈景鄭交到來書并銀  
幣一石零一圓所擬辦法儘可照  
行南中書若寄信太少祇得續印  
耳季剛突于昨日春世深有祝予之  
款其弟子傳業者亦有一二人遺  
學不必泥泥而身汝著述可作亦  
由閉距太勤之過真可為太息者也  
書此即向起居康勝 麟白 十月九日

現齋仁弟以六誨覆於中央作教事而有  
躊躇在口我以舍舊圖新不卒挫折反成  
笑柄為憲山分計憲太周矣南都學風較北  
京為平正學潮疏少學子於同論素深之人亦  
皆帖服據允初來書云<sup>人</sup>同現齋當素相慶  
湯師以見羣情敦信以三仁不癘相視之也  
況近世學術通息非江人振起之世一線之傳  
自中亦絕迹以小學文學潤身未足為賢

者識大之道只八研精徑誼忍使南土無繼  
起之人乎來書云主任中院國學系十餘  
年此誠不能忘情者且東北大學為非根  
本而在僕意于東北大學不妨就三個月  
前辭去而中院且須相易之人地初意亦  
憐此故擬吸聘書以明年二月為始計三四  
月中為數極少語也若問地初如倪齊不  
來任說僑者更有何人地言無有因問即

不瑞斯如何也曰此呈可與現齊並論觀其  
用意除其外更予人勝任者按之事實亦  
信如是竟答亦常易為折穀僕全竟答之學  
為亦不速即氏故未能為言且北平之昨案工  
日蘇之必有戰事只亦等之甚審此據  
致之期頃須候一二年乘此空隙以家累次第  
南移終較臨海據井為易此則僕亦為借  
著代等者也願重思之 謹白 十月二十日



一九三六年





現齋老弟以六家臘旭初來言以六  
已先祝中央大學之聘喜甚中間自  
去歲設開學講習會五條之失皆錯  
諒講解能日不暇給意謂聊勝於耳  
僉知而書春秋由僕自行演講詩易  
亦尚有人任之昨三讀此只六不可此亦不  
務餘博以不暇疏通為主自金陵至蘇  
道途非遠星期一只是六中央可課務清

每月來此兩次車費前由會中支付  
 前曾和和特先布意順向 趙店唐勝  
 章炳麟云 一月三十日

視齋老弟在在得書欲為令郎調鼓僕  
素不知為有美與都姜也問之金陵前輩  
乃悉其情之有僕與者王席陳君伯三  
相酒之歡乃與陳相之者為言之存存  
三周子可復示亦不念其人未言之否此  
事且須忍耐俟有機會更為圖之續書  
古南方亦多烟毒而景鄭處問已清矣  
所更為寄一二十部僅近復理筆而書

一歲一事所得又百餘條故古文為書於遺二  
 卷將集或再續成四五卷精博或不逮  
 述聞我頗謹於改字凡本字可通者必為通  
 之如黎氏祖飢命先生一馬本作祖祖古字作且  
 說文且唐也故祖飢者以唐飢是說據不可易而  
 命立鄭本作祖祖且之為同字更非祖且以借而可  
 同論又如予亦林初中讀林不悟此說若觀大若  
 個若費三宿每喻吾皆相承觀大即燭火見月

亦即權火外結為火走之疑。又如我小國故翼殷  
命馬鄭曰本皆同借。不獨改作弋。義過他。馬王  
以翼為取。鄭以翼為取。翼去取義。此殷今更  
不釋。今取證法解。剛文為伐。曰翼釋。不翼殷  
命。即剛文解。命文義。始得達矣。美斯之類。皆  
不以字者也。三體不任。又出。一方歸。白聖武。手摘  
以上。亦費。為字。索二十圖。今不。約四百餘字。出須  
八九十圖。格中。土。有。出。山。市。價。者。乃。急。購。其。孫

片以來同此子友人即將三牋不從其子不從而  
 移為書與薛氏曰文呈初古文今編為一書此  
 子付與之薛氏書自來以釋文外其有未取說文  
 者叔氏原本為一汗同而係為正係以書作於  
 周時為左同實以全釋文前也叔氏所疑開  
 之漸也叔氏為書伏叔氏為本止不付不叔書  
 非亡之釋文同至宋人輯錄釋文以成之十八篇已  
 得親見叔本也僅于薛本有注有亦未盡其日

覲齊星下再論古文尚書一書校止收卷  
近丹思英高宗釋文殘本所引云說文  
古文者則取世許書云古文者蓋取之石經  
蓋校氏而獻是與與漢之取世石經本而與  
舜典改作古字者於說文不從實亦據宋  
未書如辟四門不作闢肆類不作肆是  
其采說文未盡也從下云古文作遼雨下  
云古作洲

此蓋霜之六  
文情為雨

雨降下云古文作雋禹下云

古文作𠄎𠄎下云古文作𠄎𠄎下云古文作𠄎  
其文字或同說文或異說之而不入說文標  
目知所取者為不從而壹時改作古字者亦不  
從亦不夾也汗簡所以稱不從者自為不從殘  
本稱為古者然為補本古之字陸氏云此是隸  
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寧帶之迹依傷字部以  
壹字古文不中用而汗簡亦取為古字作古文篆  
勢多有陸氏音義所非而即取為正文者此則東



吾舊本實未必全故前書云宋次道薛季  
宣所傳不足一定梅氏真本也最可異者魏  
字見說文亦見石經而汗簡魏下則云今古  
為書世之果則所謂特是宿遺義歟者矣  
汗簡引石經蓋得其真引古文為書未敢信  
其悉合舊本梅氏且其所引又有周易古周  
禮古毛詩古論語等較吾以來未見有是所  
引石經亦不聞有此數者疑皆宋唐人獨得之書

文王後耳於文即案說文不從癩者外唐時功令  
 同以此課書字也又下又疑此本舜典而作古字  
 亦與不從癩此字不從癩本舜典而作古字  
 隋書志云所書字有三字不從癩者十三卷者  
 秋十二卷考世也與不及多述以此供取意焉  
 辨長

三月十一日

再者汗簡而引者多有目隸古蹟字特作  
 篆者如摯字作  其實却下誤也新作新也

觀齋是下比符。古論孔書事而左氏杜  
注書以傳異同故未列部。意欲知孔書為  
誰作書務之實事不容一疑事相所見  
衆光典正義引晉書云晉太保公鄭冲以  
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授天水梁  
柳字洪季柳授城陽臧曹字彥始曹授  
汝南梅賾字仲真遂於前晉書字奏上疏  
書而施行焉又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始

子外弟梁杯邊得古文為方叔作帝

王世法注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而引書方今所

行唐修晉書不載此事此載一經實事也疑王甫

曾見其書者陸氏之家推度之辭也我知此

方士子劉仲山為誠漢中上論法信解已協造

此書同訓其其比例也魏志高貴卿公記正元

二年九月庚子諸書方其法賜執位視校

者司定劉仲侍中劉少同等各書其世

元年帝幸太學議為帝帝問曰鄭玄云  
稽古同天王肅云光昭者古通而行之何者為是  
次及四嶽舉蘇帝又問曰王肅云光意不  
能明蘇本以試問為此耶人云明者而未  
盡耶今按而舉王肅之義今以仲希同  
帝但稱肅不稱其為同則如仲希協作其  
仲希故以未授帝蓋時有勳小同同授為  
書不可欺也仲于正元三年出為司空明年

肅字官止別師是津名諱在肅上而偽

造孔傳多同肅義者一以肅義多同雲

馬肅本義與二同者二則獨論語集解有取

於肅也若其文字率取之數不從前未已

言之字合古文訓合雲馬以此猶不敢訟言

於眾者竊世宿儒而多其於不可懈且十

五篇偽者為之疎也逮晉之興津月太保

憲亦傳其說望為時人所莫及名儒亦未始

初、露頭角言初議六字司馬彪引司  
馬彪而破之、宋必引司馬彪而定議而司  
馬彪就文為辯非彪所見偽作也  
沈氏付授同時不過蘇愉梁柳則杜預并  
不見其方證可知也、皇亦證于柳而見王  
十篇篇帝王世化武臣、獨帝時、信汝勿  
化事謂其引王、之、為、淺人妄加者同非  
謂其已立字、字、益為、証、同、矣、若、李、顯、者

方章解引方國以說汝得奉哲是或  
 鄭冲古文奉哲猶用舊本而今之方  
 中奉哲又出于梁極臧書所偽造邪以  
 要反之即邪字于魏世病為老儒  
 付孔壁古文獨注為解古語偽造此者  
 固不得不敢不怪以示信於不怪者奉  
 哲猶世漢世後得之篇且解在太史公書而  
 今文亦無大異冲邪欲為異亦不能也其



分免典為三舞典自慎微五典以上亦不敢妄著  
一字立意正相似被偽造秦折者與以之姚  
方興偽造舞典正同梁武不伶姚方興方  
於兩秦折書兼而存之蓋已燭其隱矣  
十五篇所以得偽造者由當時之書非  
秦折之偽也假令書不渡江人人得見三篇不  
僅偽秦折必不行而偽造三舞典二十篇者亦  
不出焉之渡江非仲亦逆知書中有自作

樂辭之啟世人之懷摘者乎由是言之  
 之奏折及傳不與今之書同可亦已初見  
 是願更詳之章炳琳曰 甲子三月

觀齋呈下得徑籍舊書新禮論漸  
寧正二種呈下于舊書內酌定案而  
擬正五下餘事均為精善是書  
即付單行可也茲將所索接三十五  
卷功力既勤并之可惜其出則舊  
書不全似重錄為一部其有辨禮者  
條下註有辨禮二字而者各自為  
編互相檢核庶幾書美於世

書籍宜用木板印行約計兩部字數  
現在三十萬以上木刻計價需白金  
千兩有好事者肯為梓行無其人  
則先藏名山以詩爾論衡舉正未  
能精理且下如能自為則甚善論  
衡在今日非常人所窺較非南已  
稍假張舉正似難單行惟附論衡  
書後作為校語中此公論衡指

得善本視通律本不遠勝矣京  
師書籍近想更貴不知有佳書  
惡意者否古人近得明代官書  
及編年書數種乃知滿洲舊事  
清實錄及開國方略等並載愛  
新覺羅謚系其實疏漏奪失自  
不知其祖之事以史于古亦頗詳  
之乃筆其事狀為清建國別記

一篇遂知清史館人必不能致霸王  
片而部章猶以旁禮遇少雲欲得  
他書詳之明代冊籍自清修明史  
後膏肓毀滅聞前歲內閣搜出  
舊案數百麻袋其中多清初舊  
事并明代公牘亦有存者望為討  
其蹤迹此件近移京師大學主授者  
必以奇貨視之為市可獲天贖以上

事者若書手錄得數篇則不啻拱  
壁矣此同起居美祿章恆跋有

五月廿四





释

文



一九一一年



检斋足下：两得手书，推崇过当。仆辈生于今世，独欲任持国学，比于守府而已。固不敢高自贤圣，以哗世取名也。扬摧清代儒先所为气气不舍者，志亦若是而已。其间或有汗隆，转忘其本。然而媚于一人，建计以张羯胡之焰者，始终未有闻焉。论者诋以货殖寡用，要其持身如此。比于魏裔介、李光地之伦，裨贩程朱，以自摧汉族者，可不谓贤欤？铨次诸儒学术所原，不过惠、戴二宗。惠氏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作为作也》。源远流分，析为数师，后生不能得其统纪，或以为翫集旧事而已。或徒以为攻击宋儒，陋今荣古，以为名高，则未知建夷入主，几三百年，而四维未终于解敎，国性不即于陵夷者，果谁之力也。今之诡言致用者，又魏裔介、李光地之次也。其贪鄙无耻，大言鲜验，且欲残摧国故，以自解顺，民降俘之消者，则魏李所不为也。及今而思所以振之，视诸先正从容讲授之世，固已难矣。仆所为夙夜孜孜，以求维

持于不敝者，复不能尽与前修同术。何者？繁言碎义，非欲速者所能受也；蹈常袭故，非辩智者所能满也。一于周孔，而旁弃老庄释迦深美之言，则蔽而不通也。专贵汉师，而剽剥魏晋，深憊洛闽者，则今之所务有异于向时也。大氏六艺诸子，当别其流，毋相纷糅，以侵官局。朴学稽之于古，而玄理验之于心。事虽繁啧，必寻其原，然后有会归也。理虽幽眇，必征诸实，然后无遁辞也。以是为则，或上无戾于古先民，而下可以解末世之狂醒乎？来书谓近治《说文》，桂氏征引极博，而鲜发明，此可谓知言者。王氏颇能分析，盖亦滞于形体。惟段氏为能知音，其鹵莽专断，诚不能无诒訾议。要之，文字者，语言之符，苟沾沾正点画、辨偏旁而已，此则《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已优为之，终使文字之用，与语言介然有隔，亦何贵于小学哉！段氏独能平秩声音，抽引端绪，故虽多疵点而可宝耳。来书称歎音多合唐韵，此有由也。五胡乱而古音亡，金元扰而唐韵歇。然其绪余，犹在大

江以南，且乡曲之音，多正于城市；山居之音，多正于水滨。以其十口相传，不受外化故也。昔朱元晦独谓广州音正，近世陈兰甫复申明之。以今所闻，二公之言，诚不虚也。所以不受流变者，亦由横隔五领，胡虏之音无由递传至此耳。仆向时作《新方言》盖欲尽取域内异言，稽其正变，所得裁八百余事，未能周悉。今以一册奉上。书不尽意，它日来过，当一二引伸之。

章炳麟白

十月十四日

承教愧汗，鄙人何术之有？它日晤谈，未妨言志。学问之事，终以贵乡先正东原先生为圭臬耳。

章炳麟白





一九一二年



慈氏菩薩頌贊一聯已写好，奉上。暇日无事，何不来谈胜义乎？此问

检斋近祉！

章炳麟白

十五日

昨日快谈，今因自说金不含识之论，吾读陈那、护法，观所缘缘论释。彼说内色似外境现，为所缘缘，实无外境。若尔，藏识具有一切内色，何故同时同处不能普现，而以外境远近去来，成此隐显差别？论至此，陈那、护法二师亦穷矣。仆今所见，能为二师解围。自谓所见有过二师者，非我慢见，事理实然。所思且不以告足下，足下试一审思，若有所见，能解同时同处不能普现之惑，则足下进矣。此颂

检斋起居胜健！

章炳麟鞠躬

二月十七日

《齐物论释》第五章尚有未尽义，昨者读《法苑·义林章》乃悟《人间世》篇「耳目内通，虚室生白」之说，即内典所谓三轮清净神变教诫世人。但以禅那三昧视之，虽因果相依，究与教诫卫君何与耶？思得此义，甚自快也。足下可携《齐物论释》改定本来，当为补入。杨仁山曾注内篇，未审其曾悟此否？此上

检斋足下

章炳麟白

一月十八日

墓铭已删改毕，足下可自来取。近复见《管子解》自证分处，《庄子》中所说有弟而兄啼，即今自然淘汰之论。常念周秦哲理，至吾辈发挥始尽，乃一大快。尽传吾学者何人耶？此问  
检斋近祉

章炳麟白

二十五日

《成内色论》移书时不必题署，仍录在佛学部中可也。摩罗本是译音后造「魔」字，殊为谬俗。应依《涅槃》，但书作「磨」。《诸方等经》及唐译《俱舍论》如可得，望为代购之。此上检斋足下

章炳麟白

初二日

检斋足下：《成内色论》尚少一救一难，今应补入。移书时望照此写。其文如左：

「论者又言，自心相分，是种非果。果则能现，种子非现。是故无普见事，应复难言。既无外境，有何所以而成此果？应一切时唯是种子，终不现果。而今有果能现，此救不成」下接「为说至此，唯识诸师皆穷。」

章炳麟白

二十二日

昨日得函，即为改润，大旨已了。其《成内色论》移书时不必标题，仍录在佛学部中为宜。前日所付《漫录》一册，其中所论古算术、医经及人种等条，究须录入。此书本是笔语体裁，若专讲玄虚，人将厌窥。譬如饭后，当有蒲桃、柑橘，始得味耳。「魔」字应依《涅槃》书作「磨」字。《诸方等经》及《三论》唐译《俱舍论》望为购取。

检斋足下

章炳麟白

初三日

检斋足下：前日得手书，答如左：

三界九地之说，只言梗概，非能事事密合也。且如鸟兽鳞介昆虫，同号旁生，旁生摄在欲界。而虫类现有单性动物，那落迦趣，六道最下，亦不得比于色界。而苦毒遍身，无有希求淫欲之事。以斯二者为例，金石纵不在色、无色界，何嫌

于无欲乎？

金石盖无意识及眼耳鼻舌四识，而阿赖耶、末那及以身识，此三是有，既具业识，即有趣道之分。若分情、器两界，即依此密意说耳。

《杂集论》说眼、耳与鼻，各有二种，云何不立二十一界，今按十八界者，先立六尘，依此以分六根、六识，以对境为主。故两眼、两耳、两鼻不分二界也。彼说一界二所，身得端严，其说不合。来书以「串习既久，孰为端严」驳之，所说诚谛，后引近世进化论说，亦为了当。十八界中，触境最繁。皮知弹力，筋知重量。乃至人根所触，又与余体不同。然为触尘一也。是故于内只立身根，身识不复分析言之。当知佛书所说，但是知根。《数论》更立作根，舌根、男女根、足根、手根、大遗根，为五作根。其业为言、戏步、执、除。而佛书不说者，此五作用有殊，所对尘境，等是一触，故无分耳。

十八界无可增损，动物有不备者，而未有过于十八界者，就尘境言，更无在色、声、香、味、触、法外者，故内亦不过六根、六识。《齐物论释》亦以外尘内识相对言耳。若为羸蚌水母说法，其论自异。

佛书经、论，理有不极成者。如十二门论说，磬不到暗，《楞严经》说，食办击鼓，众集撞钟，此声必来阿难耳边，目连迦叶应不俱闻。案磬之传光，以渐而至。但以时分迅速，遂觉光生暗失同在一时耳。钟鼓被击，空气波动，气遍一切，故各各至人耳边。安得言磬不到暗，声不到耳耶？欲成就不和合义，当以一法通之。《世说》：「客问乐令指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此义通达。凡根识与尘，未尝和合，皆是此例。《楞严》每事为辩，反近支离。五尘对于五根，皆可言触。五遍行境中触位，即根、境、识三和合也。是五根、五境通为能触，五尘通为所触。佛书本



有其义，但以五尘境相不同，故独谓身识所得为触耳。然按触之义，则为业用，触尘之义，则为境相。相用不同，而名言无异，反以滋惑。其实触、尘二名，当改称质、碍始得耳。

章炳麟白

《法华》、《宝积》、《宗镜》三种，望更促之。

检斋足下：前日答复内色之论，想已察入，复有疑义否邪？书稿已有三万余字，不待增益。仆因检得旧稿，有驳洛耆围氏<sup>德人，去今不远。</sup>非忍识论一条，约五百字，必欲增入佛学部中，今写

寄去。此论不出，一切唯心之论皆被摧残，即大乘亦无以自立。于义切要，不得不补。此条财有五百许字，补入稿中，所增无几也。此问起居万福！

章炳麟白

十二日

检斋足下：来问举通济大师说「眼前见山，亦如梦境。」觉、梦之喻，佛法常谈，要是比例相同，终非一事。以现前见相对正觉，此即是梦；以现前见相对梦境，此犹是觉。故明了意识不同梦中独头意识，性境不同独影境也。若令眼前见山，纯如梦境，眼前见人，亦如梦境邪？若眼前见人亦如梦境者，梦境我能见彼，彼不见我。眼前见人，何以彼我互见？若眼前见人非如梦境，唯见山河大地等物，乃如梦境者，此则同时见人，同时见山，一分非梦境，一分是梦境邪？又如死后尸骸正与大地山河无异。今有侍奉病人者，呼吸未绝，所见非梦；呼吸乍绝，所见即梦邪？通济师举山为说，而不敢举人、畜、旁生为说，正为避免此攻难。非独通济为然，前此梵土论藏，亦往往同此矣。盖由佛典相承密意，分说情界、器界。后生执箸，不了地、水、火、风等是含识，但无意识及眼、耳、鼻、舌四识耳。以地、水、火、风非是含识，而亦有相可见，说为如梦。至于人、畜、旁生，既是含识，而复有相可见，乃

不得竟说为梦。此则支离天裂，自入陷坑矣。是故今说情界、器界等是含识，俱无色相。所见色相，唯是我心变现，故不同于正觉。彼自有识，非托我识，故不同于梦境。如是既使明了识、独头识不相混乱，又使情界、器界不成两极，兼与近世哲学说矿物能动者相会。窃谓世禅、法诸师，除马鸣大士以外，未有能见及此者也。足下以为何如？

### 章炳麟白

禅书二种收到，《宝积》、《法华》、《宗镜》三种望促其转运来京也。

得《左氏集解》一部，精美可玩。旧所有二十八册，敬以奉偿，终制，曾自写大件，其原写一纸即归足下存之，但斯时勿遽示人耳。此问

检斋起居康健！

### 章炳麟手状

接到手书，不胜感念！明日想无月色，不至动人悲怀。所馈食物四事，悲戚中未审能自解忧否？敬领并谢！

功章炳麟白

二十二日

一九一六年



检斋足下：数得手书，事冗未复。所问佛典教义，烦剧之际，未暇多述。迩者，士人多以人心偷薄，欲改良社会，以遏贪竞之原。时时来请讲学，鄙意以为时未可也。大抵人心所以偷薄者，皆由政治不良致之。清之末造，业多败坏，及袁政府跳梁五岁，鸡鸣狗盗，皆作上宾，赌博吸烟，号为善士。于是人心颓靡，日趋下流。然外观各省，其弊犹未如京邑之甚也。同是各省所产之人，而一入都城，泾渭立判。此则咎不在社会，而在政治审矣。若中央非有绝大改革，虽日谈道义，渐以礼法，一朝入都作官，向恶如崩，亦何益乎？来示谓皖系、官僚二者，为近人口头常语，而又亟亟以不生淮泗为自幸。所谓皖系者，本只谓皖北耳，于丹杨故鄣何与耶？官僚与非官僚之辨，则视其习气何如而定，亦非谓一膺荐任，便不齿于人伦也。仆所忧者，北方诸省将来必有大兵，京师亦废为荆棘耳。燕巢幕上，则为足下辈危之。

章炳麟白

初二日





一  
九  
一  
七  
年



检斋足下：接手书，知《葑汉微言》销售甚少，盖京师素少学人，唯有玩弄版本者耳。即经史常业，亦无专心治之者，而况其深至者耶？昔人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古今一概，有如是也。夫曲高则今人寡和，义精则古人寡倡。近更细绎宋明儒言，冀有先觉，然偶中者，什无一二。其于大体，则远不相逮矣。其中亦有不讳言禅者，只为圆滑酬应之谈，未必有根柢也。且寄一二十册来，以俟人间要索，其余随足下所便耳。大抵此事常应宣说，使其易受。不然，直视此为龙官秘册矣。书此敬问起居。

### 章炳麟白

检斋足下：昨日得明刻《慈湖遗书》，观其论议，能信心矣，故于《孔丛》所称「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无一篇不道及。盖明儒所谓立宗旨者，实始于此。而又以「心本不亡不须存，心本无邪不须正」诋诸儒，此殆有坛经风味。其后罗近溪辈，

大抵本之。就宋儒不满思、孟，极诋《大学》者，唯慈湖一人。举《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语以诋《大学》『正心』之说，此亦他人所不敢言者。然观其自叙，则仍由反观得入。『少时用此功力，忽见我于天地万物万事万理澄然一片，更无象与理之分，更无间断。』此正窥见藏识含藏一切种子恒转如瀑流者，而终不能证见无垢真心。明世王学亦多如是。罗达夫称『当极静时，觉吾此心，中虚无物，旁通无穷，有如长空云气流行，无有止极。有如大海鱼龙变化，无有间隔。无内外可指，无动静可分，上下四方，往古来今，浑成一片。所谓无在而无不在。』此亦窥见藏识之明征。然则金溪、余姚一派但是吠檀多哲学耳，于佛法犹隔少许也。其所谓『主宰即流行，流行即主宰』者，王学诸儒大抵称之，而流行即恒转如瀑流，主宰即人我、法我，其执为生生之几者，亦是物也。庄生所谓『以其知得其心』，是派所指则然。所谓『以其心得其常心』者，则未有一人也。然以校度横渠、晦庵诸公，则高下悬

绝矣。慈湖《绝四记》但谓心不起意，此独知断意识，未知断意根也。意根不断，能空分别我见，不能空俱生我见。阳明所谓良知者，

以为知是知非也，此乃即自证分。八识皆有自证。知是知非，则意识之自证分也。又云『良知本无知，本无不知』则正智之证真如，亦近之矣。是说最为圆满，而阳明实未暇发明。其书中于『生物不息』等语，尚有泥滞，知不住涅槃，而未知不住生死，此其未了之处。

意有意识、意根之异，诸儒未能辨也。独王一庵知『意非心之所发，自心虚灵之中确然有主者，名之曰意』，此为知意根矣。而保此意根，即是不舍我见，此一庵所未喻也。藏识恒转，与意识相续有异，此又诸儒所不辨，独王塘南谓『澄然无念，是谓一念。乃念之至微者，此正所谓生几无一息停。至于念头断续，转换不一，则又是发之标末矣。』此为能知藏识恒转，而保此藏识，以为生几，即是不达生空，此塘南所未喻也。王学诸贤，大抵未达一间。以法相宗相格量，则其差

自见，仆近欲起学会，大致仍主王学，而为王学更进一步。此非无所见而云然，盖规矩在我矣。

章炳麟白

四月三日

是书阅后，望与同志研究。如以为是，还请录稿寄回。

纒斋足下：前得手书，因作漫游，未及答复。所摘尤贵诂字，甚为精审，因书已梓行，未及追改为恨。《汉书》旧解，或本无反语，而为后人妄增者，此自别一问题。至应氏所注反语，本无诂误，不容以彼概之。大抵称反语始孙叔然者，谓解经一涂耳，他书非所论也。仆近颇究医事，所涉不少，治疗亦验。向知清乾隆末有王廷相作《伤寒论注》，戴东原为之作序。见戴年谱是书南方不可得，不知京师有之否？若黄元御辈不足道也。足下宦况，不问可知。闻学界迫逼薪水，为之悼

笑，然惜政界尚未能耳。此间起居康胜！

章炳麟白

四月二十七日

纒斋足下：得复书，谓阳明所谓良知即无始戏论习气。格以庄生齐物之义，则所谓成心也。然其书中固云「良知是此心瞒不过处」，就「知是非善恶」言，则为意识中自证分；就「此心还见此心」言，则为真识中自证分。而所谓「致良知」者，乃证自证分耳。是非善恶，非有定型，随顺法性，则亦无害。此其辨在执着与否。不执着则遍计亦顺圆成，执着则真谛亦成俗谛矣。所幸阳明于此，未尝牢执不舍，故就彼重言，通之大法可也。其弟子乃各有所得，而皆执信生几，转与吠檀多说相近，故必为进一步而后其言无病，然此皆为中人以上言也。今之所患，在人格堕落，心术苟偷，直授大乘所说，多在禅、智二门。虽云广集万善，然其语殊简也。孔、老、庄

生，应世之言颇广。然平淡者难以激发，高远者仍须以佛法疏证。恐今时未足应机，故今先举阳明以为权说，下者本与万善不违，而激发稍易。上者能进其说，乃入华梵圣道之门，权衡在我，自与康梁辈盲从者异术。若卓吾辈放恣之论，文贞机权之用，则在所屏绝久矣。要之，标举阳明，只是应时方便，非谓实相固然，足下以为何如？顷观《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纯与佛法相合。德者，得也。《唯识》云：「现前立少物，谓是唯识性，以有所得，故非实住唯识。」此所谓「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也。」又云：「若时于所缘智，都无所得。尔时住唯识，离离取相故，」此即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此谓有依他心，无自依心也。「叩」当读「控」，竭者举也。以心缘心，为带质境。中间相分，从两头生。圣人有依他心，无自依心。其问鄙夫之问，仍依鄙夫自心。是使鄙夫



以心缘心，故控引两头，而相分标举于中间，所谓两头烁起也。若非佛言证明，此语竟何处索解邪？近人或言佛法与造化斗，是说近之，而佛不自言也。《系辞》云：「犯违天地之化而不过。」马融、王肃本如此。天地之化，所谓生灭，不生不灭，则犯违天地之化也。超出三界，而非于三界之外别建法界，所谓不过也。

### 章炳麟白

纓斋足下：前书已复，近得明信片，道法人柏格森亲证阿赖耶识事，此在儒家则王门罗达夫、王塘南、万思默皆能证之，在梵土则《数论》《师能证之》，其功力亦非容易。但儒家执著生机，《数论》《执著神我》，最后不能超出人天，此为未至耳。大抵程明道、陈白沙终身只有乐受，此乃大梵天王境界，与婆罗门所证无异。罗、王、万三子，直证本识，又较程、陈为

进。乃识无边处、非想非非想处境界，与《数论》所证无异。至于真如本觉，则始终未能见到也。柏格森所证果尔，亦为难得，校哲学空言则进矣。今日纵有数论，梵论诸外道，亦当深许。盖在佛法视之为外，而并非如丹家之哀妄，今日刘芷塘一派是也。

亦并非如景教之凡陋，景教不成外道，只是夫凡。于世法原是最高，但使其人

能知大乘，则趣道甚易也。每见欧阳竟无辈排斥理学，吾甚不以为是，此与告季刚勿排桐城派相似。盖今日贵在引人入胜，无取过峻之论也。书此即问起居佳胜！

章炳麟白

五月二十三日

纒斋足下：前得手书，並《王学杂论》一册，时当扰攘，未暇作复。顷略为绌绎，所见大致无差。王学不宜于布政，前

已有言。良知乃匹夫游俠之用，异乎为天下浑其心者，所论京朝旧宦之说，原不足辩。至余姚所谓良知，大概与藏识相似。要之言自证分为近，但见暴流恒转，未覩不生不灭之真如，原不可云至道。唯鄙见以为学有深浅，本无内外表正之分，故随机应用，各有其可。今者士气消沉，非是莫能振发，要其差误之点，不妨指陈。而非如牢守宗派者以斯为不二法门也。若直授佛法，未足救弊，盖亦得于经历证验甚多，所谓卫生之谷麦，非攻疾之药石也。如不见信，试观仁山弟子志行何如，亦可知矣。此问起居，不觴。

章炳麟白

六月二十六日



一九一八年



检斋足下：昨沪城某君递到手书一楫，阅之快慰。仆此行自广东过交趾，入昆明。北出毕节，至于重庆。沿江抵万县，陆行至施南。南抵永顺、辰州，沿沅水至常德，渡洞庭入夏口以归。环绕南方各省一币，凡万四千二百余里，山行居三分之一。西南绝域，洞苗磐亘之地，亦间及焉。于此无益大计，而人情文野，人材优绌颇懔懔于胸次。行虽劳苦，亦不虚也。天地阔，贤人隐，诚如来旨，乱世恐亦无涉学者。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老成攘臂未终，而浮薄子又从旁出，无异元祐党人之召章蔡也。佛法义解非难，要有亲证。如足下则近之，季刚恐如谢康乐耳。仆在此亦不欲问时事。拙著用仿宋木刻已逾大半，然终不能如潜研堂精美。《到汉微言》近亦收入矣。在蜀搜得古泉数十品，葬玉一二事，聊可自慰。闻宛平铜器近甚易得，贾直亦轻，足下能为访求一二否？蜀人曾馈我一铜鼓，恨不得足下共观之也。此问起居不悒！

章炳麟白

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仆仍寓爱多亚路旧址，阴寒未能作书，稍缓当为书。

纡斋足下：又得手书，欣慰无量。所称北都现象，令人发笑。然非蔡了民辈浮浪之说所能平也。佛法本宜独修，若高张旗帜，必有浪人插足其间，况北方迷信之地，以释迦与天魔等视邪？近上海有太虚上人发起觉社，意在与此曹相抵，道德学社已行

至上海。然仍多浮浅佻侗之谈。仆勉一应之，而不能以为是也。居

贤善俗，仍以儒术为佳。虽心与佛相应，而形式不可更张。明道、象山、慈湖、白沙、阳明所得各有深浅，要皆可用。唯周、张、邵、朱，亦近天魔之见，当屏绝耳。老、庄亦可道，虽陈义甚高，而非妖妄所能假借也。心学之与稽古，原不相



妨。荆川、黎洲，皆以姚江为宗，未尝不读书也。但为学道，不必并为一谈，转致支离为病，属书旧语，即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相授，当知吾意耳。端居无事，且思得一二铜器以为娱乐。在蜀亦得数品，北都此物仍贵，足下似亦不好，唯古钱想易识别。仆所得亦不少，而终不能完备。足下于厂肆间有所得耶？生平所厌，唯厌胜品，其余常品、奇品皆好之，足下能为罗致数品否？尤难得者，姑附一纸，可遇不可求也，勿以玩物丧志为笑。

章炳麟白

十二月六日



一九一九年



纓齋足下：得书久未复，因近亦有少许烦恼也。欧阳所述，大抵故言。此即佛法中，惠定宇、孙渊如一派。倡始之初，此种不可少，渐有心得，则义解当转道矣。博戏虽无伤，然习之既久，费日耗资，亦甚无谓。娄见新进吏人，亦无他种恶劣状态，但以此故，不得有所取求，以故夺官听勘，甚可叹悼。足下长年有智，岂可随此波流？欲断此习，当以事类相近者移之，如围棋蹴鞠之流是也。前函求访古泉，近知泉谱中有《古泉汇》一书，利川李佐贤撰，书凡四册，闻校洪氏《泉志》为备，京肆有之，烦为访购，大约不过一二圆也。

章炳麟白

一月十一日



一九二〇年





纒齋足下：前得手书时，仆适有肝病，胆汁迸裂，传为黄疸。调治两月，近始痊可，芒硝已服至半斤矣。前所说藏经事，因哈同花园有议和代表，门庭闭錮，非其道无由入。

仆不愿与混混者胡搅，王揖

唐时请吃茶、吃饭皆婉谢之。

近得手书，言蒋君有古泉，能为求之，甚善。莽钱

壮、中、幼、幺四品皆甚难得，仆曾得壮、幺二品，而皆非真。十布中，除大布易得外，差布、幼布、中布仆皆有之，其余则未能致也。皇祐、重和、靖康近皆得之。德祐、景炎本世所鲜有，亦当置为后图。大历近得一枚，铜旧字亦模糊，其真伪终不能辨。景泰钱颇有数枚，全不似假。咸化亦有之，字画间尚有可疑。正德钱自清初已谓无真者，今所见轮郭甚正，亦无沙眼，不知前人何以知其伪也。祺祥、小平未得，当十则京友尝为致之，字画颇有隶意。清钱文字从来无此精好，仓猝冶铸，何以得此，可怪！洪宪铜圆仆有之，并有洪宪制钱，

大抵本初铸为纪念，非行用品也。天祐背五与小平，上海尚易致，有二三字者稍难。龙凤与徐天启则难得矣。仆所得亦有一二异者，如孙亮五凤，横书「五凤」二字，字在篆隶间。纪元入钱，实自此始。太平百钱，亦彼时物，同用年号。朱全

忠开平通宝 体近 西夏贞观通宝，字画全仿大观，而贞字颇称。仆得之四川，此

其殊异者也。

麟白

五月五日

纓斋足下：久病初起，快得君书。所说声音清浊，与常论不同，真希世仅见之义，存之以俟后人质定可也。吾乡浙西及江南诸县，平去入皆能分别清浊，唯上声浊音多转为去，湖州乃能分之耳。谓声音清浊本无定位，恐未得其真也。至于

配合五音，究竟与四声能密合否，殊不可说。窃谓以字配管色者，乃随其度调高下而得之。一字所配，未必定为某色。即同在一曲尚然，况异曲哉？吕氏《韵集》以五声分五部，大抵魏晋间人未有平上去入之标目，借五音以为符号耳。亦犹今人以五行、五德配五数，非必实有此义也。而其所分五卷，今亦不可尽知。若云平声阴阳或分为二，何以陆法言辈不见遵从？且魏晋人反语，见于《经典释文》者尚多，其下一字，平声亦不分清浊，则知吕氏五卷，非阴阳上去入也。私意古人著书必有序例，或者四声各为一卷，加以序例，则为五耳。究之乐律清浊，未必与四声相依。古者已有五音，至周乃增二变，而当时语音但分平上入耳，去入同与五音、七音殊不相类。

当，其证一也。今人管色用七位十三字，然南方四声完具，而度曲反无凡、乙二位；北方四声不具，而度曲反尽具十三字。多寡相配，适成反戾。其证二也。四声唯中国有之，外裔则

无此分别，唯促音有分耳。而七音则中外尽同，明其不可强配矣。其

证三也。陈兰甫兼明切韵、乐律之学，而两书未尝牵以相证，恐此事不可附合耳。仆於乐律，向无实验，于此不能强论。然以多寡分剂言，仍不能相比者，故略为甄辨如此。季刚分韵太多，于音理未必无益，但最初古音，本无可考。今所谓古韵者，不过用《毛诗》为质验耳。如冬、侵二部，巽轩以来，久分为二。然仆常怪冬、部文字过少，疑古人必与侵为一韵，

如《诗》「凿金冰冲冲，纳于凌阴」为韵，「骐驎是中，骐驎是驂」为韵，则知冲冲必读入侵部。尚欲并冬、入侵，而向时沿袭旧

说，未能合也。年来婴于疾疢，颇究医方，暇亦时作止观（海上时疫，真可危心。西医虽下血清，仍无可救），于他书屏置已久。学殖荒落，当为足下笑耳。南方于细辛、五味二品，难得真者，此物产于辽东，京师大药肆中或有其物，烦为各购一二两也。某君所藏古泉，有可喜者否？近得四川虎饌一

具，銅質黝黑，朱綠遍滿，重三十斤，聊以玩物喪志焉。此  
間起居佳勝。

麟白

原稿附致。



一  
九  
二  
一  
年





纁斋足下：湘游归后，疲于人事，得足下《经典旧音序例》一首，爱其精致，未暇作答。天寒始於炉旁复书耳。旧音自《经典释文》而外，以《汉书》旧注为最多。服、应皆汉末人，邓展文颖亦仕于建安之世，其间有切音者已多，而应氏于《地理志》中所见尤众。

如垫江垫音徒陟反，樊道樊音蒲北反，罕开开音羌肩反，沓氏沓音长答反，皆应音。

则知此

事不始叔然。

孙叔然为郑门弟子，王子雍反对郑学，而《释文》所载王氏亦有反语。此岂效法叔然哉，盖有由来也。

综观陆、颜二

家所引旧音，虽在永明以前者，平上去入之分，亦与切韵无大异，则知四声不始休文也。然《切韵》定音，兼综南北，而元朗书自永嘉以后，专用南音，其北音殆以虜语视之，颜公始一引崔浩耳。若欲明《切韵》之原，恐非兼综玄应《音义》不可。此则「经典旧音」之名，或当改称「经籍」，然后范围广耳。《释文》向无善本。近商务印书馆有《四部丛刊》，意在汇刻善本，而《释文》亦只据通志堂刻，亦未见优于召弓

也。季剛在武昌師範，兩次過漢，皆忽促未與相見，不知近有何等著撰耶？

原稿附去

章炳麟白

一月十四日

一九三三年



现斋足下：抢攘半年，殆不复亲墳藉。昨因友人来问音韵，稍授大略。适得大著五册，续又到一册共六册。因以暇日披寻，校正《释文》<sub>三</sub>，极为精当，视臧氏《经义杂记》<sub>三</sub>有其过之，无不及也。间为发正数事，亦无关宏旨者。鄙人尚记《庄子音义》<sub>三</sub>，其音切有殊绝者。如《让王篇》<sub>三</sub>土苴土音敕雅反，又片贾、行贾二反。敕雅为韵转类隔之音，无足骇异。其片贾、行贾二反，于声纽绝远，不知何以得此二音也。猝思得此，足下如有发明之处，望补入。所论「<sub>张</sub>口，「<sub>象</sub>卢」同字，声音相转，其义极是。饭器上开，义亦由张口引伸也，杨姓音盈，更引《选》<sub>三</sub>注为证。茶、恬音邪，复以茶陵为据。此类精审之处，皆昔人所未到，足使汉魏故言，幽而复彰，为之快绝。原书校后，令弟久未来取，直接寄京，恐有失误，故先复是函，望足下即着令弟来取可也。

章炳麟顿首

十一月二十三日

纒斋足下：前阅《经籍旧音发正》疑事有臧玉林所不能到者，已略加校订，付令弟寄还矣。新定宪法，制宪者虽非其人，而内容却有六七分满意。犹贾充之《晋律》，李林甫之《唐六典》其人虽奸，其法非奸，亦可存备斟酌。京师想已有印本，望购寄一册为荷。此问纂祉，不具。

章炳麟顿首

一九二四年





规斋足下：接手札及《尚书集释自序》《烽火之中尚能弦歌不辍》，真不愧鲁诸生矣。《尚书》今、古文，除《说文》所引、《正始石经》所书者，难信为古文真本。即今文亦唯《熹平石经》稍有证据，其余则或在纬书耳。今文虽立学官，公私称引，不必尽取于是。犹当时《春秋》立学，只有《公羊》，而称述《左氏》者，亦正不少，何独于《尚书》必有科禁也。然如太史所述《尧典》、《洪范》，恐文字与训说皆合古文。如嵎夷之为郁夷，较之《说文》、纬书及伪孔本，皆无一相应者，则知纬书所述为今文，《说文》所引为汉师训读古文之本，真本则自作郁夷也。《洪范》曰涕，今伪孔本作曰驿，自是卫、包所改。《说文》引作曰圉，亦汉师训读古文之本，以《齐风》《郑笺》考之，则真本自作曰涕也。

依《正义》则郑引古文作涕，涕本俗字，必是涕之误。

《白虎通德论》说多用今文，字亦或从古。如哥永言，哥字必是古文。「亡逸」亡字，则石经无皆作亡，更有明证。且孟

坚《汉书》≡𣎵皆作𣎵，而地理志全录《禹贡》≡，𣎵木皆为𣎵木，如此类者，可断其从古文真本也。《正始石经》≡自宋以来，只见苏望传刻之本，虽章句不完，犹可考见一二。而若膺信之不笃，盖以为邯鄲氏依傍《说文》为之，未必见古文原本也。不悟叔重先于邯鄲亦不过五十年，（许以说文成书为断，邯鄲以弱冠受业度尚为断。）郑乃与邯鄲同时，耳目所接，不应独疑其无据。且观《正始石经》≡立后，虽清狂如嵇叔夜，尚就太学写之，  
《世说新语注》引《嵇绍集》：「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 儒者信从，更可想见。

若只依傍字书而作如今之《篆书五经》≡、《古文孝经》≡  
吴大澂书。

曾足以动人一顾耶？今者《石经》≡踵出，疑事大明，《古文尚书》撰异≡，虽难改作，而大体远视前贤为明白。足下为学子说，即须发凡起例耳。太史《儒林传》≡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王伯申以今文为伏生《尚书》，段若膺则谓汉时无称伏书为今文者，今文谓今之文字，即隶书也。审思孔书四十六卷，计伏书所无者二十四篇，安能悉以伏书对校？则今文自谓今之文字，不应从伯申说也。所说《仪礼》《古文》《周礼》《故书》，契当明白。桃荊铸金之状二条，尤为精审。他日可会萃诸条，成一小记也。妣胡之筭一条，段据《唐石经》正文作筭，因谓注文筭为筭误。审思《石经》所据，为后郑定本。若后郑本作筭，则注不当云『故书筭为筭』，反当云『故书筭为筭』。然如此又与子春说相钮吾。故仆疑注文当云『故书筭为筭』。杜子春云：筭当为筭，筭读为稿。』愿再审之。

麟白

一月十九日

纒斋足下：又得复书，乃知清室遗书精华半被人窃去，然大学所藏，或有足备考证者。仆今但求清初遗事，至雍正后则

缓之。最要乃在太祖开国时代。盖近考明代书籍，所记清事，与实录甚异。如清祖有范察者，《实录》言其隐身以终，更不知有何事。明人书则载其事甚详，而其亲族在天顺、成化间犯边亦甚剧，不知清人何以不知，並《明史》亦吞吐其辞焉。又清之兴京，即明之建州卫。建州头目受明官号者，明人书载之甚详，而清人皆不知。大抵明代敕书底簿存于内阁，一检即知。清则前代本无文字，太祖倡乱，已将敕书焚毁，故于世系反不能了，亦犹《辽史》书太祖事往往「不备」，而温公《通鉴》反详之也。其后景显二祖，《清实录》则谓附王杲遗孽，为明戮死，明人书则谓从征王杲，死于兵火。当时有巡抚奏案，有辽阳、辽东两兵备道会勘案，事必非诬。但黄石斋书中则谓李宁远忌功陷之死地。清《开国方略》亦姑引黄说以存疑，而终以党叛被戮之说为主，殊可怪也。如此之类，清官书既有所讳，而案牘小文，或反有泄漏实情之处，足下试为检取数事，钞以相示，则幸甚矣。再明人书自

乾隆时抽毁以后，其间要事，多被删除。今所行《熊襄愍集》亦非原本，黄石斋《博物典汇》清《方略》最喜引之，乃谓其述建州旧事，但书官长，绝无主名，今得明刻原本，则名氏具在。甚矣清官书之欺人也。明人书必以明板为可信，北京想甚少，外省或犹有可求者。贵省程篁墩名敏政，明弘治时名士也。父曰程信，天顺间为辽东巡抚，即调查建州谋叛事者，此人想未必有文集。而篁墩声名甚著，《艺文志》载其全集一百二十卷，集中载其父事当必甚详，未知徽州尚有存者否？但其事去清兴已远，或不至抽毁耳。拙著《清建国别记》今已草就，文虽简略，而考核必周，故更愿他书补助也。此颂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六月一日

纒斋足下：前一复函，谅已收到。仆因教育改进会延请演讲，曾赴金陵一行，其图书馆有《明会典》及《篁墩文集》皆系明代旧刻，因摘要录归。近作《清建国别记》已脱稿，援据二十余种书，而明著明刊居其半。其《明一统志》乃钞自四库者，则未敢深信也。（清人喜改明人书）清祖范察

明人书称  
凡察。

至肇祖孟特穆中缺一代。据明人书，范察于正统初与兄子董山分领建州左、右卫，其后董山伏诛，则在成化三年。又三年董山、范察之后及中卫李满住之后皆得袭。董山之子名脱罗，明人书已详之。范察之子明人书亦未录其名，今闻《明实录》存在大学图书馆，而宪宗一朝，卷帙完具，能否为之代检？但看成化六年巡抚辽东都御史彭谊破建州后，必有款贡之文，其得袭者，除脱罗外，应更有二人。如检得其人，则一字千金矣。东南大学中友人有发愿修《明史》者，仆谓此事甚难。因明人遗著十不存一也。唯作《明通鉴》尚易，夏燮之书，

援引既少，而徐鼎《小腆纪传》多据清人删改之书，殊不足据。今但增补其阙，加以考异，虽未能上比温公，或较毕氏可胜之也。但亦须三五人分头排比，方能为之，不然则废时而阙事矣。北中大学诸友，如邀先、蔚西，亦于历史地理有所研究，南则柳翼谋于此最明，但恐以饷口故不能分精神于他事也。

章炳麟 白

七月十四日

纓斋足下：得手书并所钞宪宗《实录》，喜出望外。此事前兼属沈坚士求之，今已求得，愿即果矣。完者秃与兀者秃木，仆向亦疑为一人，但以完兀对音颇异，宋·明人译夷语以兀为乌音，如兀朮即乌珠，兀剌即乌拉是。

未敢决定，今观二名同时，亦恐其为一也，然完者秃为董山之侄，董山又范察之侄，则完者秃非范察子，乃董山兄董仓

之子耳。据《实录》又云建州右卫右都督纳郎哈以附董山叛，伏诛，其叔卜哈秃袭职。右卫正范察所封之地，则纳郎哈乃范察之孙，而卜哈秃乃范察之庶子也。范察自正统四年已逃朝鲜，未几归，而得长右卫。至成化三年董山叛时，已二十八年，固容有孙袭职矣。此仆所考核者，似更审正。坚士前寄内阁档案目录，有太宗天聪四年《伐明誓师谕》，自称全国汗。

太祖本称后金国汗，据茅瑞徵《东夷考略》、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所据，太祖致朝鲜檄文如此。今观朝鲜诸史，崇德以后称清，崇德以前皆称金。当即属

将原谕钞示。此件果得，则更无遁辞，所谓亲口供招，不容抵赖者也。望更属坚士速雇钞手写寄为要。仆于清人建国之事，考得已八九分。唯满洲二字，竟不知其所出。据明人书、朝鲜人书並無称满洲者。以其种族言，则曰女真；以其封域言，则中国曰建州，彼称赫图阿刺。满洲之语，竟何所附？

《满洲源流考》亦不能解，乃云肃慎音变为朱里真，

宇文懋  
中说。又



变为女真，为珠申，珠申语变为满珠，满珠语变为满洲。夫满珠不与朱里真、珠申对音，触耳可辨。此种附会，真不值一笑。窃疑此名乃刺麻以曼殊师利宠锡之，非其本称。今奉天旗族尚多，除官寮以外，只自知为旗人，不知为满洲人。若果为部落正称，何以其人绝不能晓也。此种事恐作《清史》者断难附会，仆今亦不敢断为刺麻宠锡，但其绝无根据，则可知已。

年来著述颇稀，唯《三体石经考》、《清建国别记》、《自觉精当》，各不过万余言耳。余暇所得，则如李自成不死于九宫，李绂以附会世宗杀弟，不肯自为，又不肯隐讳，遂招大谴。此二事考之最详。日来在金陵又审知梅伯言作三老五更事。《程篁墩文集》百余卷，亦在图书馆见之，乃正德原刊也。此公在明中叶最为博洽，殆李西涯所不及，而世人只认为姚江学派之先驱，殊不相当也。

大著近想更富，既有《淮南》旧注校理，又勘《论衡》，功

亦勤矣。然此种书单行未必为人所贵，惜友朋皆贫，政府亦不悦学，不能将原书精刻附以校语，使价重千金耳。足下于学术既能缜密严理，所得已多，异时望更为其大者。佛典已多解辨之人，史学则似非君素业，以此精力，进而治经，所得必大。且自《三体石经》发出后，古文之疑，当可尽释，后来作者，必又有以过段、孙诸儒矣。次则宋明理学，得精心人为之，参考同异：若者为捭拾内典，若者为窃取古义，若者为其自说，此亦足下所能为。昔梨洲、谢山、不知古训，芝台、兰甫，又多皮相之谈，而亦不知佛说。非足下，谁定之？所属书签附上。

章炳麟顿首

八月九日

纓齋足下：前得鈔到《宪宗实录》已喜极，当付复书。今更得鈔《英宗实录》更出望外。纳郎哈、卜哈秃，皆凡察之嗣，前书已言。今来书所考适合。纳郎哈盖范察嫡孙承嗣者。伏诛无子，以其叔卜哈秃袭，则范察之庶子也。《清实录》范察、肇祖同一代亡其名，即卜哈秃。而童

仓乃董山之兄也。《开国方略》所引有黄道周《博物典汇》彼云但书官名，不著姓氏。仆已得黄书原刊本，姓名具存，甚矣清史官之欺人也。《博物典汇》说本之天都山臣《女真考》《广百川学海》本。与天都山臣同时者有叶向高《四夷考》，有茅瑞

徵《东夷考略》，仆皆得之。诸书皆云建州左卫都督猛可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子童仓逃亡朝鲜，童仓弟董山留掌卫事。凡察归，争印，乃分左右卫。其文甚明，但董山更有弟名阿古悉，则唯《实录》著之耳。《明史稿》及后定《明史》于《朝鲜传》略载童仓事，其凡察、董山则讳之。实则凡察为主，而童仓随同行事耳。《清实录》谓范察遁于荒

野，不肯实指朝鲜。又谓范察隐身以终，不肯道争印分卫事，于是祖宗封爵，前无所承，大可笑也。再《东夷考略》等所载天顺三年朝鲜授董山为正宪大夫、中枢密使。辽抚程信侦得之，

程信即敏政之父，仆因此事赴金陵图书馆检《篁墩文集》，果载其父事。

诏诘责朝鲜及董山，皆服罪。

《明史·朝鲜传》则谓建州三卫都督私结朝鲜，或李满住、范察亦在内。但其时或为范察，或为范察子孙，则难知。更望将《英宗实录》天顺二、三、四年事一检，

天顺四年又有朝鲜杀毛怜都督郎卜儿哈事，诏使诘责。此事

与建州不涉，不必录。则成完璧矣。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十三日

作此书毕，喟然叹息。前在金陵东南大学，教习柳翼谋颇谙史学，欲重修《明史》，翼谋尚未知《明实录》完具不阙，仆亦以为难事。因谓无已则修《明通鉴》耳。今知《实录》具存，他日或当与翼谋果此愿，而此《清建国别记》其发轫也。又及

现斋足下：得钞《英宗实录》更出望外，而愚意犹得陇望蜀，故复书又属查天顺时事。但仆所欲查者，尚有数端，而足下去馆甚远，仆仆往来，殊为劳苦。今由邮递上二十圆，供车马信札之费。所查共有六事，一并写上。非故为诛求，盖以调查诸书已甚翔实，而世系终有未明，故不憚审求也。望谅之！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八月十五日

一、永乐元年始遣邢枢、张斌招抚女真。应调查建州始受抚者何人，始设卫时受朝命者何人。

据《东夷考略》等书，第一世阿哈出，赐名李思诚。子释家奴嗣，

赐名李显忠，显忠之子即李满住。

二、永乐三年始置毛怜卫，应调查始受朝命者何人。

据《东夷考略》释家奴

之弟猛哥不花，曾领毛怜卫，但未知是始受朝命者否。

三、永乐十年始置建州左卫，应调查左卫始受朝命者何人。

有无与建州李氏相关。最要。

据《英宗实录》凡察、满住之叔曰逢吉，则二人必是同姓兄弟。如此，则左卫始受朝命者，必从

李思诚派下分出。

以上《太宗实录》

四、天顺二三年间，朝鲜私授董山为正宪大夫中枢密使，或云三卫都督，皆私结朝鲜。应调查是时建州右卫都督系何人。

以上《英宗实录》

五、嘉靖四十一年，建州右卫都指挥王杲犯边，杀明副总兵黑春，万历二年，李成梁出塞进剿。三年，擒杲磔之。应调查王杲是否凡察之后，或系别支。  
杲事他书甚详，只须查其履历。清景祖叫场，清作觉昌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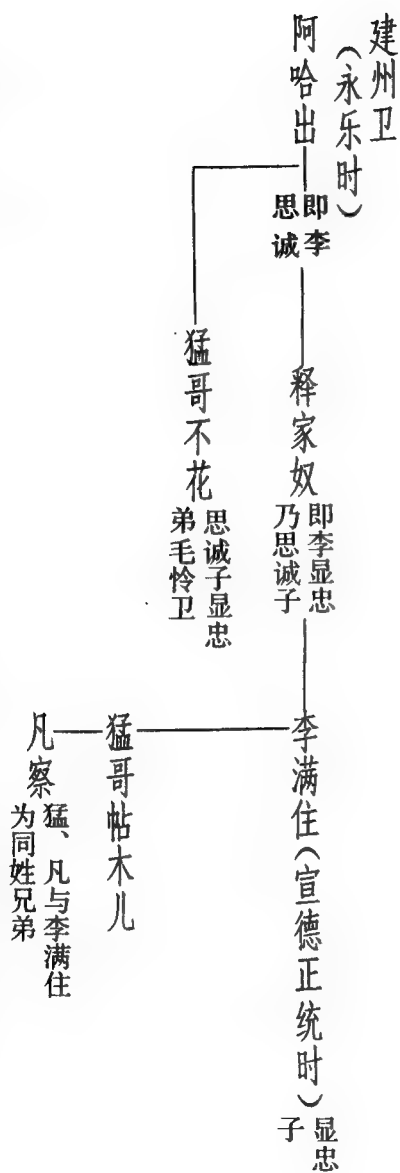
时为杲部下何官。最要。  
据清官书王杲之子阿太章京乃景祖孙婿，似非一族。然明世边卫皆世官，似不容异姓为之。

六、万历十七年，清太祖奴儿哈赤始受朝命为都督。应调查奏报敕书如何。  
《东夷考略》述其时奏案，乃系难荫。

以上《世宗实录》、《神宗实录》

纒斋足下：十五日曾寄一函，並邮汇银币二十圓，藉作车马信札之费，想已收到。昨得《天顺实录》所载董山通朝鲜事，

合之前后，则董山事已完具无余。更欲考者，则建州左卫始封何人也。计其人去猛哥、范察不远，必其父若祖而又自建州本卫分出者也。考本卫，则检永乐元二年事，考左卫，则检永乐十年事。其中世系，恐足下有未悉，特录明人所述，以便考定。



此中所未知者，猛、凡父祖于阿哈出、释家奴为几等亲。



《实录》既完具如此，足下云《明史》难成，本纪易就，亦是。唯《实录》全数约三千卷，而新、旧《明史·本纪》皆不过二十四卷。则只得《实录》千分之八耳。若更令本纪增长，亦不成体。鄙意作《明通鉴》为得其中。夏燮所撰，约有百卷，而不详者甚多，非独建州事也。今计必可成一百四五十卷，则于《实录》中要事不至尽失也。

玄同、兼士皆送天聪四年伐明誓师谕已到，此即崇祯三年也。时太宗亲犯北京，而于其年正月，则东攻永平，此谕乃攻永平时谕汉土军民者，当云「犯北京誓众谕」不得云「伐明誓师谕」也。

章炳麟顿首

八月二十一日

纒齋足下：连接两书，《太宗实录》《穆宗、神宗、实录》皆重矣。左卫建置，《实录》虽略其文，而《会典》《明书》永乐十年，是即有据。其中世系，虽无明文为证，然观凡察、李满住同以逢吉为叔，则知左卫与本卫实一家也。以事度之，左卫必由阿哈出之后分出，恐凡、李同祖、阿哈出为同堂兄弟耳。王杲事难得证明，其时右卫尚有台恭，左卫尚有撒哈答柳尚等，而《三朝辽事实录》又载三卫敕书为王杲与鹅头勒勒把督分领，则头目正多，难一一考其世系矣。《明会典》《土官许以妻及婿袭，婿固异姓，而妻亦未必不改适。于此则有异姓继职者矣。然果能检《世宗实录》更好。考王杲于嘉靖三十六年已为右卫都指挥，始犯抚顺，则寻其来历，须在三十六年以前也。拙著大致已成，原稿约一万四千字，补入实录，又增四千余字。足下于此，助我不浅。原书所引明人旧籍，原刊凡十二三种，或篋中所有，或借钞。借钞者，必书其名姓地址，足下此举，更特别言之。来书云尽写《实录》

中建州事，不过二十万言，此亦易举。已函属家兄，但浙中正惊风鹤，一时恐难决耳。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八月二十四日

现斋足下：得钞永乐时猛哥帖木儿事，是猛哥为始领左卫之人。猛哥、凡察为兄弟，而李满住又与凡察同以逢吉为叔，则知猛、凡与李为同堂兄弟，同祖阿哈出也。清前代世系于是可定矣。唯后起王杲，始终不详为何人之后。观其所领，则在右卫，而据足下钞得《穆宗、神宗实录》，则是时各卫都督尚有安台失及台恭辈，其世系皆不可详，亦非独一王杲。《世宗实录》如有所徵，则为至幸；无所徵，则阙之尔。国务院某局长取去《世宗实录》必有调查之处，其时大礼、郊祀及倭寇零窃，于今无所用之，或者以收回蒙古事状，欲检俺答对贡事耳。其实明世自瓦剌犯边，特为异事外，其后如

小王子俺答輩，皆在漠南，非今漠北之喀尔喀也。终明之世，唯太宗北征，尝至胘胸河，今克鲁伦河。其余皆与漠北无涉。即

瓦剌亦今之厄鲁特，非喀尔喀也。然某局长能调查及此，亦可谓粗知稽古者。足下能一见之，或可有所得耶？江浙战争之说，甚嚣尘上，其实尚未开仗。足下来书亦皆收到，并金陵学者书件，近亦得之。以后如果开仗，则当作别论耳。图书馆长徐君闻是吾乡德清人徐心斋养源之裔，度亦必谙识古今者也。此问起居康胜

### 章炳麟顿首

来书所云《太宗实录》系近年补钞者，不知于何处得来。据《亭林文集》，《实录》藏于皇史宬，其稿则焚之，故民间不得见。万历末始许流传，然部帙繁重，非千金不能得。有摘

鈔者，則称为《圣政记》。其时黎洲家有《实录》，盖即万历后所鈔者。今闻黎洲此书后归卢抱经，顷岁抱经家又出转卖，有人得之，亦零碎不具，不知图书馆从何处移写，烦询徐君，或因此知民间副本也。

### 炳麟又白

观斋足下：扰攘中又得寄钞《世宗实录》虽他事难知，而卜哈秃于嘉靖三十一年尚在，则亦一异事。计其年近百岁矣。清官书称范察再传至肇祖原皇帝，按英、宪两朝《实录》，则纳郎哈先嗣右卫为都督同知，后与董山同诛，无子，而以叔父卜哈秃袭。然则纳郎哈必范察之孙，以孙嗣祖，卜哈秃必范察之庶子，以叔嗣姪。纳郎哈既无子，则范察、肇祖间阙名一世者，即卜哈秃也。计其袭职八十三年，年近百岁，子孙皆已長老，以父祖在，不得为大酋，故肇祖、兴祖辈，中朝不闻其名也。据《东夷考略》王杲于嘉靖三十六年已为

右卫都指挥，去三十一年卜哈秃入朝时才五年耳。此则卜哈秃歿后，王杲承之无疑。然王杲子阿台娶景祖孙女，纵使夷狄之俗，婚不避宗，王杲若为卜哈秃孙，则于景祖为从父，若为卜哈秃曾孙，亦于景祖为兄弟，

此据肇祖至太祖四世之说，除去充善、锡宝齐篇古不数。

阿台非景祖兄弟即为其姪，似不当以孙女妻之，此事可疑。故意王杲虽承卜哈秃，未必即其族姓。《明会典》载，土官无子弟，其妻或婿为夷民信服者，许令袭职，其制亦或推行于东夷。王杲或其家之婿，

但未知昭穆。

容有异性袭职之事。《世宗实

录》既可窥寻，于嘉靖三十一后至三十六年检之（此五年事望检示），容有王杲迹也。再者隆庆时有右卫都督安台失，万历时有右卫都督同知台恭，此皆尊官，亦不知其所出。而其时清太祖已生，

据清官书，太祖于万历十一年二月十五，则当生于嘉靖三十八年。

当知其详。清官书乃

一概闕之，亦可歎矣。女真之先为挹娄勿吉靺鞨，明代书悉作此语，足下意满洲即靺鞨转音，其实《王制正义》引《东夷传》：「九夷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骊，四曰满饰」。满饰与满珠音更近。但鄙人所以不敢附会者，则以金世已无其称，不得至明末复有之。明人书亦无称建州女真为满洲者，故据《满洲源流考》谓「西藏献书称曼殊师利大皇帝，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为确证。其名既自番僧与之，则太祖初建国时，尚无此名，可知也。唯曼殊师利译言妙吉祥，西藏所称本为尊号，犹此土言圣神文武皇帝耳。建夷不知文义，所任范文程辈，亦皆边鄙陋儒，不识西藏所称之意，竟以曼殊为其部族之名，大可笑也。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九月十号

纒斋足下：昨寄函论清世系，盖以唐君比音虽确，而肇、兴二祖间横插二代，实清初之误。其后崇德、顺治两次追王，皆只四世，永陵亦无充善、锡宝齐篇古葬处，则知后之订正为是也。王杲事仍望于嘉靖三十一年后至三十六年检之。再猛哥帖木儿实被戕于宣德八年，更望将《宣宗实录》一检。此时邮信尚通，迟恐榆关有傲，将误寄递也。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中秋夜

唐君书亦购到，其书颇据《朝鲜史》如言太祖败绩于宁远，创甚而殂。清官书及沈阳旧闻，皆谓太祖攻宁远不克，愤悒以终，唯朝鲜记载谓被创致死也。又白

纒斋足下：烽火接天，想京师戒严已密。前数日得一明信片，知《明世宗实录》尚在教育部，未尽交还。王杲始末，不查亦可。惟猛哥帖木儿之死，其奏报见于正统二年，而他书多



云死于宣德八年，望仍向图书馆检《宣宗实录》。但得猛哥被戕一事已足。邮递多被检查，即用露封信件亦可。拙著顷已完就，唯此条尚待补苴也。至要至要！

唐君书以孟特穆为猛哥帖木儿，充善为董山，妥罗为脱罗，对音颇近。鄙意终以两次追王，及永陵列墓为定。盖肇、兴二祖间，本无他祖，则始误而后正之也。且董山事迹显著，于明为叛人，于建州为豪杰。若果清室直系之祖，何故追王不及，陵墓不列衣冠耶？此问起居康胜！

麟白

九月廿九日

现斋足下：昨日接得手书，并所钞《宣宗实录》。猛哥之死在八年，而实录录于九年凡察奏中者，以奏报到时始书也。此件既付缮写，全书已脱稿矣。赖足下出力，实不少也。来书称徐君曾赴洛阳，得《熹平石经》、《正始石经》残片，所摹熹平残片，其迹近真。正始残片不知何似？前岁之冬，石

经既出，随有伪作残片者自洛阳来，仆因与原石相比，则往往取三四字摹刻之者，以是不信。随有伪作三体以品字式作之者，其篆体肥俗，或疑宋时《嘉祐石经》，然此不应出于洛阳，且行列亦不合。决知其伪。乃罗叔蕴、王国维等尚信之，岂真不辨篆法工拙邪？盖习于好奇，虽伪者必徇之也。

仆意除丁氏所得一石，及朱圻塔村所得二石外，如有残余，必其篆法瘦逸，而又非在曾得之石之中者，且其文义可读者，然后始信为真。不知徐君所得亦有合于斯例乎？暇问之，则可知也。再者，《正始石经》古文依壁中张苍原本，隶书依汉儒定读，篆乃依隶书之。而《春秋公羊》先立学官，《左氏》至贾景伯乃以三家经考校异同，往往改《左氏》古经以从二家。如古文「败速」，篆隶作「败绩」古文「藪葛廬」，篆隶作「介葛廬」，皆《左氏》先师读从二家也。传例大崩日败绩，大崩者，车覆辙乱，行列败坏之谓，故曰败速，即迹字。非出师不

功之义也。「𦣻」乃「隸」字，葛盧解鸟兽之言，是为夷隶首长，故书其官，其国则犹牧场、马苑之流，亦名曰隸。𦣻从示声，敛入喉，则读如狢、祁等字，夷音稍转，则如介。夏人读之，亦如计。

介根，《汉地理志》作计斤。

《春秋》读音可从主人，而简

书必依王制也。《尚书》师读多依马氏，邈读繇，不作。案读崇，

是也。此种文例，非素涉经学者，虽作伪亦易勘破。勿与罗、王辈言之，恐被因是作伪。

仆前作《三体石经考》，近又增修。足下所云繇即𦣻字者，亦已依用。又如《君奭篇》「礼陟配天」古文作𦣻，篆文作𦣻，并从尸，与说文从己者异。按从己声义皆远，配训酒色，𦣻为色者，此盖古文小篆之正，今本《说文》或由浅人妄改尔。《无逸篇》「不宽绰厥心」，绰字隶作绍，古文虽𦣻，尚存右旁𦣻字，即说文古文绍作𦣻者。《诗·常武》「匪绍匪游」笺

训绍为缓。《说文》「绍一曰紧纠，」若从郑义，但谓心不宽缓，若从许义，则谓心无张弛。二义皆通，而作绰者，与绍声义相类，乃后师所读耳。以上並已补入，缮写亦就，並以告君。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九月三十日

纒斋足下：前得所钞《宣宗实录》已付复书。今得三日明信片，知复书尚未到也。所论逸字古文字义一篇，尚未收到，此字形体诡奇，仆不得已，以水溢牂牁为说，而终未能惬意。足下能为剖析，必有以匡我不逮矣。前所论𠂔即𠂔字，已补入拙著，此条望更函示也。烽火接天，邮递稽滞，以此为恨。

章炳麟顿首

十月八日

纒齋足下：两接手书，云将唐本《尧典》释文，补正吴闼，此事仆先亦有志为之，以伪古文不足邵，故未著笔。吴之疏漏，如「匚」字明见贾昌朝《群经音辨》，而不知引，此类甚多。补苴成就，非难事也。以《三体石经》相校，伪古文相类者多，盖其书本出于郑冲，冲于文帝初已仕，则《石经》之立，其所亲见，因是作伪亦多取于《石经》。是以东晋献书时，人不疑其妄。段若膺未见《三体石经》，乃谓「当时马、郑古文尚在，安能故作奇诡，以启人疑」。由今观之，马、郑皆称古文，而文字多异，盖皆其训读之字。若原本，则尽依壁经，断无歧异之理。恐当时说经，与宋人钟鼎款识相近。首列摹本，次则真书，后则释文。行款虽不必同，而三者必皆完备。摹本者，即移写壁经也。真书者，即以己意训读之本也。释文者，即己所作传注也。是故马、郑本见于《经典释文》者，皆其训读之本，而非其移写壁经之本也。东晋之时，马、郑移写者已亡，然尚知训读之本非真壁经。

而梅氏所献，多与《石经》相会，是以信之不疑尔。来书又言徐君所得《石经》有古文「禹娄」二篆，惜不知其在何篇，又不知其真贋耳。足下于《石经》所疑数事，今答如左：

一、𠂔之作𠂔，渊如已疑其伪，由今思之，人之所安，衣食居处妃匹而已。安从宀从女。居处也，妃匹也。𠂔从宀，从皿，居处也，食也。古文𠂔作𠂔从衣，衣也。且衣字象复二人，则兼妃匹之意。衣者依也，有所依则安。与安𠂔之义相会，安得改为𠂔形，以就小篆耶？

二、割之作𠂔，《石经》只见𠂔𠂔之文，篆隶作割殷。而伪古文方割，《集韵》引割申劓皆作𠂔。仆谓全为奇字𠂔，《说文》有明证。《汗简》引刃部引孙强说𠂔为创字。形声皆合。刀、刃古文相变耳。此𠂔，实古文创字，非古文割字。割殷言割绝，创殷言惩创，义本两通。若方割之割，则训害。《说文》害伤也，伤创也，刃伤也，或作创。然则方创、方割，字异而训同尔。疑壁经自为创，今文自为割，汉师以今文读

壁经，遂误仞钁为割字。《石经》篆隶例依师读，故不能破也。然汉师误仞，而孙强独能正之，可谓千虑一得矣。

三、逸之作𦵏，从𦵏，为古文𦵏，是矣。若谓𦵏即𦵏字，则上端与八绝殊。愚谓上端乃兔头，此仍兔字。从月者，犹龙能、𦵏之从肉尔。从𦵏从逸省声，是为𦵏字。

四、殷之作𦵏，足下说为𦵏字，最合。𦵏者倚也，倚者依也。𦵏者，有所依据也。从𦵏、从又、从广，为𦵏字，义甚确。

五、怒之作𦵏，𦵏《说文》本怒古文。然奴、如皆从女声，则以音相借可也。

六、网之作𦵏，此笔势小异，非从𦵏也。

七、温之作𦵏，左旁上端，自是西字，从又西声之字虽未见，然或为栖，古文或为掘，皆不可知。西声收入喉音，有璽、闥、

煙诸字。其与温，𦵏、侈小别耳。温字为地名者，《说文》缺其本字，此从邑𦵏声，虽未知𦵏为何字，然声音必可知矣。

八、戚之作邈，重高相累，恐古文就字。

《说文》：就，从彡就声，就高也。

者，或即今之蹴字，或为蹙字。故用为戚尔。地名无正字，  
《书·般庚》：「保后胥高」，必是「邈」之坏字，或声音讹误耳。  
《春秋》：二家经不误，而今文《尚书》：独误者，以公、谷由  
口授，而伏生《尚书》：多形误也。

如腹、肾、肠作优、贤、扬。肾与贤，肠与扬，犹可云音误，腹与优，则必为形误矣。

### 麟顿首

十月十四日

现斋足下：得六日书，知已为季刚谋一炊地。京师官学多停，  
而华北、民国辈，尚能办事。其获此，亦幸矣。大学中如逖  
先等近作何事，将守株以待兔邪？抑犹有驰骋之余地邪？闻  
兵事起后，书价较贱，近日更得何种佳本？

### 炳麟顿首

十月十四日



纓齋足下：得书为之喷饭。季刚四语，正可入《新世说》，于实事无与也。然揣季刚生平，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今之治乌龟壳、旧档案者，学虽庸受，然亦尚是旧学一流，此外可反对者甚多。发小疵而纵大兇，真可怪也。劝之必不听，只可俟后世刘义庆来为记述耳。然因旧档案一语，又令仆心痒。内阁旧档，想所载不过奴酋称号后事，其前此则无有也。仆前作《清建国别记》承足下为检《明实录》而于孝宗、武宗、世宗三朝未检阅，明人记载此三朝建州事绝少。然其承袭爵位，《实录》仍当有文。因缺此未检，于彼世系，终有怀疑。近如得暇，请将此三朝《实录》从头至尾一检，其有建州事状者，悉为录示。倘《清建国别记》中或未谙，仍当改定也。此问著祉。

麟白

十月二十三日



一九二五年



纁斋足下：昨复书以伪古文为郑冲所作，似可决定。至司马彪、李颙引安国说，皆今孔传所无，前函未具，复申言之。

伪书《舜典》一篇，梅賾献书时本缺其传。司马彪先引安国说六宗义，复以己意破之，故前书疑郑冲议礼，先引安国，彪即就文申驳，亦不暇问其来历。至梅氏献书时，《舜典》无孔传者，或郑冲被彪所驳，遂自删其传乎？李颙注汉《太誓》，引孔安国义，是必郑冲原书，於《太誓》犹用旧本。而今之所传，出于梁柳以后也。《太誓》在汉魏间，马、王虽有所疑，然《石经》与今文具在。並汉初娄敬、董仲舒辈，亦尝引之。冲耽玩经史，博究儒术百家之言，唐修《晋书》本传。必不轻率改定，以

启人疑。且汉《太誓》传至齐、梁，梁武犹欲与晋《太誓》並存，其言『古文《泰誓》伐纣事，今文《泰誓》观兵事』虽

为颖达所驳，见《泰誓正义》而颖达于《尚书序正义》亦云：「先有张

霸之徒，伪造《泰誓》，以藏壁中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书》之例，以於时实有观兵之誓，但不录入《尚书》。」其说仍同梁武。颖达为信晋《泰誓》者，于汉《太誓》犹不敢力攻，盖证据无可舛。故冲在魏末必不敢妄改明矣。故疑二十五篇书中二十二篇为冲作，《泰誓》三篇又出其后也。然伪书自齐、梁立学以前，其可疑者犹多。如分《咎繇谟》为《益稷》，稷不称弃稷。二十二篇中《武成》事状，前后倒置，《正义》已疑脱错。《旅獒序》马、郑注皆读为豪，说

为酋豪，是必明见《旅獒》本篇，而此反说獒为犬，高四尺者。若斯之类，以冲之学不应尔。其尤自相抵牾者，《论语·尧曰篇》曰：「予小子履」等四十五字，《集解》引孔安国曰：「此伐桀告天文」，《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也。而今乃取此语入《汤诰篇》，《汤诰》与《汤誓》既异，且《汤诰》为黜夏归亳所作，与伐桀告天异时。孔安国《论语训》

与此孔安国所传《汤诰》同为一人之作，而又自相锱铢。仆谓《论语训》是郑冲伪作，《汤诰》或未必郑冲作也。据《汤誓序正义》皇甫湜已引《汤诰》亦祇可证为梁柳作尔。足下疑伪书初出，未有二十五篇，虽未必尔，然如上诸篇，殆必梁柳、臧曹、梅賾辈不学者为之，非冲所自撰也。

炳麟白

四月四日

再者梅賾献书，已用新定《太誓》，而李颙犹见郑冲原本者，按唐修《晋书·文苑·李充传》充曾注《尚书》颙即充子，其书盖述父而作。充始辟丞相王导掾，其生当在渡江前，且祖秉、伯父重，皆有声中朝，或以旧家窥见冲书耳。

麟又白

纓齋足下：大著《杜孔异同考》近数日始由邮便递至，亦可谓稽迟矣。展览一过，大体无病。唯伪孔注本，多同子雍，偶有相涉者，乃杜之取王，非王之冒孔也。邮寄恐又失之，故暂留此以待尔。适又接杨君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一册，用心亦审，所论管子「唯毋」字义，谓为下句省文，足规高邮之过。唯避复变文例中，引崔氏说「日中星鸟」变星言鸟，此恐误证。七星称星，本是简略之辞。太史《天官书》称「七星颈」，则「七星」亦是简称。而古代何名，今无可知。《尔雅·释天》：「於此阙焉。」大氏鶉首、鶉火、鶉尾三次，皆象鸟形。左氏称鶉尾曰鸟帑，则鶉首，自为鸟首，而鶉火乃是鸟身。直称曰鸟，恐古代正名如此，未必本称七星，而避重言鸟也。又俞先生原书中举证亦尚有不备者，如《书》称大淫佚有辞，马本佚作胥。又称大淫图天之命胥有辞，则图天之命四字必是倒错在此，似孔壁已有错简。鄙人昔尝举以问先生，先生颇以为允，而书已久成，不及追补。若斯之类，



恐不可更仆数也。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白

六月十九日

纒齋足下：得书及与靡若书，悉季刚在鄂，乃与校长石瑛冲突，其实不过口舌之争。（季刚呼石为阁下，石云不应作此腐败口吻，季刚云如称汝为王八弹如何？）石之徒党，欲去季刚而不能，乃登报称将请吴稚晖为国文主任以示威。其实吴未必能赴，季刚亦有土著徒党，未易攻也。闻季刚在鄂薪水三百园，萧又别有赠遗，约共五百圆。若在北京，必不能满其望。兼鄂中本有党羽不易攻破，而京师则飘摇无定，足下似应劝季刚暂留，不必逾淮化枳也。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六月二十一日

纓齋足下：示悉，季剛事，黃百新<sup>人望</sup>來道其詳。据云，同事四人，相约辞职，其意盖以反抗石、吳。石瑛无已奈何。至北京设法云云。吳之到鄂，亦不过掩人不备，其实鄂人惡吳者多，必有反对者。

劉禹生即季剛奧援。

不知季剛何以惶恐如是，宜稍慰

解之。中国大学是老革命党所设，经费宜少，健秋既在彼任教务长，果欲聘请季刚，谋一兼差，想非难事，但恐不足满季刚之壑尔。目前且宽慰季刚为得。足下尽治《尚书》当必有进。适记魏默深《书古微》以《逸周书·世俘解》当《武成》，因取《律历志》所引《武成》验之，与《世俘解》悉合。唯今本《逸周书》字有错乱耳。汉时得壁中书五十八篇，建武中亡《武成》一篇，今则逸篇尽亡，而建武中所亡者乃在。汉儒于《逸周书》不甚注意，作伪古文者，亦不取《世俘》为《武成》，而其书岿然竟存。默深他事多臆断，独此乃得其真。窃谓后人解《尚书》者，《世俘解》及《殷本纪》

所录《汤诰》，此虽非全文，然文义相次。皆应增入也。《杜孔异同考》大致

无误，即奉徵。此问起居康胜。

麟白

七月三日

观斋足下：季刚因与石瑛不合，石延吴稚晖以拒之。当时刘禹生来，谓稚晖如到武昌，已能力抗，故鄙意亦谓季刚宜少待。乃稚晖到鄂，禹生竟不能拒，则外强中乾之故也。乃来书言，王正廷辈亦力拒季刚，案王本与季刚无怨，恐他人异议，王亦不得不从同尔。闻广东大学延请季刚，季刚亦愿往教。彼学乃赤化中坚。季刚不得于王正廷辈，而反得于赤化，为赤化之吴稚晖所拒，而又为赤化之广东大学所取，是诚不可知其故矣。

章炳麟 顿首

纒齋足下：得某君《中医剥复案》，明中医之不可废，是也。然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前者则近于辞遁，后者直令人笑耳。禹之六府，曰水、火、金、木、土、谷，此指其切于民用者也。五行之官，曰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亦犹今世有盐法、电气、河道之官，因事而施，亦切于民用者也。逮《鸿范》所陈，亦举五行之性耳。生克之说，虽《鸿范》亦无其文，尤在《泾》《医学读书记》举客难五行义，语亦近实。在《泾》欲为旧说弇护不得不文饰其辞，然亦可知在《泾》意矣。医之圣者，莫如仲景《平脉》、《辨脉》及《金匱要略》。发端略举五行事状，而佗篇言是者绝少。今即不言五行，亦何损于中医之实邪？医者之妙，喻如行师，运用操舍，以一心察微而得之。此非所谓哲学也，谓其变化无方之至耳。五行之论，亦于哲学何与？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且五藏之配五行，《尚书》《古》《今文》二家已有异议，郑康成虽从今说，及注《周官·疾医》云：

「肺气热配火，心气次之配土，肝气凉配金，脾气温配木，肾气寒配水。」

则犹从古说也。以此知五行分配，本非一成，犹在天有赤道、黄道及月行之九道。近代变九道称白道，于测天之实，不相干也。某君所持论，似皆不足以驳余氏。至论医学进步，谓四家进于《千金》、《外台》，叶、徐又进于四家。以仆所验，实不其然。且叶氏自作聪明，徐氏志在复古。二家者，又不可同论也。仆尝谓藏府血脉之形，昔人尝解剖，而不能得其实，此当以西医为审。五行之说，昔人或以为符号，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之五藏无不相孳乳，亦无不相贼害者。晚世庸医藉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氏《伤寒》为独甚，温病、热病，本在五

种伤寒之中。

梔豉汤、白虎汤、大承气汤，非治温、热病而何？

其治之各有法，而非叶天士辈

专务甘寒者所能疗也。藏府钶病，则西医愈于中医，以其认识明白，非若中土之悬揣也。固有西医所不治，而中医能治

之者，仆尝于肺病、里水二证实验其然。

有肺痿西医称不治者，仆以钟乳补肺汤为丸疗之；有里水西

医放水至三次仍不愈者，仆以越婢加术汤疗之，皆全愈。

若夫肠痛用大黄牡丹汤，与刳割无异。霍

乱用四逆汤，与盐水注射无异，则所谓异曲同工者也。如曰幸而得之，不治于西医，而治于汉医，则不可云幸而得之也。如曰治疗虽善，未足以成医学，《伤寒论》固参合脉证，以求病情，然后处方，亦不可云徒善治疗也。仆与余氏往来频数，观其意，似以《伤寒》、《金匱》、《千金》、《外台》为有用，而上不取《灵素》、《难经》，以其言藏府血脉之多违也。下不取四大家，以其言五行之为辞遁也。剽剥太过？亦信有之，以仆所身验者，汉、唐、两宋之术，固视金、元为有效。若乃不袭藏府血脉之伪，不拘五行生克之论者，盖独仲景一人耳。

《平脉》、《辨脉》、《金匱·发端》诸论，涉及五行，是其洮汰未尽者。

凡人之善于技者，苟

有可录，虽串医亦当咨焉。执一说以蔽天下之是者，其失则隘；揭己之短而以为长者，其失则戇；不知某君以为何如也。此复，即颂起居贞吉！

章炳麟顿首

七月六日

纆斋足下：得书，道检查清官事，发奸挺伏，为功不细。金梁之奏，康有为之书，已载朝纸矣。此事虽起于溥仪出宫之前，然今溥仪反得自由，阴谋恐未有艾。如以法论，金、康二子皆应由检查厅密行逮捕，致之圜圉，依律惩治，处以极刑，然后谋逆者有所忌惮。顾泄沓之风，由来已久。向日复辟事作，康有为、章桧、刘廷琛诸首谋无不网漏吞舟，听其自由居住。背诞之言，时时形于文字，法吏不问也。养痈诒患，谁执其咎？若再与迁延，将来彼事成否虽不可知，而簧鼓所及，使文学之子，皆化为背叛之人。一国之中，为民国

与为清者分处其半，尚复成国体乎？为恐株连过广，则彼所保荐，与稍有诖误者，如胡适等皆可置之不问。歼厥渠魁，亦足

以振风纪，特恐当事泄沓，不肯为此耳。国家失统，致纪元有两号，奉事有两主。为此，纲纪已去，尚复拟草宪法，亦焉用之？鄙人于黄陂再起时，曾劝其捕治溥仪，以完复辟之案。黄陂仁柔，不能为此。去岁冯军驱之出宫，积忿稍泄。而武人不知后患，纵令自由，反如虎兕出柙。及今不图，则滋蔓将甚矣。此可与足下言之者也。季刚在鄂，就中华大学之聘，曾有书来，欲仆转致萧督，为谋一兼职，已致书刘禹生矣。今来书又云曾可就中国大学，不知其人趣向究竟若何，俟得彼复书，再与定夺也。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八月九日



纒齋足下：前因问古今文《尚书》事，略以意对，犹未尽。伏、孔《尚书》，其始皆古文，后以隶书著录，皆今字，诚如足下言。然古文家所以异于博士者，其故书在也。《说文》录古经文字至众，郑仲师、康成，亦时有所援引。若不移写古文，寻检形状，何以能委悉如此？且邯郸淳受古文《尚书》於度尚，其后卒能成《石经》，则知尚之所以传淳者，非徒隶书训说，其真本自在也。前疑古文家于经犹今人集钟鼎款识。款识者，本经也，为一列。以隶写款识者，犹以隶写壁中书也，为一列。最后释文，犹传注也，为一列。独集款识者，合三者为一书，古文家分为三书耳。本经故书，诸家皆同，而隶写者时有异，今时集款识者尚如此也。以马、郑相校，则马氏少异，而郑氏多异。观郑注《周礼》，以今书为本，故书反附见于注，则知郑氏改字多矣。若一字古今异体者，虽马氏隶写之本亦多从今。如「王曰邇作「邇」，「东郊不闢」，作「闢」，是也。古字难知，以师读定之者，如「其窠出于

不详」，马氏「案」作「崇」，此则疑在注中。《旅獒》郑读曰豪，未改经字，而马氏已作豪，恐亦注中如此，非隶写之本然也。永嘉丧乱，经典过江而东者，其本经故书已亡，独隶写者在，是以枚书模效《石经》，其文字反视马氏为近古，有以起人崇信。段若膺以枚本为古文，顾今所见枚本，自范甯改为今文，唐时又尽废古文不用，逮宋开宝，虽释文亦被窜焉。枚氏真本不可见，而以后人所改者当之，此段氏之失一也。马、郑本留於东晋者，皆隶写之书，其故书本经已亡，然人亦自知其有之。今谓枚本若多作古字，则与马、郑本绝殊，必无信者。是乃颠倒之见，此段氏之失二也。顾枚氏真本不可见，如师古、玄应所引，与贾昌朝所据而已矣。直汉之衰，诸儒各为苟简。习郑学者，徒传其改定之本，而于其摹写原本者置之。自是以后，学说有今古，而文字无今古。斯邨、郢所传古文，所以不得不刻诸碑石，以诏方来也。枚氏伪古文《尚书》，本之郑冲，冲于魏文帝为太子时已官文学，至晋泰始

十年而歿。何氏《论语集解》与冲同集，而《正始石经》立于是时，正冲所亲见者。伪古文多取《石经》文字，事势宜然。东晋时所谓马、郑《尚书》者，但作今字，其真本典型已绝，伪书乃适与《石经》相似，由是被人尊信。后范甯又变伪孔本为今文，及唐卫包伪孔典型亦废。然《匡谬正俗》引东郊不闢孥弱女，《群经音辨》有「命」，是旧迹固有存者。宋次道、薛季宣所述，盖非无征。唯伪孔亦不尽依《三体石经》。又以古文改作隶书，笔势方圆邪直既已不同，易致伪误。久之复以其伪误者转为古文笔势，于是字体怪譎，无可究理。《汗简》所引《尚书》有称石经者，则当时所见《石经》拓本也。有直称《尚书》者，则依伪孔原本转隶古而为古文笔势者也。如誓字古文或借用𠄎折，《匡谬正俗》已误作𠄎，《汗简》乃更作𠄎，此由隶书不审，再以隶变作古文，遂令无以下笔矣。来书云「歌永言」汉书作哥，稼穡《论衡》作𠄎。哥、𠄎字为近古，是说得之。《说文》明云「哥，古文以

为歌字」，此即铁证。然马、班二家，古今文亦自参取，非定守师法也。

章炳麟顿首

十二月二十六日

来书谓瓘为𠄎之古文，此说甚搞，𠄎训所依据，𠄎象倚著形，倚著与依据一也。仆於《石经》古文所不解者数事，得君发明，此一事涣若冰解矣。

炳麟又白

一九二六年



纒齋足下：得本月十八日书，斯时禄仕在都者，奇窘之状，自不待言。足下向亦兼充教员，此时如何？如并此失之，唯有在南方谋一善地，且俟与学校中人商之。但暑假以后，情势变迁，都中或又有苟安之日，未知足下尔时愿他就否耳。尊翁生日，已为作一联，同日寄去。平时既讲程、朱之学，故语亦不愆其素。『定性岂曾参白足；驻年原不藉黄精』。见儒者自有卫养之术，不烦求之仙释也。因恐联轴迟到，故先致此函，即问兴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五月廿五日

纒齋足下：变故以来，不得手书逾九月。今日接挂号信，悲喜何似！季刚性情乖戾，人所素谄。去岁曾以忠信笃敬勉之，彼甚不服。来书所说事状，先已从季刚弟子某君闻其概略，彼亦云吴先生是，而先生非也。在都与诸交游断绝，欲来上海，

就暨南学校教员。适诸校党争激烈，有暗杀校长教员者。友人或告以畏途，遂止不来。来书云，季刚已去，是否往关东耶？足下辞去法部事务，可谓竟信其志。其实南方之强，更甚于北方也。仆今岁唯闲居自适，夏秋间从事止观，颇得禅悦，而宴坐过久，心脉过旺，遂止不为。时以宋明儒书为乐，其中利病，颇能寻究。大抵佛法究竟，不过无我二字，则孔子绝四，颜渊克己，正与之合。自孟子、濂溪以至白沙，后及王门数传弟子，以至东林之高景逸，所得虽深，实是数论神我之见，所谓天乘者也。中庸归本于天，即中国之婆罗门。横渠近之，又不如数论也。明道、上蔡、慈湖，庶于佛法相近，而王门之王心斋，以安身为极则，乃是汉初黄老之学。若象山、阳明、瞋恚未断，只是人乘。高贤所得，乃不如其弟子，晦翁又不如二公。然欲维持世法，即朱、陆已足，而范希文、司马君实辈，亦未必不如朱、陆也。友人多言救世当用佛法，仆谓不本儒术，则王摩诃、裴相国之伦，何益人事？佛、儒



相資，楊大年、趙清獻輩乃可有立耳。足下自言以恕待人，  
違道不远，勉力行之可也。朋友隙末，最可痛心。然仆所经  
历，如此者尤多，亦只可以理自遣。季刚性行，恐难免於乱  
世，是则深可忧耳。书复，即颂起居暇豫。

章炳麟顿首

十一月二日



一九二七年



纓齋足下：得书论丧服废兴之义，今世衰道微，虽亲死不葬，临殡入内，世亦谁以为譬者？若因循颓俗，无事以名实征诘也。其犹欲酌损旧制，令当今可行耶？昔人云，毋轻议礼，盖东原与任幼植书已举以为戒矣。所论礼经丧服，多封建男统之制，今不可行。按封建与男统，固非一事。封建者，至郡县制成而废；男统者，无时焉可废者也。生人之初，知有母不知有父。渐进始有父系，今社会学家亦以是分文野。顾欧洲诸国，东及印度，犹未能纯为父系者，有二事焉。一舅之名与伯叔父无异也；一女子得继其父，再传遂为母系也。唯中国脱然于是，斯正文化之至优著者，岂可与封建同论哉？秦秀之议贾充也，不言其弑君乱政，而言其以外孙为后，昏乱纪度，应谥曰荒。古之视此，如是其严重也。今鄙俗亦有以赘婿承统传至外孙者，士大夫素未尝行焉。欲举此美俗与封建一切屏之，其比拟亦非伦矣。所举丧服三事，尊降独封建有之，《开元礼》以来铲削殆尽，此当与时变易者也。为

人后者，降其父母，此本后大宗尔。晚世之为人后者，非后大宗也，犹为所后者斩，而为其父母齐衰，不杖期，斯乃缪于礼经，亦宜举正者也。唯父在为母齐衰杖期，此古制之可间者。大氏殷周间母系犹一二未绝，亟为矫正，则不免过其直。顾念《荀子·礼论》有言，「至亲以期断，然则三年何也？曰，加隆也。」今父在为母期者，直不加隆尔，非有所减损明矣。且杖期与不杖期其别有二：一，不杖期，首尾十三月，杖期有禫，则首尾十五月也。以十五月，故容有经三甲子者。故古者亦谓之三年之丧。

《春秋传》：「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一，谓长子斩衰三年，妻齐衰不杖期也。

齐衰有四升、五升、六升之异。不杖期，皆在五升以下。杖期之服，为母则四升，此与斩衰，正服三升，徒以一升为差，与斩衰义服三升有半者，其精粗殆无以辨矣。盖母与妻至亲也，齐衰杖期独为母妻有之。虽尊如王父，亲如昆弟，皆不得比焉。斯亦见哀母之笃矣。由周而来，迄于秦汉，戎狄寝

远，父系斟定已如画一然，不待於别嫌明微。唐时尝改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此于今日可行者也。《明集礼》又加隆为斩衰，此乃见其一端，不可通于类例者。父母之恩一也，嫡母、继母，则恩与父异。为因母齐衰三年，则似杀；为嫡母、继母斩衰三年，则过隆；若为之分别耶，为妾母斩，为君母齐，于义又不可，故不如通为齐衰三年之适也。若夫哀毁之情，起居之节，因母则如父，嫡母、继母则杀焉，是之屈伸制礼者，固不以一概定也。大氏议礼服者，唯《开元礼》为得中，小小过差，当为之补削，令归于善。《礼经·丧服》，则有封建世卿之制，《明集礼》则有随情恣改之缪。

最缪者，如妇为舅姑三

年，嫡子为庶母杖期之类。

其不可行者固多矣。来书又谓遮拨礼教，与提倡礼教者皆非。夫今之遮拨礼教者，非固情有所不安也，沐于异国之俗，而慕其虚华，或妄为论议以通之。是乃华裔之辨，非

是与非之辨也。提倡者所苦无其学术，高者为礼经所困，下者为胡清习俗所渐。然与夫一意遮拨者，固不可同日而语矣。黑纱缠袂之制，今时华士多行之，犹未遍于齐民。计其陵迟之始，在清时已有其端矣。清固夷也，不习礼教，故丧服但有白布袍衫，而无衰制。入关之始，士民虽去冠带，从胡服，独丧服犹依古。久之，士人入仕为吏者，渐依清制，亦衣白布以居大丧。衰制渐微，犹不绝如线。欧洲诸国之以黑纱缠袂，视清时之白布袍衫又杀矣。以文学工艺计，欧洲诚胜胡清远甚。若以礼教相格，则二者正无异也。胡为必废衰制而从黑纱缠袂之俗邪？或曰衰不当物宁无衰，此于古言之可也，自宋末行木绵布，麻织日稀，今独沙门尚服之。故《明集礼》辨五服等次，但以麻布精粗生熟为校，不复计其升数，此由织纆之变为之，不得以古道绳切也。或曰，古吉服殊衣裳，凶服亦依其裁制为之。今吉服皆笛袖长衣，独凶服顺古，此龔龢不相入也。夫变冠以为帽，变衣裳以为袍衫，唐宋已然，而



凶服不变者，以凶服不必与吉服同制也。且今之军服，固与吉服异，法官又依仿古服为之。于此不责其同，独凶服必责其同耶？今所以存国情者，固非独丧服一端，然苟有存者，不敢废也。何必震于殊俗，誅於异言，以变吾之故常哉。所论礼古经事，他日当审之，今先为此以报。

### 章炳麟顿首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廿八日

觐斋足下：又得手书，具悉。足下以议礼者非其人，又非其时，因是激发，讥及礼制。不知今之时与项城秉政时异也。夷言珍说，鼓扇群盲，人纪几于扫地。一二硁硁者，以存礼自誓，此不可谓非中衢一勺。昔者，刘岳《书仪》作于后唐之世，岳之书虽多可笑，要之当议其学识之差，不当议其非时也。假令有如马季长者，出而议礼，其学识既无可问，又不必议其非人也。渊明云：「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足下

当审思其言。若夫政府所遣领录之人，且可勿论，如修史之有总裁，亦虚名耳。《隋书》不以长孙无忌废，《宋史》且不以脱脱废也。民国初载，丧服未定，（既未定丧服，不知谁死为有丧，不知黑纱为谁而缠，此真可哑然一笑者。）遂以黑纱缠袖为式，此犹胡清入主，唯有白布长袍以居丧。

道光时始定通礼，前此

未有丧服之制也。

然汉人仕宦者，亦未肯竟从时制。故事具在，今亦当沿

其例。更推之前也，汉时曹褒定礼，盖亦无士庶丧服。故《后汉·礼仪志》但有天子大丧，不及士庶。《舆服志》亦无丧

服。

汉时郡太守死，掾属或为服斩衰，此必非中朝所定可知。

汉世经儒，乃自从丧服经行之也。唯今

所谓「遵制成服」者，于名非是。有改为「遵礼成服」者，此为

得之矣。

《士礼》、《开元礼》、《明集礼》、《书仪》、《家礼》皆得称礼。

前引《荀子》至亲期断之说，

足下疑古者丧期无数，不应有此。不知《荀子》自以例推，非谓古有此制也。

父之兄弟，祖之兄弟，皆无大功，丧期一等，即服小功。知服期者，本应大功也。以父之兄弟与祖皆本应大功，则知父本应期也。此所谓以例推也。

足下又疑祖母不传重，何以为祖母后者亦三年。不知祖母与祖父一体，不得轻重相绝。为祖父后者，斩衰三年，则为祖母自不得不齐衰三年也。继母如母，足下疑其泰过，不知伯叔母已服齐衰期，父在为继母自不得不齐衰杖期，父歿为继母自不得不齐衰三年也，此皆义服，衰之粗细，当与正服殊矣。若慈母与庶母慈己者，等衰绝异。从母之服，稍加于舅，此则不容无疑者。今人则于庶母慈己者，虽无父命，亦以慈母之服服之，季刚是也。又不可以为训。若如明、清之制，庶母虽不

慈己，亦以杖期服之，则慈己者自当加至三年。然庶母杖期之制，亦仍不可为训也。此当集合礼家，酌定其制，非一人所能专断也。舅与从母同服，贞观已有其制，则亦且从贞观

可也。大氏《士礼》《尊降之制》，汉已来已不行。其余诸条，有于人情稍远者，《开元礼》已渐为变更。今人服制似当以开元所定为允，《明集礼》则太妄矣。《开元礼》仍有于人情不近者，则当会集经儒，斟酌损益，断非一人所可专辄也。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故曰毋轻议礼，愿足下慎之。此复，即问起居清胜。

章炳麟白

十二月十七日

一九二九年



纁斋足下：得书知欲为《三礼辨名记》，此事体大，恐非一时所了。既以礼为郑学，而又不满于郑君傅会之说，则用思益不易。鄙意《周礼》、《仪礼》本无纠葛，唯《小戴记》杂以今文，郑君欲为会通，遂不免于辞遁。今于《小戴》不合者，直驳斥之可也。至夏、殷文献，本无可徵，郑说原非有明据。然如封建地域之事，亦不能谓其尽诬。旧说夏殷建国，诸侯大者无过百里。据玉帛万国之文，则知其区域不过如此。《逸周书·世俘解》称武王遂征四方，凡憇国九十有九，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使皆如周制，自成国方三百里以上，其封守必备，焉有二三月间吞灭至尽也。周制虽更夏殷之旧，然无功叨窃者，虽侯国亦不过百里。《春秋传》称王命曲沃武公以一军为晋侯。一军，小国制也。故子产对晋人言，天子一圻，诸侯一同。明指武公始封言尔，其大者又或逾五百里。如平王东迁，以西周畿内之地尽予秦襄公，则大至方八百里矣。《孟子》视诸侯一同，以为常法，故误言公侯皆方百里，

非采之夏殷，然夏殷亦正如此也。旧说《禹贡》地方五千里，除去荒服，则九州之内方四千里。唯史公谓甸服在王畿外，故马季长说五服方六千里。然则除去荒服九州方五千里。案据禹贡山川之迹荆州南至衡阳，或抵五岭而止，约在北纬二十五度半，冀州北至碣石，约在北纬三十九度半，相距十四度。于今为二千八百里，于古则三千八百里弱。

以汉虑廛尺当今营造尺七寸四分率为，古今里法各

长一百八十丈，故以七四除今里，即得古里。

则与欧阳诸家所说中国方五千里，除去荒服，即四千里。合。

若据《尧典》北至朔方，南至交趾。交趾至少在今龙州以南约北纬二十二度，朔方在今宁夏以北亦约北纬三十九度半，相距十七度半。于今为三千五百里，于古则四千七百里强。则

与史公、马季长所说方六千里

除去荒服方五千里。

合，大致如是。而异议

所引，五服相距万里，为唐大无据之词也。《周官·职方》：



「王畿九服，相距万里」。《职方》本穆王时作，见《逸周书》。似非周

公之旧，即《大行人》所谓「九服朝会之期」，恐亦穆王时改定。

据自要服以内，相距七千里，东北至医无闾，在北纬四十一度半，而南方山镇，但举衡山，未必以衡山为止境，或自杨

州转而西，南至日南境，汉《地理志》以交趾、九真、日南属扬州。北纬十五度半，去医

无闾二十六度。于今为五千二百里，于古七千里稍强也。穆王独勤远略，故疆域甚广。然荒服则不可知，或当北抵肃慎，

《春秋传》以肃慎为北土。西极瓜州，今安西州。南极北户，赤道下，今爪哇地。则有古万里之数也。

若《王制》方三千里之说，于《禹贡》山川已不合，北不尽恒山，则与《职方》北至医无闾者更悖矣。殷时区域虽小，箕子尚可据朝鲜，高宗亦尝伐鬼方，相距亦不止三千里也。此据荦荦大者言之。若夫郑说褊狹，似亦糅杂今古文为言。《周

礼≡无禘祫之文，肆献裸饋食，今人已知为庙祭通制，非指禘祫。案《周礼》≡但言大烝，《春秋传》≡言尝禘，《记》≡言大尝禘。夫四时之祭，祠禴简而烝尝备。疑古者禘祭皆于烝尝合祭群主，非烝尝外别有禘祫，亦非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周礼》≡所谓「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间祀或因事特举，追享或即享先公。《司服》≡有享先公之文，如不亩、公刘，去成王、周公远矣，必不在庙祭之列。亦不必是禘

祫也。《春秋》≡所谓大事、有事者，因事须褒贬而书，故与烝尝异文，又非烝尝之外别有大事、有事也。《春秋传》≡称烝尝禘于庙，明禘即烝尝所行。《楚语》≡称「日月会于龙骧，百嘉备舍，群神频行，国于是乎烝尝，家于是乎尝祀」。韦解「群神频行」曰：「频，並也，言並行欲求食也。」然则大烝合祭，正遂群神並行求食之志。其非别有禘祭明矣。此鄙人所新见，不知足下云何？又五冕之制，郑傅会《虞书》≡十二章，以华虫当鷩冕，以宗彝当毳冕。夫三代异制，周何必袭虞。《王

风》称「毳衣如蒺」、「毳衣如璫」，是即天子之大夫衣毳冕者也。如蒺、如璫，必非指虎雉之饰。司农以毳为罽衣，正与《诗》合。鹭为何物，今虽难言，司农但说鹭为裨衣，是亦不以为华虫。近王壬秋谓鹭为羽衣，似有可取。后代鹤鹭之类，岂因缘于是乎？此亦参取先郑以与康成立异者，足下宜详之也。《王制疏证序》大致近是。先师以为素王新制，真乃率尔之言。观其别言周尺，又言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是岂孔子豫识其事？纵未必尽出汉文博士，亦必在秦汉间矣。足下以为《新书》、《繁露》之流，拟议亦合。《戴记》多杂汉初著作，非独《王制》一篇。如《大戴记·公冠篇》且明著孝昭冠辞矣。书不能尽，且擷举大较以复。

炳麟白

一月三十日

再《王制疏证序》文辞宜稍令平易，不必慕为醇古，方令习者易了。

麟又白



一九三一年



觀齋足下：得書，並先寄《國學叢刊》三冊，俱悉。近作《漢儒識古文考》二首，大抵謂漢代學者說經或有是非，至于文字，則無肌決之事。一由漢初八体試吏之法尚嚴，二由漢初故老未盡，故讀古文經者，得盡識其字，無所疑滯。逮及元鼎以後，始有古文專家之業。而自儒生以外，吏人猶往往知之，于漢碑可驗也。后之作鐘鼎釋文者，絕無傳授，以臆釋為何字，此所謂不知而作者矣。已屬鷹若繕寫，当即寄奉。洛陽所出晉《辟雍<sub>韻</sub>頌》，應先參考《晉書》，始可論定，近人偽作古碑者多。

未知足下有此暇晷否耶？聞足下治《三禮》名物，学子或言須有古器質驗，斯語甚繆。古器唯金石堪以永存，若布帛草木，勢不能久，非凭旧儒傳說，何以為徵耶？亦可見近代學子之愚也。書復，即問興居安隱。

麟白

十一月十三日

纁斋足下：前寄《汉儒识古文考》二通，想已接到。得来书并释桃一首，大体不误。古庙制宜再精考。韦玄成、刘歆与郑氏义多不同，即《记》称诸侯不敢祖天子，而鲁有周庙，郑祖厉王，亦非记所能通，此事恐须博考经籍，非一家之言所能了。褹裕说鄙人亦不敢专依郑氏，盖三褹五褹之说，不过《公羊》与《纬书》所言，于鲁且未必然，况可云百王通制耶？审思说礼固自不易。盖孔壁逸经与七十子后学者所撰《礼祀》，今皆不存。如近代定海黄氏之伦，研精覃思，亦无过管中窥豹而已。足下更有何术可以解疑祛滞，愿深思之。此问兴居清胜。原稿附上。

章炳麟顿首

十二月二日

再者：马氏注《礼》，唯《丧服》一篇。三国以来，解此数十家。后来补苴遗漏者，文在《通典》，大体可知。鄙意以为古礼可以说，及今尚循用者，唯有此事。

麟又白



一九三二年



纁斋足下：承钞唐君《清室四谱》，来示以猛可帖木儿为孟特穆，仆与友人陈佩忍已有此疑。以董山为充善，以脱罗为妥罗，声皆相似，其比合亦巧矣。然如是，则清不出范察，而出猛可帖木儿，此一大疑事。且猛可帖木儿三子，童仓、董山、阿古悉也。孟特穆二子，充善、褚宴也。童仓为董山之兄，则充善不得为长子，而童山之名于褚宴又不相会，则支离愈甚矣。据《清实录》自述世系云，肇祖生充善，充善生锡宝齐篇古，锡宝齐篇古生兴祖，兴祖生景祖，景祖生显祖，显祖生太祖。是肇祖去太祖六世也。而崇德、顺治两次追王，及今永陵葬处，皆只肇兴景显，而无充善锡宝齐篇古。顺治追王时，有《告天地文》，竟称肇祖为太祖之高祖，与前相去六世之谱不同。窃意太祖以前本无文字，谱牒不具，以口耳相传，妄取充善，锡宝齐篇古置肇兴二祖间。天聪初修太祖实录因之。崇德以后，悟其非是，又更订正，故只为四世。夫文字或难徵信，而山陵则形迹皎然，固宜以

四世为定。充善之为董山，妥罗之为脱罗，容或近之。要之，以此二人置肇祖后，则必崇德以前传闻之误也。盖孟特穆子猛可帖木儿为从孙，而其音相似，是以清人先有此误，今则不得不据陵墓追王之迹以正之矣。

《明实录》所谓纳郎哈者，于天顺、成化间领右卫，此则范察之后也。纳郎哈既诛，无子，以其叔卜哈秃，然则纳郎哈为范察嫡孙，而卜哈秃为范察庶子。何以徵之？天都山臣《建州女真考》、叶向高《女真考》、茅瑞徵《东夷考略》皆云董山诛后，其后与凡察后皆得袭，则卜哈秃断为凡察后也。

卜哈秃自成化六年袭职，至嘉靖三十一年犹在，在职八十三  
 年，年近百岁，  
 据《清实录》范察  
 再传至肇祖之说  
 其子则肇祖也，孙则兴祖也。而

父祖在，时年已长老，未尝当方面为大酋，或先其父祖而卒，是以中朝无闻焉。仆所考证如此，似较唐君为确矣。

再范察自朝鲜归与董山争印，卒分左右卫，其人渴于权籍如

此，必不隐身以终。范察先与兄猛可帖木儿同处赫图阿刺，非其孙孟特穆始居之，此皆清旧史之误。推其以范察为祖，断不可易。以清显祖及同族阿哈纳皆王杲部将，杲领右卫，则显祖阿哈纳必右卫人也。

所谓猛可帖木儿者即左卫始封之人，其与阿哈出本是一家。何以知之？以《明实录》载凡察、李满住，同以逢吉为叔，则猛凡与李满住当是同堂兄弟，而猛、凡之父当与释家奴为同产，则阿哈出为两方之祖。如或少疏，亦必同族也。

苏子河者，据《清一统志》在兴京城北半里，非苏克苏浒河也。苏克苏浒乃夷语，译言鱼鹰。苏子河则汉语。《汉地理志》亥菟郡高句驿有南苏水是也。高句驿城旧迹，今兴京尚有之。

据《清一统志》。则兴京正汉高句驿县，为亥菟郡治也。

灶突山即呼兰哈达，清语灶突曰呼兰，峰曰哈达。

唐君说是。《一统志》兴京有

烟筒山，石烟筒山，烟筒即灶突，古今异名而义一也。今兴京烟筒山，土俗语仍然。唐君想亦好学深思之士，如能见之，与相评订，何如？王杲究与清同族否，竟无明证。据《实录》，嘉靖三十一年卜哈秃犹在，而《东夷考略》称嘉靖三十六年王杲已领右卫，相去财五年。唯与清为婚姻，似非同族，故前书疑以婿袭者。

据明会典土官袭替例。

犹望更检此六年中事状也。

章炳麟白

九月十二日

一九三三年





纁齋足下：来书称古、今《尚书》《原本》，皆古文，传习皆今字，其说近是。鄙意昔人传注本与经文别行，古文家每传一经，计有三部，与近世集钟鼎款识者相类。其原本古文，经师摹写者，则犹彼之摹写款识也。其以今字移书者，则犹彼之书作今隶也。其自为传注，则犹彼之释文也。但彼于一书中分作三列，而此乃分为三书耳。伏书旧简，盖未尝传之其徒，所传者，只其移书今字之本。孔书旧简，虽入秘府，而摹写古文之本，与移书今字之本，必并存之。何以知其然也？《后汉书·卢植传》：「植上书曰：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並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则知汉世所称古文经者，其科斗之书並在，非独今字移书而已。《说文》引《周礼·匠人》：「广尺深尺谓之𠂔，倍𠂔曰《。」引《虞书》：「𠂔类于上帝。」其移书今字者，当作𠂔，浚𠂔，必

不作《双解也。

改古文之形为隶古定，此唯伪孔有之，汉人不尔。

《双解诸文尚在，则知许氏

所见为摹写原本，可知。《说文序》称壁中书及张仓献《春秋左氏传》，而谓郡国所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则知壁书、仓传，许氏曾见其摹写之本，故得与鼎彝相似也。是故追论原始，则古、今文皆是古文。据汉世所传授者，则古文家皆摹写原文，而今文家直移书今字，实有不得强同者矣。至同一古文经典，而诸家文字或异，此乃其训读之殊，非其原文之异。《经典释文》云某家作某者是也。然自马氏以上，本经与传注分行，故经文与训读之文有别。逮於郑氏，直以己意改定经文。《周礼》所云故书作某者，故书乃经文旧本，而今之著于经者，则郑所改定之字。由此

观之，古文传至郑氏，则亦等於今文，《释文》宜必非臆造者。独宋次道、薛季宣所传，则不能明徵其是。宋、薛书既不足以定枚氏真本，枚氏真本又不足以定壁中古文。扶微保

阙，唯《三体石经》。倘见其真，其余则文字近古者差舛耳。若乃立说同异，古文家亦不尽有徵。非徒成周之制不可以说四代，经文简质，行事不尽详。古文师所说事状，其果有根柢否也？《大传》为今文之祖，伏生生秦时，其言或有徵。顾古事异论，自周末诸子已然，伏生视诸师差前，于诸子则晚。其所记录，亦犹蒙恬述周公事矣。仆谓四代之事，难尽悉也。周事辅以它书，则不如《逸周书》。太史公《周本纪》述克殷事，盖全取《逸周书》文，以为考迹古文者宜然。顾马、郑未暇是耳。来书述治《书》四术，大致皆是，欲尽明则不能也。所论伪孔传作於何人，昔人或疑为郑冲，或曰王肃。肃之说与伪孔既有异同，冲在魏世与何晏同纂《论语集解》，而孔氏《论语训说》世所不传，独於斯时见之。疑《论语训说》与《尚书传》皆冲所託也。冲年最老寿，逮晋世为三公。《三体石经》之立，正冲所亲见者。其多所采摭亦宜。肃卒於甘露元年，亦在《石经》立后。《论语集解》引肃说已

多，肃之视冲则行辈为先，故伪传亦多取肃义。肃善贾、马，而薄郑氏。今伪书文字，顾有异於马、同於郑者，宜必冲所定也。

### 章炳麟顿首

三月五日

书成后，又疑二十五篇伪书为肃所集，其它篇改定文字及伪传则冲为之。又白

再者，太史公问古文於孔安国，《书序》为今文所无，独古文有之。太史所录，其文字多与今异。孰为壁经旧文，孰为后改，虽未可以一概论之，乃如三股作𠂔，中虺作𧈧，异亩同

颖作母，肃慎作息，马、郑皆同。伯囧作𡗗，文皆近古，疑壁经本然。

旅天子之命作鲁，则知壁经本作𡗗字。古文多以𡗗为鲁，故史公读为鲁，后儒读为旅也。帝告作𡗗，汝鳩、汝方作女鳩、

女房。

女字必是旧文，作汝者唐以后改耳。

大垌作泰卷，归兽作狩，虽未知史公所书

与今通行之枚本孰为得真，要亦考古文者所有事也。又白



一九三四年





纒斋足下：前得手书，云《丛书》须俟年底截事。现新历年久已过去，想所谓年底者，自指旧历言也。《书经精校》自然缓出。但今之所患者，东邻责言，正如痲疟，交春必当再发。报载仪酋称号，及郑酋国都不变事，令人毛戴。幸而力能拒之，北平市已遭蹂躏，不幸退衄，更何可言。望校仇从速，并督工人速为剜补，必须于立春前毕工，庶免殃及池鱼之虑。至要至要！特肃，即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一月九日

纒斋足下：本月十日将所说《古文尚书》一册用双挂号寄去，並信书一函，想可收到。《丛书》之刻，阴历年底可成否？前足下言刻成后当好派一人经理买卖，今亦未得其人。足下且任其事可也。学会款项恐将用尽，但亦不宜遽停。足下且简

单作一宣言，不必固辞也。此问兴居康胜。

麟白

十四日

纛斋足下：驻苏一月有半，无日不在亢阳之中。江南粳稻殆已稿尽，而北方方苦泽水，气候不均，乃至於此。近以执热为患，无暇研精，日诵范文正、司马文正二集而已。学风败坏，殆难振救。在苏新收学子数人，视前者皆不相及，盖根柢素薄使然。季刚、旭初辈在金陵教学数年，学子成就者亦无过三四人，此皆可遇不可求者。人材难得，过于隋珠，未知后起者又何如也？拙著各种，想校改已毕，未审何时可令装订成就。此间学子望此亦亟也。特肃，即问起居康胜。

同志均候。

章炳麟顿首

七月二十日

一  
九  
三  
五  
年



纒齋足下：斗历又移，衰年正觉时去之速，而强壮者正务精进也。拙著数种，自去年七月廿五日得信后，未有音耗。顷来又逾半岁，未知能就绪否？刻字铺一味懈缓，不可不力加催促。计自前三岁时付梓，今已实足两年有零。此间学子亦望此甚急也。书此，即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二月十六日

纒齋足下：得二十二日书，乃知书未刻成之由。玄同杂务本较人为多，事既延缓至此，不得不交足下专办。凡事独任则速成，两任则中堕，亦必然之势也。可以吾意示之，並將稿件取回，以趣敏疾。不然搁置许久，兼恐稿本损失，此亦一虑也。再者，《三体石经考》系玄同手书，后附，跋尾亦玄同属为之。如其思想蜕化，于前跋又有不惬，不妨将前跋删去，但谢其写校之劳而已。麋鹿食荐，即且甘带，孰知其为正味

也。书此，即祈照办。顺问起居，不具。

### 章炳麟顿首

二月二十五日

颛斋足下：得玄同来书，其辞平正而衰委，非蜕化，实缘病困。且刻以阴历三月之秒，必可出书。如是自堪慰藉，已复书止其哀痛矣。玄同以半农、晦闻云亡，时时出涕，不可谓非有情人，其得病亦颇类中风，所谓神经性者是也。始慕稽阮，亦为增病之药，今慕颜之推，庶几得侯氏黑散矣。足下近岁所作何事？岂学校一切不处耶？仆每念近世学校中人能理小学者多有，能说经者绝少。间有之，大氏依傍今文，指鹿为马，然尚不可骤得。足下能明《三礼》名物，最为核实。此之一线，固不可令绝也。近欲宣说经义，与众共之，尚苦学子读经者少，海之谆谆，听则藐藐。此亭林所以开读经会

也。书此，即候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三月三日

纁斋足下：得书询及《易》义，卦气、纳甲之与先天，其为方士传会则同，理堂所说得之矣。及其以文字音训相涉者，展转比例，是则作易者先择数字，以为骨核，然后著笔为之，恐拘挛太甚尔。商瞿传《易》，今其大义不可知。施、梁丘，亦无一字存者。独孟氏尚有遗说，又无以得其要领。自是传费氏者，季长、景升之术最微。郑、荀与虞、费、孟殊贯。恐虞氏非真孟氏，而郑、荀亦非真费氏也。仆之有取於王、程者，亦谓其近道耳。非谓三圣之旨，尽于是也。读王注者，当先取略例观之，其言闳廓，亦不牵及玄言。程氏即往往以史事证易。二家所得，独在此耳。足下意好治《礼》，以此教授，亦足自立。《易》义置为后图可也。抑足下曾言，

《诗》、《礼》可解，《书》、《春秋》难解，仆谓《诗》、《书》亦略等耳。以训故文曲言《诗》、《书》为易知。顾《书》犹有事状可凭，《诗》自正雅而外，其事状多不可知。毛比三家优绌且勿论，然三家篇义存者几何？而毛《小序》犹全，正使圣人复起，舍毛氏亦何所据？比深求之，《序》亦无以使人冰释理解。若自定篇义，又所谓不知而作者也。

曾记魏氏《诗古微》以《小

雅》言共人者，皆指共伯和，说为厉王流彘后诗，此与伪子贡《诗传》指《陈风·泽陂》为伤泄治者同为可喜。胜於晦庵诸公之任意诬蔑。然终蹈不知而作之弊。吾独且奈

何哉！慢性气管支炎，仆今亦患此一岁矣。日以银杏五颗捣碎服之，稍有效也。书复，即问起居康胜。

麟白

三月十五日

纡斋仁弟足下：得来书谓形声义有不相应者，因举男女父母



四语为证，而谓有此语时，至少五万年，有此字时，至多不过五千年。鄙意父母之语，发于自然，容初有生民已尔。男女之语，何时出口，则不能知也。庖牺作八卦，但有乾、坤、坎、离等八名尔，其余果作何语，谁能验之？其夏种未兴以前，蚩夷馱舌呼男女当云何，更不可校。既有男女二语，训任、训如，当亦与之同起尔。父母为孩提弄唇吻语，四裔悉同，自不能以矩及牧为训。此与男女校然有异，无待繁言。来书又谓罢即疲字，从网能，即谓无能，斯说近之，然不如竟从网能本义为言。熊在网中，尽力求出，终于困惫，是即疲义。若以网为无义，事属声借，恐造文时未必尔也。

再，前得复书，论薛氏古文事。足下于此，翻检果已审否？鄙人观其文字，诚有出唐写《释文》外者，如肆之作繇，戮之作敝，皆本《说文》，而与《释文》正义不合。至如有皆作广<sup>又之</sup>变。威皆作𡗗，共、恭皆作𡗗，则与《三体石经》字例悉

合，恐非出于臆造。大抵开元改定，枚书真本已亡，而《释文》犹在。开宝又改《释文》。然《释文》原原本本，孙奭、贾昌朝犹及见之。薛本盖即宋次道等所为，辑录《释文》兼采《说文》引书之字，以成此本。虽不尽合于梅氏，反有合于汉时古文真本者。其足利本古文，则古字较薛为少。然如分北三苗，薛只作北，足利乃作，是仍有采摭异书者。今所见《释文》残本，不过《尧典》、《舜典》二篇，欲求其全，则以《汗简》为正。盖成书在于周时，《释文》原本尚未被改窜也。如云《古文尚书》无字，字确与《释文》相应。以《汗简》校薛本及足利本，薛本于《释文》外采摭稍繁，足利本于《释文》内搜辑未尽，皆未如《汗简》之诚谛矣。令郎调任事仍属旭初为致力，未知有以藉手否？书复，即问起居康胜。

麟白

五月七日

纓齋仁弟足下：二十一日得玄同書，并拙著十六部，今日又得手示。此書經營二歲有余，方成剞劂。足下与玄同力亦惫矣。初閱前二冊，有三字（已示玄同）寫誤，后二冊足下能更校之，則誤字可盡矣。然后或刻單字印原字傍，或作勘誤表，庶几尽善。來書稱賣价拟定五圓，而以南中事付之景鄭。按以刻資并印刷纸张費，合計須銷至五百部方得够本。然書坊經賣，最低亦須扣二成，則原主祇得四圓。南中虽托景鄭，亦發書坊而已。如是須銷千部方得够本。足下宜更作書致景鄭。

原書尚未交去。

明定折扣，并将年終交帳之处開示明白，然后可从

事耳。景鄭住苏州南石子街，郵寄必无誤也。

麟白

五月二十三日

纓齋仁弟足下：变乱以来，未通尺札。闻北京大学受东人威胁，有意南迁。如玄同辈於北平植根已深，恐不能舍之他去。若夫己氏者，颇有邦为之名，疑其乐处北平，而南迁则虚语也。五四运动一案，此曹自谓间世奇功，其实当时危急，本非南宋之比。而曹、章辈亦未至如汪、黄之甚。击之者，虽云义愤，固不可与陈东同论。今则汪、黄果再见矣，而竟未闻有击之者，然则前功固已尽弃，乃夫己氏得意之秋也。闻遇夫早离北平，今日教育界中可与言者，尚有几许！足下亦植根北平久矣，此后进止当何如耶？拙著自样本来后，略赠学人数部，其出卖之品，已寄景郑否？足下前欲取足利本《尚书》以定枚氏真本，是否即据《七经孟子考文》所载定之。又闻北平有欲将古本集刻者，恐东方所有，亦不过采足利本。其敦煌石室所出者当祇据未改本《释文》搜集为之。计枚书自天宝改从今文后，至宋初已二百年，旧本不必尚在，唯《释文》则於开宝改定，郭忠恕辈固尝习未改本者，故《汗简》

所录《尚书》古文，多得枚氏之真。即宋次道、王仲至所见，亦必据《释文》集录者。当仁宗朝去开宝未久，杨备、贾昌朝曾见未改《释文》，则亦何疑于宋次道邪？若谓隶古定原本至宋尚在，恐未必然。即足利本果否出于唐世，亦未敢质言也。然深究此事，与今日国事有关亦不得不从缓矣。溺人必笑足下，得无哂其非时否？率意写此，即问起居无恙。

章炳麟顿首

七月四日

再：前玄同属为刘半农题墓，已复书令裁纸样，而竟不来。想多难时不暇顾此耶？试往敬之。

麟又白

纁斋仁弟足下：景郑交到来书，并银币一百零一圆，所拟办法，尽可照行。南中尚苦寄售太少，欲得续印耳。季刚突于

昨日去世，深有祝予之叹。其弟子传业者，亦尚有一二人，遗学不至泯绝。而身后著述无传，亦由闲距太严之过，真可为太息者也。书此，即问起居康胜。

麟白

十月九日

纘斋仁弟足下：得复，於中央作教事，尚有踌躇。在足下或以舍旧图新，不幸挫折，反成笑柄为虑，此则计虑太周矣。南都学风较北京为平正，学潮既少，学子於闻望素深之人，亦皆帖服。据旭初来书言，人闻纘斋当来，相庆得师，此见群情敬信，足下似不应翫视之也。况近世经术道息，非得人振起之，恐一线之传，自此永绝。从以小学文学润身，未足为贤者识大之道。足下研精经谊，忍使南土无继起之人乎？来书言主任中院国学系十余年，此诚不能忘情者，至东北大学，尚非根本所在。仆意于东北大学不妨就三个月前辞去，

而中院且覓相当之人。旭初意亦了此，故拟发聘书，以明年二月为始。此三四月中，则悬榻以待也。前问旭初，如纁斋不来，任说经者更有何人？旭言无有。因问邵君瑞彭如何？旭曰，此岂可与纁斋並论。观其用意，除足下外，更无人胜任者。按之事实，亦信如是。竟荃亦曾求为推轂。仆念竟荃之学，尚亦不逮邵氏，故未能为言。且北平之非乐土，日苏之必有战争，足下亦筹之甚审。然爆发之期，恐须俟一二年。乘此空隙，以家累次弟南移，终较临渴掘井为易，此则仆所为借著代筹者也，愿重思之。

麟白

十月二十日





一九三六年



现斋老弟足下：客腊旭初来，言足下已允就中央大学之聘，喜甚。此间自去岁设国学讲习会，《五经》、子、史皆错杂讲解，虽日不暇给，意谓聊胜于无。经部《尚书》、《春秋》由仆自行演讲，《诗》、《易》亦尚有人任之。唯《三礼》非足下不可，然亦不务繁博，以大体疏通为主。自金陵至苏，道途非远，星期一日，足下中央无课，务请每月来此两次，车费当由会中支付，万望勿却。特先布意，顺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一月三十日

现斋老弟左右：前得书欲为令郎调缺，仆素不知为省委与部委也。问之金陵当道，乃悉其权在省。仆与省主席陈君绝无杯酒之欢，乃求与陈相知者为言之。荏苒二三周，卒无复示，亦不知其人果言之否？此事且须忍耐，俟有机会，更为图之。《续丛书》南方求者颇多，而景郑处闻已消尽，望更为寄一

二十部。仆近复理董《尚书》，一岁以来，所得又百余条。

故《古文尚书拾遗》二卷，将来或再扩张成四五卷，精博或不逮《述闻》，然颇谨於改字。凡本字可通者，必为通之。

如「黎民俎饥」，俞先生以马本作祖，祖古字作且，《说文》，「且，荐也」。故祖饥当训荐饥，是说确不可易，而却忘郑本作俎。俎、且之为同字，更非祖、且假借所可同论。又如「予亦爇」相承读拙。不悟此后若观火、若网、若农三喻，每喻意皆相承。观火即燿火，见《周礼》注。亦即權火。则爇为火光无疑。

又如「非我小国，敢翼殷命」马、郑、王本皆同，伪孔独改作弋，义过佻巧。马、王训翼为取，郑训翼为驱，翼无取义，驱殷命更益不辞。今取《溢法解》「刚克为伐曰翼」释之，翼殷命，即刚克殷命，文义始条达矣。若斯之类皆不欲改字者也。《三体石经》又出一方，归白坚武手，携至上海求卖，每字索二十圆。全石约四百余字，则须八九千圆，恐中土无

有出此重价者。乃急购其拓片以来。闻北京友人欲将《三体石经》、《熹平石经》所录《尚书》与薛氏古文、足利古文合编为一书，此亦甚佳。究之薛氏书自采取未改《释文》外兼有采取《说文》者。枚氏真本，当以《汗简》所录为正。缘此书作於周时，尚在开宝改定《释文》前也。段若膺疑开元卫包改窜《尚书》后，枚氏真本已不传。不知枚书虽亡，而释文固在。唐、五代、宋人辑录《释文》以成之十八篇，不待亲见枚本也。仆于薛本亦往往有所采焉。

### 麟白

纒斋足下：再论古文《尚书》一函，想已收悉。近因思莫高窟《释文》残本所引，云《说文》古文者，则取之许书；云古文者，当取之《石经》。盖梅氏所献《尧典》与后之取王注本而名为《舜典》改作古字者，于《说文》、《石经》实亦搜采未尽。如辟四门不作開肆，类不作𠂔，是其采《说文》

未尽也。徃下云古文作𩇛，雨下云作𩇛。

此盖霸之古文，借为雨。

雨，陟下云

古文作𩇛，离下云古文作𩇛，𩇛下云古文作𩇛，殄下云古文作尸。其文字或同《说文》，或异《说文》而不以《说文》标目，知所取者为《石经》，而当时改作古字者采《石经》亦不尽也。《汗简》所引称《石经》者，自为《石经》残本。称《尚书》者，则为梅本古文。唯陆氏云既是隶写古文，则不全为古字。穿凿之徒，依傍字部，改变经文，不可承用。而《汗简》所取《尚书》，纯作古文篆执，多有陆氏音义所引，而即取为正文者。此则东晋旧本实未必尔。故前书云宋次道、薛季宣所传不足以定梅氏真本也。最可异者，《𩇛》字见《说文》，亦见《石经》，而《汗简》《𩇛》下则云：「今古《尚书》无之」，是则所谓「摘星宿遗羲娥」者矣。《汗简》引《石经》盖得其真，引古文《尚书》未敢信其悉合旧本。

梅氏旧本。且

其所引，又有古《周易》、古《周礼》、古《毛诗》、古《论语》等，魏晋以来，未见有是。即《三体石经》亦不闻有此数者，疑皆出唐人，犹清世篆文《五经》耳。其文或与《说文》、《石经》应者，则唐时功令，固以此课书学也。足下又疑后出《舜典》所作古字，亦与《石经》相应，此则《石经》摹本，晋时必自有之，隋《经籍志》所谓梁有《三字石经》。尚书《十三卷》，《春秋》《十二卷者》是也。匆匆不及多述，以此供考。

章炳麟顿首

三月十一日

再者《汗简》所引《尚书》多有因隶古坏字转作篆执者，如誓字作𠄎，其实隶古误断作𠄎也。

纁斋足下：比得二书，论孔书事，而《左氏社注》书孔传异同考《未到》。鄙意欲知孔书为谁作，当稽之实事，不容以疑事

相质。案《尧典》正义引《晋书》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柳授城阳臧曹字彦始，曹授汝南梅賾字仲真，遂於前晋前字奏上其书而施行焉。」又引《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

所引《晋书》今所行唐修《晋书》不载此事，盖王隐谢灵运、臧焘书也。此载籍实事也。疑王肃曾见其书者，

陆、孔二家推度之辞也。然则孔书出于郑冲，此为诚证。冲上《论语集解》已伪造孔安国训，亦其比例也。《魏志·高贵乡公纪》：「正元二年九月庚子，讲《尚书》，业终，赐执经视授者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等各有差。甘露元年，帝幸太学，讲《尚书》，帝问曰：『郑玄云：稽古同天；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何者为是？』次及四岳举鲧，帝又问曰：『王肃云，尧意不能明鲧，是以试用。如此，圣人之明，有所未



尽耶？』今按所举王肃二义，今孔传亦同，帝但称肃，不称孔安国，则知冲虽伪作孔传，未敢以是授帝，盖时有郑小同同授《尚书》，不可欺也。冲于正元二年已为司空，明年肃卒，官止列卿。是冲名德在肃上，而伪造孔传多同肃义者，

一以肃义多同贾，马，

肃本善贾马学，顺考古道亦贾马义，见《魏志》。

二则犹《论语集解》

有取于肃也。若其文字，率取《三体石经》，前书已言之。字合古文，训合贾、马，如此犹不敢讼言于众者，魏世宿儒尚多，其欺不可讎。且二十五篇伪书为之碍也。逮晋之兴，冲自太保迁太傅，其德望为时人所莫及，名儒亦垂尽矣。始稍稍露头角。晋初议六宗，司马光引安国说而破之，是必冲引安国以定礼，而司马彪就文为辩，非彪曾见伪孔传也。冲所传授，同时不过苏愉、梁柳，则杜预亦不见其书，从可知也。皇甫谧于柳所见五十八篇，帝王世纪或取之，犹当时之信汲冢《纪年》，谓其引《五子之歌》为浅人妄加者，固非，

谓其已立学官，则益为诬罔矣。若李颙《尚书集注》引孔安国以说后得《泰誓》，是或郑冲古文《泰誓》犹用旧本，而今之孔书中《泰誓》又出于梁柳、臧曹所伪造邪？以意度之，邯鄲淳于魏世最为老儒，《魏略》淳在《儒宗传》。孔壁古文，独淳尚能书志，

伪造孔书者，固不得不取《石经》以示信。然《石经·尚书·泰誓》犹是汉世后得二篇，且录在《太史公书》，而今文亦无大异。冲虽欲为异，亦不能也。其分《尧典》为《舜典》，自「慎徽五典」以上，亦不敢妄著一字。立意正相似。彼伪造《泰誓》者与后之姚方兴伪《舜典》正同。梁武不信姚方兴书，于两《泰誓》亦兼而存之，盖已烛其隐矣。二十五篇所以得伪造者，由当时无其书，非《泰誓》之例也。假令晋不渡江，人人得见《三体石经》，伪《泰誓》必不行，而伪造《舜典》二十八字者，亦不出。晋之渡江，非冲所逆知，夫安有自作衅罅，以启后人之抉摘者乎？由是言之，冲之

《泰誓》及《传》，不与今孔书同可知也。鄙见如是，愿更详之。

章炳麟白

四月三日

现斋足下：得《经籍旧音辨证》、《论衡举正》二种，足下于旧音用功完密，所发正五百余事，洵为精善，是书即付单行可也。然前所采摭二十五卷，功力既勤，弃之可惜。且无是则旧音不全，仍宜集为一部。其有辨证者，条下注「有辨证」三字，两书各自为编，互相检核，庶几尽善。唯此种书籍宜用木板印行，约计两部字数恐在三十万以上。木刻计价，需百金千两。有好事者，当为梓行。无其人，则先藏名山以待尔。《论衡举正》未能精理，足下如能自为，则甚善。《论衡》在今日非常人所窥，较《淮南》已稍僻隐，《举正》似难单行，唯附《论衡》书后，作为校语。有此，则《论衡》

始得善本，视通津本必远胜矣。京师书籍近想更贵，不知有佳书惬意者否？鄙人近得明代官书及编年书数种，乃知满洲旧事。《清实录》及《开国方略》等，並载爱新觉罗谱系，其实疏漏夺失，自不知其祖之事。明史于此，亦颇讳之。乃笔其事状为《清建国别记》一篇，逆知清史馆人必不能考核至此，而鄙意犹以旁证过少，更欲得他书详之。明代册籍，自清修《明史》后，当遭毁灭。闻前岁内阁搜出旧案数百麻袋，其中多清初旧事，並明代公牍，亦有存者，望为访其踪迹。此件近移京师大学，主校者必以奇货视之，如有可证天聪以上事者，募书手录得数篇，则不啻拱壁矣。此问起居万福。

章炳麟顿首

五月二十四日

附  
录

吴承仕大事年表



## 吴承仕大事年表

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一岁。

三月二十日，吴承仕出生于安徽省歙县昌溪仓山源。

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五岁。

就读于仓山源私塾，启蒙师为张建勋、汪沛仁。

一九〇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九岁。

应乡试，考中举人。

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二十四岁。

清政府废止科举制度，改行举贡会考的第二年，应考取中。

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二十六岁。

赴北京应朝考，被取为一等第一名，点为大理院主事。

一九二二年（民国元年）二十九岁。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任司法部佥事。对历代典章制度、三礼名物颇有

研究。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三十一岁。

窃国大盗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一月七日，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大闹总统府，严厉谴责袁世凯包藏祸心，被袁幽禁。一月二十日章氏被迁往龙泉寺，七月迁东城钱粮胡同，仍被监禁。吴承仕对章氏这种勇于同反动军阀作斗争的精神十分钦佩，经常到章氏被监禁的地方探视，送衣送饭；在此期间，还经常与章氏通信，请教学问。吴承仕受业于章氏门下，自此开始。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三十二岁。

吴承仕常到钱粮胡同探视幽居中的章太炎，章氏口述玄理，『令其笔述』，名《荊汉微言》，共一百六十七则，多数是发挥印度哲学和有关中国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思想的记录，也有一些讨论文字音韵的笔述。于北京铅字排印成本，后收入浙江图书馆本《章氏丛书》。章太炎在《自定年谱》中记述了与吴承仕的这段经历：「歎吴承仕检斋时为司法部令事，好说内典，来就余学。每发一议，检斋录为《荊汉微言》。时袁氏帝制萌芽已二岁矣，往日当事数遣客来伺余意，道及国体，余即以他语乱之。间亦以辞章讽刺，《宋武》、《魏武》二颂及《巡警总监》、《肃政史》二箴皆是时所为也」。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三十三岁。

吴承仕收到章太炎撰赠的一幅对联，联曰：『瑜伽师地论不二，人间两足尊方生』。署款为：『支那白衣章炳麟顶礼赞颂』。吴承仕按章氏嘱意将对联挂于释伽像旁。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三十四岁。

各派军伐争权夺位，政治动荡，吴承仕出于对现状不满，每日上午十时至司法部『画卯』签到，下午五时即回家读书、写作。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三十五岁。

与庞敦敏（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方石山（首善医院院长）、王元增（字新之，京师第一模范监狱典狱长）、陆麟仲（陆润庠之子）、傅侗（宣统皇帝的兄弟）等组成了『昆曲研习会』，在研习会中吴承仕最爱唱的戏有：『弹词』、『骂曹』、『议剑』、『扫秦』、『北诈』等剧。『骂曹』是弥衡击鼓骂曹；『议剑』是王允与曹操合谋刺董卓；『扫秦』是疯僧骂秦桧。名为演唱，实为借古讽时，指桑骂槐，以讽刺抨击北洋军伐政府的腐败。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三十六岁。

一月十八日，巴黎和会开会。以战胜国资格出席和会的中国，却受到战败国的待遇。中国在和会上失败的消息传来，举国愤慨。

三月二十日，吴承仕撰写的《王学杂论》及黄侃所撰《题辞》同在北京大学出版的《国故月刊》第一期上发表。章太炎收到黄侃寄送的这期杂志，即复函吴承仕：『季刚寄来《国故月刊》，见足下辩王学条甚是』。

五月四日，『五四运动』爆发，北大、高师、高工等十余校学生三千余人，赴天安门示威，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会后学生队伍拥至东城赵家楼，高师学生匡互生等人破窗而入，打开大门，队伍踊入，并痛打章宗祥，在遭到军警镇压后，有学生、市民三十二人被捕，其中北京高师学生有陈荃民、向大光、初大告、杨明轩、薛荣周、唐英国、赵允则、王德润等八人。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四十岁。

曹锟贿选总统，极力粉饰太平，以收买人心。昆曲社曾发帖给吴承仕，邀请其赴西单堂子胡同唱堂会。吴承仕复函拒绝与会，在给赋斋诸社友的函中言：『前奉社帖，未审曹为谁某，及入朱门，始知其审，彼间空气较热，勉奏弹词半折，嘶哑几不成声，自分歌喉已坏，不得伺候贵人，此后会期，幸勿发

帖。……』

撰写成《经籍旧音辩证》（七卷本）一书，由章太炎作序，钱玄同题签，后又由黄侃笺识。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四十一岁。

撰写《淮南旧注校理》一书，由章太炎题签。《经籍旧音辩证》出版，章太炎为其撰写《经籍旧音题辞》。以为『其审音考事皆甚精，视宁人之疏、雅存之钝，相去不可以度量校矣。明清诸彦，大抵能辨三代元音，亦时以是与唐韵相斟，中间代嬗之迹，阙而未宜，检斋之书出而后本未完具，非洽闻强识，思辨过人者，其未足与语此也』。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四十二岁。

撰写《尚书古文辑录》手稿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四十四岁。

广东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北洋军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等革命党人被捕。

吴承仕在司法部曾多方设法营救李大钊等同志。四月二十八日，反动军伐张作霖在北京以绞刑杀害李大钊等二十名革命烈士。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共产党员谢伯俞、吴平地女师大学生张挹兰与李大钊一起英勇就义。

四月二十九日，吴承仕闻知北洋军伐政府的反动暴行，愤然辞去司法部金事之职，以表明其不与反动政府同流合污的鲜明立场和态度。

当时，北京城内，充满恐怖气氛，到处标示『莫谈国事』。一些反动文人，恬噪不已，反对『学生干政』，提倡『读书救国』。吴承仕继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于七月十五日招生考试时，命作文题为：『读书与救国能否并行不悖，抑有先后缓急之论欤？』与当时的社会上流行的论调针锋相对。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四十六岁。

任私立安徽中学校董事。

续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教授，钱玄同任国文系主任。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四十七岁。

继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教授，同时在东北大学兼课，并担任中国大学国文学系系主任。其时中国大学属私立大学，未在教育部立案，凡有名望、地

位和成就的教授皆不愿到私立大学任课。自吴承仕任系主任后，先后聘到一些学术界名流到中大讲课。吴承仕为北京师大毕业同学题辞为：「勿欲速，勿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在中大任教期间，与中国大学进步学生齐燕铭等人往来密切，经齐燕铭介绍，读社会科学、马列主义著作，开始了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方面，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解三礼名物；另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内有军阀频繁混战，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只埋头治学不行，要关心政治，关心社会。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年）四十八岁。

### 九一八事变。

卖国政府执行投降政策，引起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会，全体一致决议通电南京政府，要求抗日救国。当时吴承仕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会主席。

五月一日，吴承仕编辑的《国学丛刊》由中国大学出版。《序例》中写道：「此中所策，以考订国故之文为多，有实事求是之诚，无专己守残之意」。分学

术、文章二门，双月刊。第二期起，『因与师大所出版刊物同名』，改为《国学丛编》。

应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一年）四十九岁。

继续应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

热情支持进步青年抗日救亡的正义斗争。北师大学系学生王志之，以『含沙』笔名写了揭露九师反动当局压迫学生罪行的小说《风平浪静》，无法出版，吴承仕慷慨相助，资助他在人文书店出版。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五十岁。

继续应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

章太炎在致潘承弼书中称：『前此从吾游者，季刚、检斋，学已成就，检斋尚有名山著述之想，季刚则不著一字，失在太秘。世衰道微，有志者当以积厚流广，振起末俗，岂可独善而已』。

本年，吴承仕、钱玄同于北平校刊《章氏丛书续编》，吴承仕在致潘承弼书中称：『师书开工二年，今始告成』，『初印兰色二十部，寄师十六部』。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五十一岁。

续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中国大学国文系主任。

吴承仕自己出资创办了进步的学术刊物《文史》，创刊号于五月十五日出版，以刊登进步的学术论文为宗旨。鲁迅、沈雁冰等著名作家及一些青年作家，间有文章发表。吴承仕每期都亲自撰写重要文章，如：《五伦说之历史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对于丧服应该认识的几个问题》（以上见创刊号）、《语言文字之演进过程与社会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二号）、《布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与井田制》（第一卷第三号），这些文章，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分析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创刊，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第一卷第四号止，共出版四期。由于时局的演变，为了适应抗日爱国斗争形势的需要，《文史》停刊，开始筹办新的杂志《盍旦》。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五十二岁。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盍旦》于十月十五日创刊。由吴承仕出资创办，张致祥（管彤）负责编辑，经常投稿的有曹清华、高滔、谭丕谟等人。文章主要是以马列主义的观点，评论时政。吴承仕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毒品化的疯话》、《张

献忠究竟杀了若干人》《木狗子与本位文化》、《赵老太太的认识论》、《士君子》五篇短文。《盍旦》自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创刊，至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共出版五期，后因反动政府的查禁，被迫停刊。吴承仕共发表论文十四篇。十二月，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吴承仕积极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并参加了游行。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五十三岁。

《盍旦》被迫停刊后，又与黄松龄、齐燕铭、管彤、曹靖华等筹备创办《时代文化》，于八月五日出刊。吴承仕与创办本刊的几位负责人轮流召集座谈会，每周或十余日举行一次。当时，故都北京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吴承仕冲破反动派的罗网，进一步靠拢、支持进步势力，以他的行动为青年做出表率，因而赢得了进步青年对他的仰慕。至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时代文化》共出版了五期。

经过几年的实际斗争，吴承仕已经有了较高的觉悟，敢于见危受命，临难赴义，这年春天，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齐燕铭、张致祥（管彤）同志同在一个特别小组，由一位清末举人、经学大师而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是吴承仕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一二九运动以后，高等学校的反动当局加紧迫害进步学生，使许多爱国青年失学。这年暑假，由吴承仕倡议，利用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试卷出题、评卷的机会，为进步学生创造学习条件，吴出了一个作文题：“无敌国外患国恒亡”。当时正值国难当头，这样的题目可以测验考生的政治思想倾向，其他试题也尽量不出偏题难题。在评卷判分时也细加注意，力求吸收更多的进步学生，当时被清华大学开除的一名进步学生黄诚，就是这样考进了中国大学国学系的，后来成为我党的骨干，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这年吴承仕参加了北平作协，北平各界救国会，华北各界救国会。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五十四岁。

一二九运动以后，吴承仕继续在中国大学国学系讲授《三礼》《说文》，他赋予这些传统课程以新的意义，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去研究、解释。吕振羽在后来曾评价他说：“再不以其业师章太炎的衣服为满足”，而是认为“自己在国学方面的智识，不过是‘证实新的哲学和科学原理的材料’，帮助他‘对数千年中国社会之具体性的了解’。”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日寇、汉奸到处搜

捕爱国抗日人士。在天津通车后的第二天，吴承仕和张致祥一起到达天津，住在旧英租界的白楼（白俄开的一个公寓）。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五十五岁。

到达天津后，由张致祥负责与吴承仕联系，张致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秘密出版油印刊物《时代周刊》，吴承仕经常撰写文章，传播民族革命的吼声，激励人民的抗日斗志。

汉奸、日寇几次搜捕吴承仕均未得逞，敌人又想用金钱地位来引诱他。这年暑假，日寇和北平伪政府授意文化汉奸王谟，把吴承仕的儿子吴鸿迈叫到师大丽泽楼，要吴鸿迈到天津去找吴承仕，说明日本兴亚院要聘请吴承仕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如果应聘，将月致高薪。吴鸿迈到天津秘密见到父亲，但遭到断然拒绝，敌人的花招又告失败。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五十六岁。

年初，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在城市工作的同志撤到根据地，张致祥调平西根据地，吴承仕仍留在天津。此时，英国租界当局与日寇加紧勾结，搜捕在天津的抗日人士，情况十分紧迫，开展工作已很困难，当年夏秋之后，天津又发

大水，洪水涨进卧室，终日断炊，有时只能从游船上接到一点干粮，生活陷于绝境。随身携带到天津的钱也已用光，在友人的协助下，化名汪少白，秘密返回北平。由于在天津动身之前就饥寒动累身染疾病，再加旅途困顿，心力交瘁，到北平后就病倒了。经协和医院检查，为伤寒症，肠已穿孔，又并发旧病支气管炎，终因医治无效，于九月二十一日与世长辞。

吴承仕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时代的锤炼，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但因日寇追逼迫害，为抗日救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六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等许多同志都送了挽联。毛泽东同志送的挽词是「老成凋谢」。周恩来同志送的挽联是：『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吴玉章同志送的挽联是：『爱祖国山河，爱民族文化，尤爱马列主义真理，学贯中西，善识优于苍水；受军阀迫害，受同事排挤，终受日寇毒刃摧残；气吞倭虏，壮烈比诸文山。』这些联句，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吴承仕同志的深切怀念，也是对他一生的高度概括和崇高的评价。

## 附记：

吴承仕同志是在日寇侵占北京时逝世的，当时限于环境的艰难，报刊上保存他的生平资料很少。仅就现有的资料，整理出这个初稿，所参考的资料有：

《安徽省歙县县志》

吴鸿迈等人在吴承仕逝世时发出的《哀启》

《延安新中华报》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九日第一版有关报导。

《章太炎年谱长编》

《文史》

《盍旦》

《时代文化》

《北方青年》

访问吴承仕同志的学生张致祥、王志之、叶仓岑、臧恺之等同志的记录及曹靖华、王志之、王西彦同志的回忆文章。

吴承仕同志的部分著作及手稿。

胡云富、侯 刚整理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吴承仕藏  
章炳麟论学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地质胶印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5 字数：220千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7 243·86 定价：  
(平) 3.20元  
(精) 4.20元





3412784

统一书号：7243·86

定 价：  
平 3.20 元  
精 4.20 元